新女性

7

第四卷 第七號

林語堂編纂　豐子愷繪圖

開明英文讀本

中等學校教授英文諸先生：

您感到學生對於英文課不感興趣麼？

您感到學生學習英文的進步太慢麼？

您感到學生所學的英文不切實用麼？

您曾推求這裏面的原因急求解決麼？

這都是爲了沒有良好的英文教科書的緣故！

開明英文讀本

能給您解除英文教授上的種種困難；因爲這書是

唯一專家的著作！

著者積集十有餘年的經驗，

參攷各國專家的學說，

應用最新發明的學理編纂而成。祇有這書是

中國最完善的英文讀本！

第一冊　精裝實價一元　平裝八角

上海望平街中市　開明書店　樣本函索即寄

新女性　第四卷　第七號（第四十三號）

插繪

化妝的浴婦……羅諾亞爾（卷首）

浴婦圖……羅諾亞爾（卷首）

圖版解釋……錢君匋（九一四）

革命時期的性生活……愈之（八九一）

婦人與勞働組合……高橋平（九一五）

男女有別……黃石（九四一）

一個人的結婚（續完）……章克標（九五七）

營長太太……賀玉波（九八七）
悲戀之曲……錢君匋 陳嘯空（九九九）
昨夜……符竹英（一〇一三）
家庭……蘜聲（一〇一七）

詩

哀愁之夢……錢君匋（一〇〇五）
歌……黃運初（一〇〇五）
光榮之雙足……燕志儁（一〇〇八）
離別之夜……陳嘯空（一〇一一）

補白

命歪……黃詔年（九四〇）
夜歌……焦尾（九八五）

杜克明醫師診例

診金

門診 兩元（提早掛號加倍）

出診 柒元（非按加倍 路遠酌加 附診兩元）（外埠出診每日壹百元 旅費另計）

光療 每次一元（以十分鐘為限以後每十分鐘加半元不足十分鐘者以十分鐘計）

電療 每次兩元（以十分鐘為限以後每十分鐘加一元不足十分鐘者以十分鐘計）

注射 普通兩元（手續繁難費者照加）

接生 平產住醫院二十元 住家內五十元（難產另加手術費等待時間過久酌加）

戒煙 每錢叁拾元至五拾元（戒煙點不足一錢者以一錢計）

化驗 普通兩元（手續繁者另計）

常年康健顧問（門診免費 出診及其他各費減半）（個人每年一百元 小家庭二百元 大家庭另議）

手術費另議 貧乏不計

診所 東有恆路合安里四十九號 電話四四三六〇（朱家木橋小菜場東首）

分診所 南京路勞合路轉角 電話一九八一五（德培眼鏡公司樓上）

門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東有恆路診所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南京路分診所（星期日下午停診）

出診 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門診時間除外）

主治 內科 婦科 兒科 花柳病

設備 高山太陽燈 紫光電療機 沙發克司燈 電火放射機 電力按摩機 透熱電療機 法氏及加氏電療器等最新診斷器械

附注 本院特聘有女醫生襄理婦科產科事務以便女界接生平產收費廿元難產由本人親到診治

十八年一月重訂

化妝的浴婦　　羅諾亞爾作

浴婦圖　　羅諾亞爾作

一般

六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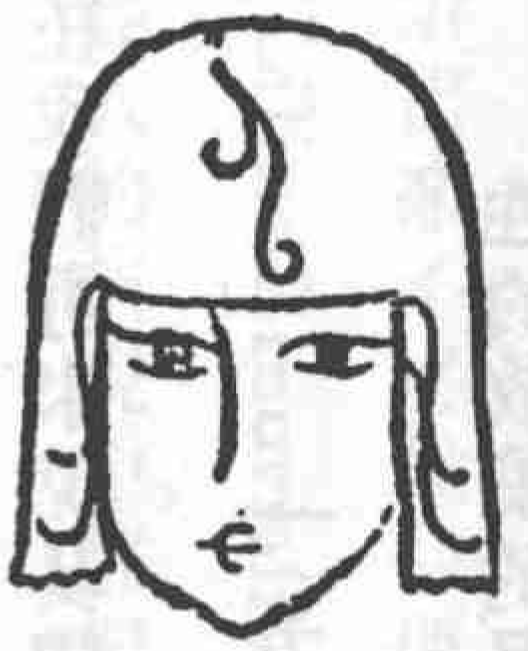
短論……[illegible]
最近的西洋畫派……豐子愷
現代英吉利[illegible]俗……江紹原
木[illegible]……劉尚章
哀愁音樂家蕭邦及其名曲……豐子愷
爲學術試驗問題答陳登元君……胡[illegible]琛
爲孫子國[illegible]事而質[illegible]樸安君……陳登元
一夜……章克標

一般的話

關於學校演劇等……豈凡
印度人並致命區……安之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illegible]



革命時期的性生活

沙洛金 著
愈之 譯

俄國的社會學者沙洛金 (Pitirim A. Sorokin) 所著革命社會學 (The Sociology of Revolution) 我已把牠譯出一部分登在新生命月刊了。現在再把書中關於「性的反應」的研究譯登本誌。著者所論述，乃就歷史的事實作客觀的分析研究。雖不免羼雜若干的成見，但就本問題所搜的材料是很有興味的。讀者幸勿誤解以為有何種主張那就好了。——譯者。

性的反應 (Sexual Reaction) 是人類行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凡是性的反應全是遺傳的。在人類中，此種非交替的反應，被無數的習慣重重包圍著，所以不至於放縱恣肆。當社會生活在健全的狀態時，性的反應的顯露，性的慾望的滿足，都被許多交替的和非交替的刺激約束著，例如貞操觀念，以及禁止不正當的性的關係的各種教條等都是。(註一) 除此以外，還有各種的懲罰：如社會輿論，羞恥，宗教的修養，以及一切宗教的道德的習慣，借了教育的力量，以浸潤於人心的都是。

凡此種種刺激，聯合起來，造成一種「制動機」，有了此種制動機，性的衝動方能俯首就範，一切都受現代法律以及社會道德的制限而不至於任情放縱了。

但在革命時期，卻把此種約束的制動機稱爲「迷信」或「資產階級的成見，」因此往往把此種制動機毀壞了。此種情形的促成有多種的原因：革命往往把家族法及婚姻法修改了，因之減弱了法律的約束，這是一個原因；因革命時蠻野的鬪爭，使性的神經中樞受強烈的刺激，這是一個原因；革命時人民的狂飲沈醉，使性慾興奮，這是第三個原因。因之約束的能力削弱，而向被幽禁的性的衝動，便奪重圍而出了。凡是強烈的革命發生後，不免有性慾放縱的現象，就由於此。但不十分強烈的革命，有時也能避免了此種現象。

可是還不止任情縱慾罷哩。在革命第一時期中，因肉搏血戰的結果，人們都變成迫害狂了；不但性慾放縱而已，而且還從目睹對方的痛苦及受害中找得性慾的滿足。

性的反射比較是不易變化的，所以革命中性的反射的變形，往往開始較遲。可是此種變形一經發生，卻也不是一時所能收拾。往往別種本能，都從新回復原來的範圍了，性的本能卻依然橫決奔放，不易馴服。總之性的反射的變化，發生較遲，而結束亦較遲，這是我們從歷次革命研究所得的結果，現在我們再來說具體的事實罷！

一九一七——二四年的俄國革命

性的放縱的最初的徵候，可以從布爾希維克黨人的言辭反應（演說，論文，宣傳小冊，書籍等）中

看出來不必說一個平常的布爾希維克，便如柯倫泰夫人（Mme. Kolomtay）李里納・季諾維夫（Liline-Zinovieff），教育部副委員波萊泰甫（Poletneff）乃至列寧與盧那却爾斯基（Lunacharsky）等人的演說中，都把婚姻與家庭生活當作一種「資產階級的迷信」，性慾節制，貞潔，夫婦的忠實，當作「資產階級的成見，」說是由於資本主義的佔有本能的表現，「要是一個少年男子和一個年輕姑娘相互愛悅了，便讓他們自由表現他們的愛能。性的關係對於我們絕不是一種禁果。婚姻在我們的目中，不過是法定的一種畸形制度，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的僞善的結合而已：」這便是這一派演說的代表。（註二）兩個十五歲的高級男女學生因戀愛受了孕，據教育委員李里納・季諾維夫夫人說，這完全是性慾的合法的滿足，與母性的義務的完成。這種見解，到處傳播，對於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男女團員影響更大。在共產主義青年團裏性的放縱不但不受制限，而且更加以獎勵的。因宣傳「性的自由」的結果，有的地方（Sarotoff）甚至有主張「婦女公有的。」

第二個重要的徵候，是結婚及離婚法的修正。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政府所頒法令，承認離婚絕對自由，祇消男女兩方有一方面提出請求時，即可解除婚姻關係。便是今天結婚，明天就離婚，也不要緊。換句話說，就是新法律把一切性的關係完全改變了。又在各國法律中所認爲奸淫的行爲，在蘇俄的新法律，幾乎都不認爲犯罪。凡犯了奸淫的，都有一種名義可以假借，得法律的許可。據革命時期的統計，離婚案的增加，竟爲從來所未聞。結婚以後，經長時期同居而未仳離的，祇不過極少數而

已。總之蘇維埃的婚姻，不過是性的關係的偶然的分合而已。

從以上的種種，可以證明，在俄國革命時期，凡是約束着性的衝動的一切「制動機」及制限，幾乎完全解除了。

現在且把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法令頒佈後，離婚案件增加的情形，記錄如下：當新結婚離婚法頒行後的最初幾個月中，離婚的數目就意外的增多，隨後，到了大衆多數已滿足了他們的慾望時，離婚案的增加，便略見減少了。可是到了一九二〇年，又大增特增，以後便老是這樣。在一九一八年莫斯科的離婚案件數：——

一月份	九八	七月份	六一一
二月份	三八四	八月份	五〇七
三月份	三八四	九月份	三四三
四月份	一〇五三	十月份	四三六
五月份	九八〇	十一月份	三八四（註三）
六月份	八〇四		

在彼得格拉，當一九二〇年時，每十六對結婚中，必有一對於同一年內離婚；一九二二年在八對結婚中有一對離婚，一九二三年，每六・六對結婚中，有一對離婚。這數目，是在彼得格拉所未曾聞的：

眞各種離婚事件中：——

百分之五一・一結婚後尚未滿一年；

百分之一七・八結婚後不過一年至兩年；

百分之八・二結婚後不過三年至四年；

百分之二二・九結婚後已滿四年。

在第一類結婚未滿一年而離婚的中間：——

百分之一一・一結婚尚未滿一月；

百分之二二結婚尚未滿二月；

百分之四一結婚尚未滿六月；

百分之二六結婚從六個月到一年。（註四）

到了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中，情形便逆轉。在一九二一年在八起結婚中有一起離婚；在一九二二年每六・六起結婚中有一起離婚了。（註五）

在彼得格拉以外各地的情形卻更甚於此。在一九二二年：Poltava 省，每四・九起結婚中有一起離婚；在 Nikolaeff 省每三・九起結婚中有一起離婚。（註六）在 Zaporojsky, Ekaterinoslavsky, Kremeutchugsky, Podolsky 諸省則每三・八起結婚中有一起離婚。

一九二二年，全俄結婚數目共有一〇二七九一〇起，離婚數目共有八五九三八起，便是平均每一一·二起結婚中有一起離婚。（註七）在革命以前，則每四百七十起結婚中，方有一次離婚，這樣可見革命時期離婚增加的可驚了。

現在再舉出革命放縱的事實如下：眞理報（Pravda）記載（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一警察署裏的「拘留所，男女監犯同用一厠所。有一天有幾個竊賊看見一個女人走進厠所裏去。便擁進去把她强姦了。」

差不多從革命第一天起，人民便開始瘋狂一般地跳舞了。到處祇見跳舞。音樂會中有跳舞；會議中有跳舞；辯論時有跳舞；甚至在飢餓，熱病，及處死刑時，也仍舊跳舞。至今他們還不絕地跳舞著。在跳舞中間，各種原始的，淫蕩的，粗暴的姿勢全表現出來，直到男女相互擁抱而止。（註八）

在青年中性的放縱更甚，尤其是那些共產主義的青年。一切性的約束全解除了。在鄉村中有十二三歲的男女兒童發生性的關係的。

以下所列的數字，更可以看出性慾放縱的一般。一九一九年經彼得格拉中央分配站遣送各地兒童教養院，幼稚院，兒童殖民地去的女孩，都須經過身體檢查。據檢查的結果，在十六歲以下的女孩有百分之九六·七已破瓜了；在十歲以下的女孩有百分之十已破瓜了。（註九）有一個共產黨的婦女寫道：兒童的道德墮落，與腐敗花柳病的流行，身體的摧殘，這些全是我們所走的狹路的不免的結

果」〔註十〕所以在兒童教養院，育兒所中的兒童，都沾染了花柳病。這是不足爲奇了。從革命俄國日常發生的許多細小事情中，凡是一個頭腦精細的觀察者都能看出性慾放縱的情形來。

在成人間也有同樣的變化。我們在上文所引證的那位共產黨婦女寫道：「在家庭生活方面是怎樣呢？感情的自由，結果往往變成了性的本能的極端放縱。一個工人和兩三個女工同居，或一個勞動婦女有許多丈夫，這已成爲司空見慣的事了。一有不合，夫婦即隨時拋撇，彷彿如拋棄一隻舊手套一般。〔註十一〕從革命開始時起，天天注意著那性的反射放鬆的情形，是很有興味的。當革命開始的第一個月，彼得格拉街上娼妓公然的活動，以至於全無羞恥。當時革命的口號「各國無產者聯合起來罷，」竟成爲娼妓所用的營業的口號了。從「軍事共產主義」的時期起，街上的娼妓，便逐漸消滅；那時已用不到她們了。但家庭私宅中卻佈滿了賣淫婦，少婦和姑娘們都公然和維持她們生活的人們——共產黨水兵，委員們——同居。於是有所謂 Sodcom（委員的姨太太），Sodoyanka（臨時太太），Sovbar（蘇維埃姑娘）等雅號，可見革命時私娼之多了。〔註十二〕

家庭的束縛完全解放了，道德漸漸放弛。「性的自由」的宣傳起而代之。〔註十三〕

採行新經濟政策後，娼妓從新出現，而且比以前數目更多。至今莫斯科與彼得格拉的街道上，娼妓到處擁擠著。此外婦女雇員，女打字員，因不滿於少量的麵包，希圖過那比較奢侈的生活而至於賣身的更不在少數。〔註十四〕總之，性的放縱的發展，與日甚一日了。〔註十五〕

在過去一年半中間，性的反射似乎也有重新再受約束的徵兆了。例如鄉村婦女要求結婚不單是在政府登記，總另舉行教會結婚的儀式。對於離婚，近來也稍稍加以限制，除實際辦理時加以制限外，結婚法近來又加上了新條文。一般輿論對於淫蕩已漸感到不滿，羞恥的感覺也漸漸回復過來了。可是這些情形還未十分顯現。大概總得再過幾年，性的反射的「制動機」方能完全回復過來呢。

除性慾的放縱外，我們同時也可看見性的殘虐與性慾的變態發現的情形。從十月革命開始那天，布爾希維克黨人姦淫女子軍那時，強姦的案件日有所聞。強姦不算外，還有往往對於被姦者施以種種的慘刑，如把婦女的兩乳割下，把男子生殖器截斷或割掉，在女子生殖器中塞入稻草等，或用小刀亂捅之類。

因此我們可以相信，凡是革命中，性的反射必起極大的變化，俄國革命不過是一例罷了。

一九〇五——〇六年的俄國革命

這次的革命，雖然比較的範圍狹小，可是也能夠看出一點性的放縱的情形。先看以下的事實能：

「當一九〇五年十月奧台薩（Odessa）暴動事件發生時，有婦女在大街上被姦污，有被輪姦多次而至喪命的。此外又有用利刃把孕婦的肚子割開一類的事。在十二月九日莫斯科的警察公然把兩個女學生剝的赤裸裸地一絲不掛。」（註十六）這一類的事實在當時報紙上是屢見不一見的。

除了這些特有的事實以外，在一般青年中間，性的反射的放縱又為不可諱飾的事實。第一，如當時有一種瀰漫或俱樂部，名稱叫作Ogarki意思就是「蠟燭尾巴。」第二，在智識階級中間，有一種組織叫「猫與之夜，」是完全提唱肉的生活的，在當時頗為發展。第三，在戲劇及文學方面，性的問題佔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一九〇六——〇七年，在一切演說，報紙，書籍，會議，幾乎無不以性的問題為中心。在藝術創作方面，一時影響最大的就要算那關於性的問題的作品。阿采巴綏甫(Artzibasheff)的蠟燭尾巴斯克台列茲(Skitalietz)的精魔術梭羅古勃(Sollohub)的最後的界線阿采巴綏甫的洞庫卜林(Cuprin)的春戮戈羅台茲基(Gorodetzki)的戀的故事古士民(Kouzmin)，喀曼斯基(Kamensky)，希秘厄斯(Hippius)，奈格羅特斯基(Nagrodsky)以及沙寧(Sanin)等，又白爾蒙(Palmont)與卜律沙夫(Brussoff)的戀愛詩，都是一時最風行的作品，又全是徹底的寫實主義的戀愛文學，自由戀愛的宣傳，關於性的問題的辯論，這些在當時是最時髦的，在五點鐘會客室的茶話會中談論著這些，在宗教及哲學團體的會議中談論著這些；在報章雜誌上又大都是討論著這些。總之在當時性的放縱的發展，是更不待繁引詳徵了。

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法國革命

從以下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知道那次革命中也有性的反射放縱的事實。（在戰爭時期最為強

烈，但因爲飢荒的緣故，又減弱了些。

巴黎娼妓的數目如下：

一八六八年……………………五九三八

一八六九年……………………五七六八

一八七〇年……………………六三七二

一八七一年……………………未　詳(註十七)

一八七二年……………………六〇〇七

由此可見一八七〇年革命開始那一年，娼妓數目增加最多。當時巴黎公社曾經頒布一種法律，「禁止可恐怖的人口買賣」(Suppression du traffic odieux des marchands d'hommes)可是這個法律據萊果爾(Lecour)說，祇是一種具文而已，因爲當時警察署都關閉了，還沒有執行法律的機關。(註十八)

再就私生兒數目的統計，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在一八七一——七三年間，出生小孩，每百人中，私生兒的數目如下表——：

	一八七一年	一八七二年	一八七三年	一八七四年	一八七五年	一八七六年
法國	七·一五	七·二一	七·四六	七·二六	七·〇三	六·六九(註十九)

普魯士　七・七七　七・〇五　七・六五　七・一五　七・三八　七・三六

一八七〇——七三年爲革命時期，就是性的反射放鬆的時期，因之一八七一——七三年的三年間，私生兒數目特別增多。從一八七三年起，性的約束又開始了，所以私生兒的數目又漸漸減下來。在普魯士當時並無革命，所以雖也有戰爭，可是私生兒增減的情形便不同了。

再就請求夫婦分居及請求離婚的案件而論，據萊伐色爾的圖表，在一八六九——七〇年因戰爭的緣故，數目從六千起，驟然減至三千六百九十九起。反之，在一八七〇——七二年，數目卻大爲增加。一八七〇年爲四千四百起，一八七一年爲六千一百起，一八七三年無變動，一八七四年又跌減至五千七百起。(註二十)

從以上的數字，以及歷史家的記載，可見在法國革命時性的放縱也非常顯著，可見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了。(註二十一)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在法國平常時期，犯 Attentats aux moeur (傷害風化罪) 的案件，每年平均約二百起。在一八四八——四九年，數目增加到二百八十至五百零五起。在薩遜尼(Saxony)私生兒的數目，和過去四十年間的平均數比較，增加百分之十四五有奇。(註二十二)

假定在一八四七年私生兒的數目為一千八，則在一八四九——五〇年間，凡革命影響所及的各國中，數目都有增加。一八五〇——五一年，革命衰退，數目也便減少了。列表如下：——

	法國	巴威略	薩遜尼	漢諾佛	普魯士	浮登堡
一八四七年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八四八年	一〇四二	八九五	九三二	九九六	九一九	一〇一八
一八四九年	一〇九二	一一二六	一一三五	一二三〇	一二三九	一二八三
一八五〇年	一〇八八	一一四〇	一一一九	一二二〇	一三一二	一三八四
一八五一年	一一〇四	一一三一	一一〇七	一〇九二	一三〇四	一一九五（註二十三）

再就請求夫婦分居及離婚的案件數目增加如下。在薩遜尼每百起結婚中，離婚或分居者——：

一八四五年……………………二·一六
一八四六年……………………二·四三
一八四七年……………………二·〇四
一八四八年……………………二·五〇
一八四九年……………………二·二七（註二十四）

法國也有同樣情形。一八四七——四八年數目較減，一八四八——五〇年數目較增。（註二十五）

棄兒的數目，在革命及革命以後的幾年中也增加的很高。例如法國棄兒最多的為一八四九—五〇年，奧國為一八四八—五〇年，就以上的統計，可見一八四八—四九年的革命，凡革命影響所及的各國，性的反射都大放縱而特放縱了。

法國大革命

在法國大革命中，性慾的放縱，幾達於最高點。從一七九〇—九一年起，有日甚一日之勢，到了第一帝國的時期纔減退了一些。

當時性慾放縱的情形，第一件是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頒佈的離婚法，規定離婚絕對自由（與俄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頒布的法令相同），並把男女結婚的年齡限制減低，女子得於十三歲結婚，男子得於十五歲結婚。（註二十六）

第二為離婚案件的激增。在新法令頒佈以後的二十個月內，共有離婚案五千九百九十四起。在一七九六—九七年，離婚的數目超過結婚的數目。

第三則為私生兒的增多。在一七九〇年被遺棄的私生兒總數不滿二萬三千。在一七九八—九九年，每年棄兒數目超過六萬三千。（註二十七）

第四，則為革命時期娼妓的增多。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以前，巴黎娼妓的數目，不曾超過二萬名。但

在革命的幾年中，就有三萬人以上。「在這次革命中，巴黎娼妓的荒淫無恥，遠在尋常想像之外。」〔註二十八〕

第五，則據當時人所觀察的事實如下：「十三四歲的孩子，言語行動比平常二十歲的男子更要淫蕩惝出。性的本能的約束已弛懈了。尤其在夏季店舖門前，整排地站立著群衆，那時便把人類的獸性以及巴黎的荒淫，充分表現出來。娼妓是毫無顧忌了。從這處就能聽得她們的嬉笑聲音。馬路中冷僻一點的地方，便可以做她們的營業地。有的甚至帶著臥具，隨處便同嫖客行事。男子一見了女子，就一個個擁抱過來，一點羞恥也沒有。」〔註二十九〕「那種光景簡直比淫蕩都更進一步了。」

當自由節與「理性女神」的節日，那種夜會與宴會的情形，以及其他公衆慶祝會（如十月五日）的情形，是不必說了。在三人執政的時期以後，「青年男女都還情於色慾，猥褻語言，成爲上流社會的流行語」。「除了情慾以外，一切都忘懷了。」「時髦的衣服都是半裸體的。」在當時法國有不著襯衣的姑娘，「平常一個女子，不必脫去很多的衣服，就活像一尊佛奴斯女神（Venno of Medici）像了。」「外國人和新聞紙都承認當時道德的淪丟。有姊妹同嫁一夫的；有娶岳母爲妻的。當時報紙說：「淫書是我們的女孩們最流行的讀物。」「個個人都相信所謂道德的原則是已經不再存在了。一〔註三十〕

和在俄國的情形一樣，人民天天跳舞著，不住瘋狂地跳舞著。到處全是跳舞。在略爾瑪（Carnah

一百六十名被害的教士的血跡至今還塗滿了牆壁聖蘇爾批斯 (St. Sulpice) 的墓地，在屋子裏以及在方場上。(註三十一)

甚至在監獄中也玩那荒淫的把戲。當時的監獄稱為「幽會所。」「大家都一致承認社會的禮貌可以不顧了，廉恥也不要了。最熱烈的衝動，全在大衆前面表現出來。往往第二天要執行死刑的罪犯，第一天晚上還在監獄中任情縱樂，彷彿要和情人遠離以前，故意尋歡取樂一般。」結果許多婦女出監獄後都已懷了身孕了。(註三十二) 總之我們完全看到了性的反射放縱的情形了。

還有性的虐待狂也非常普遍，以下的事實可作證明：群衆把稻草塞在皇宮前賣花女郎的陰戶內，隨後把她的衣服剝光，在一根柱上綑綁著，把兩足釘在柱上，最後乃把她的乳房割下，在稻草上燃著了火。(註三十三)

在馬賽「有八個女子被剝光衣服，在她們的小肚子上點火燃燒。」(註三十四)

在薩爾貝德里哀爾有三十個女子被殺死，「死的活的同時全被強姦過了。」在一所孤兒院內，有一大批的女孩被強姦。「至於郎擺拉公主 (Princess Lamballe) 被害時的殘暴慘酷，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她的乳房先被割下，然後把肚子割開，把臟腑全部挖出。另有一個兒手把她的性器官割下，裝成一撮假鬚。」

剝女子的衣服，用繩索抽打，在女子身上最柔軟的部分揉打，一時最為盛行。總之最殘暴的，淫穢

的，獸性的，感情的本能完全宣洩了。（註三十五）

在三人執政時期以後，虐待狂比以前變得高尚些。化裝跳舞會非常流行，在跳舞時最喜表斷臺機及處死刑時的姿勢。有著血汚的刑場，往往被選作跳舞的地點，(Madelin, II, 166—7)

夠了夠了，我們不必再提出更多的事實了。以上所說的已足夠證明，在革命時期人類的淫兇殘暴，竟爲平和時期所意想不到。

十七世紀的俄國革命

在當時目視革命的柏里眞(Abraham Palitzyn)說道：「在街道上，被難者的血還未留乾，屍骸還照舊躺著，那些匪徒們就在在那裏縱情作樂了。想起了那種淫亂兇暴的情形，直令人心爲之怦。純潔的女僧全被剝光了衣服強姦著。」婦人棄了她們的丈夫，少女都有了情人。「美貌的女郎，及妙齡的姑娘，都被強姦而死。」「個個都縱情於飲食色慾而已。」（註三十六）

在一六六三年荷蘭革命時及在以後的數年中也有同樣的情形。性的反射亦大爲放縱。當時也有大屠殺。祇有親自幫助暴徒強姦自己的妻女的，方能免死。獸性的奇蹟，到處表現著。家庭與教堂到處都弄成汚穢不堪了。」（註三十七）

在十七世紀英國革命中，也有性的放縱的情形，祇是規模較小而已。但當克倫威爾的末年，卻頗

佈了極嚴格的法律把淫風禁遏，把道德提高了。(註三十八)

至於法國當十四世紀及十五世紀初，德國當十六世紀初的擾亂時期，以及波希米亞農民革命時期，那種性慾的放縱，以及由此伴起的性的虐待的行爲，更無須在這裏多說了。在波希米亞革命中，亞當派以及尼戈萊德派甚至主張「婦女歸公有」，並提倡裸體游行。(註三十九)

約翰萊頓 (John Leyden) 所謂「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 的共產革命，也有同樣的情形。在十四世紀末及十五世紀初法國革命時的情形，照當時人的描寫如下："Unde cedes rapine et incendia, et hucusque spolacionis ecclesiarum, violationes virginum, et quicuid rabies sarracenica excogitare potuisset fuerant subsequenta, etc." (註四十)

意大利當十三四世紀的革命時期：「巡道者多被搶刼殺戮；女僧被人強姦」，「在佛羅稜斯淫亂達於極度。婚姻的神聖是不顧的了。有錢的人買貧人的妻子，不算一回事。在平常因爲見的太多了，所以都認爲合法的商業買賣。」(註四十一)

羅馬革命

從葛拉奇 (Gracchi) 的時代起，「離婚事件——在以前未曾聽見過的，——現在卻到處流行著了。」甚至像梅台魯 (Metelus of Macedonia) 那樣模範的家庭男子也說：「結婚是一種社會的

重荷，這種負擔自然是很痛苦的，但爲盡人的義務起見，卻不能把這種負擔解除了。要是事實上可以辦到，我們便都願意把這重擔子卸除了；可是自然支配人類，卻是那麼樣：和妻子在一處固然很煩惱，沒有了妻子，卻也要不得。」（註四十二）

「婦女們都以爲她們已脫離了父親和丈夫的束縛而獲得自由了；於是都玩戀愛的把戲。當時的舞女們，身段的輕佻妖豔不亞於近代的跳舞女郎，可是她們總不能勝過當時的貴族太太們了。在大家閨秀中間。風流韻事，多到不可勝數，甚至大家看得不以爲奇了。」（註四十三）「古代的羊毛衣服已不時行，那時不單是女子，便是男子也都着透明的輕紗，與絲織的長袍，以全身赤裸爲美觀。」（註四四）衛羅（Varro）甚至這樣悲哀地說：「從前做妻子的一面紡紗，一面還要不時照管那鍋爐。現在呢，做女兒的祇知道向父親要一磅寶石，做妻子的祇知道向丈夫要一斛明珠。從前新婦在新婚的第一夜，閉著口祇是害羞，現在女子見了一個漂亮的車夫，就會和他調情了。當一位貴族太太旅行到別莊去時，一大羣的希臘用人就跟了她去。貞操是不問了；上帝是不要了；到處是唯有縱情聲色而已。」（註四十五）

現在我無須再找歷史的證據了。性慾的放縱；婚姻的神聖與家庭的約束的崩壞；任情縱樂；女子之男性化；與男子之女性化；女子解放，婚姻法之修改；這一類的證據已經不一而足。在羅馬革命時期，從葛拉奇到奧古士德全是如此。總之，由此愈見我們的理論的不虛妄了。

在希臘革命中也可以找得同樣的證據，尤其是第三第二世紀希臘革命最多的時期。

在伊普佛爾（Ipouver）的草紙書中也有這樣的寫著：「灑滿了香水，盛裝豔服的少年騎士與太太們往往會合著禮拜梅爾德（Merth）女神；換句話說就是共同唱歌尋歡。」（註四十六）

再看一看戈拔德（Kobad）時代的波斯大革命。當時曾宣布「婦女歸公有，」而且曾經實行過了呢。（註四十七）

以上僅就粗略的觀察，已足以證明，我們的論斷的正確了。在比較深入的革命，於全體民衆有重大影響的革命，性的反射的放縱是非常顯著而且普遍的。在比較不大重要的革命中，祇有實際參與革命的那些個人和團體纔有性的放縱的現象。除了革命本身的重要與否，深入與否以外，性的放縱的程度，因人[illegible]遺傳的習得的約束習慣的強弱而也各有不同。例如英國人向來約束的習慣較強，所以雖在長時期的革命中，性慾的放縱仍不十分顯著。至於約束力較薄弱的人民，如俄國人和法國人，那就格外放縱的厲害了。但我們應知道這不過程度的不同而已，於理論的實質上，卻並無影響。在無論何地，無論何處的革命，總不免有一種傾向，要把包圍在人的周圍的層層的性的約束打破了，求得「性的解放，」這是一定不移的。自然有些替革命解辯的人，要謳歌稱頌那種「性的解放。」就我個人呢，我寧願不加入那種歌頌了罷。

（註一）參看聖經，Laws of Menn, Laws of Hammurabl 及其他古代法典。又 Sorokin: Crime and Punish-

ment 365 及其後。Westermar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ch. Adultery. Westermarck: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註二)參看 Youths' Pravda, Nov. 13,1923. Gerilo:Social Education of The Youth. Kolontay: The New Morality, Petrograd, 1919. 及列寧對於 Economist (No. 1,1922.) 報上我所摘論文的答辯，他以性的放縱爲革命的特質之一 又參看 "Under the Banner of Marxism" 雜誌一九二三年第二三號列寧所撰序論 Kolontay: The Love of Labor-Bee, 1924. 此書極力主張在性的生活中應該時常變換。

(註三) Goyhbarg: Some More Words about Wedlock and Divorc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Right, Nos. 2-4, 1919: Nos. 5—6, 1918.

(註四) Materials for the Statistics of Petrograd, No.5,1922, 27.

(註五) Goyhbarg: The Marriage Law, Isvestia, Sept, 12, 1923.

(註六) Bulletins of the Central Statist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Ukraina, 1922, No. 7, p. 29; No. 11,P. 50.

(註七) Goyhbarg:Ibid., Isvestia, Sep. 13, 1923.

(註八)「他們瘋狂一般跳舞着，跳到要倒下了，忘了他們自己時就休。青年男女都把他們僅有的一點儲蓄取來，租一個跳舞所舞着。在大會中也常見青年男女在雪中挽手跳舞着。」Dni, No. 89.

(註九)此數字係中央分配局得來，本未經公佈。

(註十) Dni, No. 202.

(註十一)同上。

（註十二）往往有許多女罪犯受判死刑或監禁的，故意加以赦免或減等，但同時以其貞操作法官的報酬。

（註十三）對於革命時性的生活描寫最爲逼眞的，有 B. Pilniak 的赤裸的年頭，過去及其他共產黨作家 Iakovleff, Kozirof, Nikitin, Verossaeff 等的作品在紅色處女地 (Crasnaja) 雜誌上發表最多。

（註十四）Dni, No. 186, 194, 198. Rul. No, 777.

（註十五）墮胎數目亦極多。Isvestia 報上說：「墮胎數目一年比一年增多了。」

（註十六）Novae Vremia, II, Dec. 1905. Cabanes and L. Nesse: The Revolutionary Neurois, St. Petersb., 1906, 19.

（註十七）Oettingen, Moralstatistik, 1882, 203.

（註十八）Lecour: La Prostitutiona Paris et a Lordres, 1872, 326 及其他。

（註十九）Oettingen: Anhang, tab. 36 (Supplement, tab. 36); Levasseur: La Popul. Francaise, Vol. II, 82.

（註二十）Levassour: La Popul. Francaise Vol. V, 90.

（註二十一）L. Gregoire: Vol. IV, 410. Lissagares, 326. The Diary of the Brothers Goncourt.

（註二十二）Oettingen: 240.

（註二十三）Ibid., P. 311. 一八四七年爲飢荒之年，所以次年一八四八年人口生殖率大爲降落。一八四八——四九年受胎的多寡，只能從一八四九——五〇年的人口生殖率看出。一八四八——五一年法國擾亂不絕，又爲拿破崙專政的末期，所以私生兒的數目同樣地加增。參看 Oettingen 的表 P. 312.

（註二十四）Oettingen: 154.

(註二十五) Levasseur: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Vol. II, diagram, P.99. 在一八三七——四〇年每一千起結婚中有離婚案二·一起；一八四一——四五年每一千起結婚中有離婚案二·七起；一八四六——五〇年每一千起結婚中有離婚案二·八起 Ibid. 89.

(註二十六) Levasseur: La Population Francaise, II, 67.

(註二十七) Taine: Les Origines, 1885, Vol III, 108.

(註二十八) Levasseur: Ibid., II, 431—32. Parent—Duchatele: De la Prostitution dans la ville de Paris, Vol. I, 521.

(註二十九) Taine: Ibid., III, 193,470.

(註三十) Madelin: Vol. II, 105—6, 155, 280—85, 28—90.

(註三十一) Ibid., II, 166—7.

(註三十二) Cabanes and Nass: The Revolutionary Neurosis, 139—87. Michelet: History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Directory, Vol. I, St. Petersb., 1882, 49. 110—13, 254 及其他 Madelin: Vol. II. Taine: Vols III—V. Vandal: The Rise of Napoleon.

(註三十三) Cabanes: 30.

(註三十四) Michelet: 290.

(註三十五) Cabanes: 39—68. Sigelet: The Criminal Crowd. Lasseur: La Perversion Sadique, 1898 及上引關於法國革命的著作。

(註三十六) Karamazin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 Vol. XI, 90—91, Vol. XII, 79—80, 311, St.

Petersb., 1897.

(註三十七)Motley: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Revolution, Vol. II, St. Petersb., 1866, 493.

(註三十八) Guizot: Vol. I, pp. 7, 8, 22. Gardiner; History of the Common wealth, Vol. IV, ch. XIII.

(註三十九) Webster:General History, Vol. VIII, 190-91, 243. Kautsky: 上引著作 p. 190 及其他，「一切朋友與家庭的束縛全解除了。既無財產制，亦無家族制。資產與婦女一概作為公有。」 Denis: Huss et la Guerre des Hussites, 1878, 267-88.

(註四十) Levasseur: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eres. 1900, Vol. I, 522-7.

(註四十一) Weber: Vol. VIV, 378.

(註四十二) Mommsen: Vol. II, 412.

(註四十三) Mommsen: Vol. III, 462-3.

(註四十四) Mommsen: Vol. II, 411.

(註四十五) Mommsen: IV, 587-8.

(註四十六) Vikontloff: 203.

(註四十七) Malcolm: 上引著作 Vol. I, 100, 106, 120; Vol. II, 334, 354.

圖版解釋

錢君匋

一、化妝的浴婦

這是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間的一幅巨大的作品。背景爲綠的圖，站在裸婦背後的女人穿着赤色的衣服，同白的襯衫。羅諾亞爾（Auguste Renoire）是女性描寫的大家，但亦擅長風景。他把別個作家用於風景寫生的方法來施之於人物畫上，所以他與德加（Edgar Degas, 1834—1914）有點彷彿，然而並不和德加那樣的富於活動姿態的描寫。他是取光纖細，柔軟而溫和。他初期的作風，色彩強明而爲細寫的；中年溫雅的特色，可以在他的裸女的顏面描寫上尋得；晚年則達於圓熟的頂點，有忽略內容而重視形式的趨向。評家稱他爲富於感覺的「光的詩人。」

二、浴婦圖

一九〇六年羅諾亞爾作這幅「浴婦圖」。羅諾亞爾的一生，於一九〇四，五年迄其最後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之間，是最大成的時代。據他一九一二年夏間的自白，也說，「我的畫以這十年間所作的爲最出色。」從這幅「浴婦圖」起，他的畫風愈加新鮮自由，而感覺銳利。

這幅畫的模特兒爲格浦連爾女士，是他最後二十年間的模特兒。

羅諾亞爾一八四一年二月生於法國理莫其愛地方，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歿於法國南部的卡尼哀爲。

婦人與勞働組合

野坂龍子著
高橋平譯

一　婦人與勞働

(1)昔日的夢

「工場只好上到出嫁爲止啊!」女工們所唱的歌中,有這樣的一句。

又痛苦又汚穢的工場,那個願意長住呢?很多人都想到要是出嫁了就要做針綫和看守小孩子的。

儘做工賺幾個零用錢和預備嫁事錢,已是以前的夢話了!以前恐怕眞的還有這種事;但現在決沒有了。這樣打算而糊糊塗塗過日子,將來一定要後悔的。這是什麼理由呢?就是我要說的話了。

(2)女工增加　工資減少

本來資本家不是爲社會而隨便設立工場的,實際上想比人家賺錢多而去運動他們的機械的。這樣自然就非把勞働者的工資減得愈少愈好,時間延得愈長愈好了。工資便宜,時間長久,又能勤懇

工作的除了女子又有誰呢？所以資本家把男工解雇，而喜歡用女工了。

還有對於資本家很好的，就是很多驅使的機械，以前很難很費力非男子不可的，現在童工也可以了。這樣女子的工作就變得非常多了。因此女工的增加，差不多年年有進步的，無論那個工場，那個公司，沒有女子的簡直找不出來了。

(3) 工資的互減

工資便宜的女工，工場都雇用了。沒有良心的資本家，把以前給男工高的工資也減到和女工一樣；要是不願減就不客氣的解雇，這種被解雇的男工，要想以前一樣的工資，什變地方都不要了，停了些時，又不得不去拿和女工一樣或甚至比女工更低的工資去工作去了。這樣不知不覺我們勞働者的工資互相減低，我們的工作也互相擠引了。這雖是不應該的：但都是不工作就不得食的，有什麼法子呢！

(4) 夫婦共同工作

這樣下去，我們的生活，都到很悲慘的路上去了。以前祇是丈夫的工資可以維持一家，現一在方工資減少，而還常有解雇的危險。生小孩子了，又要增加用費，物價又是一點不客氣的向上增高，沒有法子，妻子也祇有爲着自己的生命而不顧家事，把小孩安置隣家也去上工場去了。而一出去後，就再也不能停歇了，因爲她所得的工資已成了不可少的家用了。

起初以爲祇有沒有出嫁纔上工場去，現在是一生再也不能停歇了。夫婦倆從早晨到晚上不勞働是成爲不可能的事了。這個樣子，所謂家庭的樂處在那裏呢？但是這個悲慘的境況，就是我們的實際生活呀！

(5)集勞働組合的力量

這樣想來我們一生沒有什麽機會也沒有什麽希望了！但是，諸君！決不這樣可悲的。我們可以拿我們的大勢力來改正這個錯誤的社會的。

第一我們聚集我們的朋友組織勞働組合，不能使資本家隨心所欲，進一步要求增加工資和縮短時間至每日八小時或六小時，其次要剷除世界上自私自利不勞而食的人，都得一起做短時間的工作而享快樂的生活。

二　勞動組合的力量

(1)勞働組合的重要

「沒有勞働組合的勞働者，等於沒有脊骨的動物。」用這句話來形容勞働組合，也可知勞働組合的重要了。但是沒有勞働組合的勞動者，就祇是沒有脊骨麽？看東西沒有眼，不能說要說的話，給人家打了就打了，也是沒法來應付的，其實與沒有手足的動物有什麽兩樣呢？

我們勞働者很想把污穢不堪的工場換一個沒有塵埃的工作地方、一天十點鐘或十二點鐘的工作，減少至八點鐘，病時或產前產後希望多一點休息。再就是要給我們可以過活的工資；但是這種事要是數百數千人各自去做，那非但不成功，反被痛罵了一頓，再要把你解雇了的。

(2)勞働組合的組織

要是電機工場，就全工場的女工聯合起來組織勞働組合，那麼可以照自己的希望來要求，不達目的可以全體罷工，那時廠主也不得不屈服了；但這個時候別的工場的女工要是來代替，那不是再組勞働組合，也不生效力而終歸失敗麼？所以電機工廠的女工不祇是組織了自己的工廠就算了事的。不論什麼地方都是如此。譬如日本就得把全日本的電機工廠的女工連絡起來，組織強有力的統一的勞働組合纔能得到勝利的。

不但如此，別種性質的勞働組合也要連合起來，全日本的勞働者就得合力去組織，去奮鬥，引導自己往幸福的世界上去，這樣我們纔算強有力的了。

(3)勞働組合的力量

有許多女工，以為工會要拿會費，公司裏又要壓迫，因此就不高興加入了。這完全是勞働者子子孫孫做慣奴隸的話吧了。我們不能拿些力量來去掉我們背中的重擔和縛住我們的手足的鐵鎖麼？勞働組合就是這個力量集中的地方，一二三角錢的會費，我們少買些化粧品，少看一次影戲就夠了。至

於公司要壓迫工會，這是當然的，因為有了勞働組合，他不能隨隨便便了，總之勞働組合有不是一個人可以擔當的力量，我們把這個力量再弄得強大些，公司雖是妬忌我們，也不是不能把我們怎麼樣的麼？實際上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已團結的勞働者的力量更強大的，無論怎樣亂暴和殘酷的資本家，無論怎樣不合理的組織，在這個勢力面前總要戰慄和屈服的。

諸君！我們要馬上加入勞働組合，沒有勞働組合的地方，我們非組織起來不可的。

三　機械和勞動者

(1) 手工業時代

六十年前的日本非但沒有火車，就是種種機械也是沒有的。農民照祖傳的方法去耕田，做工的就把自己很少數便宜的輕便的工具事工作，這樣那樣就把生活過去了。

(2) 機械的力量

最近西洋有一分鐘內可以做幾百個人的工作的魔物樣的機械；海陸上幾千人不能動的東西牠可以很容易的搬運的蒸氣機關發明了。並且新做出了人類生活必要的物品，這個力量自然占了極大的勢力了。如紡織機械，以前沒有的時候，採棉紡紗要費多少時間呢，就是織布，一個人一天織一疋布也不是容易的事吧！現在一個女工，祇要在機器面前看著，牠自己就會紡紗了。同樣的一個女工

守著多少織布機，就會自動的織出幾十疋或幾百疋布來了。

以一事比萬事，國家的進步，使用機械與否眞有天壤之別了。不用機械的國家，簡直不能立足，日本自維新後，從西洋學得種種方法，祇有五六十年間，已有了很可驚的進步和很可佩的光榮了。

日本的現在，要是和維新前比起來，人口祇多了二倍，而許多紡織工場，絲織工場，鐵工場，藥工場，玻璃工場等都靠了機械的力量，雖在瞬刻間出品就可多至幾千倍了！並且以前沒有的東西，現在也出了無數呢！

（3）資本家和勞働者

這樣看來，日本全體比之維新前是有錢了；但這決不是每個人的有錢，不但如此，比現在更窮的返有增加，因窮而做強盜和殺人的也是有增無減。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爲以前的工人都是自己有工具做自己的工，要不了多大的資本。現在重要工業都是大規模了，一個人決不能夠維持的。多數的資本家拿出錢來造大的工場，用幾萬元或幾十萬元的高價去製辦機械，僱用許多技師和職工，這樣，自然個人的手工勞働者不能競爭了。本來身無半文的勞働者，無論怎麽多的聚起來也不能造廣大的工場或買高價的機械的，於是勞働者祇有賣了自己的力氣去取得代金——工錢——來維持生活了。

資本家買棉花油及機械等，同時他用一樣的心理買勞働者的氣力——勞働力，資本家總想買

便宜的油機械等，他也一樣的要買廉價的勞働力；而成功的生產品賣了所賺的錢，除了買機械原料和拿很少的一部份來支給勞働者作工錢外，其餘就放入公司的資本金裏去了。資本家們不要說沒有在工場裏勤過手，連工場門都沒有進去過的，而這筆利益金倒給他們去均分，漂亮的住宅呀！子女們過奢侈的生活呀！都是在這裏開銷的。

這樣無論國內衣食如何增加，要減少衣食不自由的人，還是不可能的呀！

（4）機械的排擠勞働者

機械不是一二個人可以做成功的，也不是專門替資本家謀利益而以勞働者來作牛馬的。牠是許多人費了很大的心血製造出來使人類容易生活的，實際上確有這個可能；而現在專門利用牠來賺錢和排擠勞働者，這實在太不應該了。

四 工資是誰付的呢

（1）資本家是恩人麼

勞働者除了雇主那裏拿工資外，別的生路是沒有的。所以有人就這樣說了：「勞働者拿了雇主的工資來生活，所以雇主是勞働者的恩人；是勞働者的救主，勞働者因此雖是粉身碎骨也要替雇主盡力的。」要知道工資是與的雇主想到了勞働者而拿自己的東西分出來的麼？勞働者拿到了雇主

的工資就應該感謝的麽

(2)工資是勞働者自己給的

什麽的價値都是人的勞働和辛苦得來的，譬如紗廠的棉花油和機械，祇是放在那裏不去管牠，也不會成功有新價値的紗來的。

這個新價値的成功，就是除了原料和機械外還要人去工作——勞働力——才成功呢！原料和機械原料也不是自己會成功的，也是經過了人工的力量。總之是勞働者血汗的結晶吧了！資本家買原料和機械的錢——資本——也不是他自己費力得來的，不過是勞働者以前辛苦的勞働所賜給他們的吧了！

勞働者使用了機械，把原料做成了新的生產品，從棉花成功紗。譬如紗的價値作爲一百元，付去了機械和原料的所費外，算他還剩五十元，這個所剩的價値，應該是做紗辛苦的勞働者的。但事實却不是這樣，勞働者祇在這五十元裏拿到二三元。其餘的並不是給勞働者受教育或在工場裏弄得清潔些，也不是設法使勞働者不易受傷，病人的減少，地震火災時可以安全性命等等，却拿去作不做事的股東的股息去。他們每天祇是很舒服的坐在沙發裏，口裏啣著雪茄煙，吵罵吵罵僕人吧了。還有就是給董事們的別莊費呀！出洋費呀！他們的妻女們買美麗的衣服鋼琴和戒子等等，再有就是擴充自己的工場，到比本來多二三倍的勞働者身上去剝削吧了！

這樣看來，勞働者所得工資，不過把自己應得的收入一部份用工資的名義取了回來，所以要說：工資不是資本家的，而是勞働者自己的了。

（3）昔日的奴隸和現在的奴隸

現在世界上勞働者，除取得工資生活外，無路可走，這是很實在的話，所以要取工資，無論怎麽苦的事也祇有忍耐去做了。

以前戰爭時被俘的，和因貧苦而不能償債的都叫做奴隸，把他們鎖住了，和牛馬一樣的鞭打做工作。苦的事都使奴隸做了，國王官吏和有錢的人就過安樂日子。現在的世界還不是這樣麽？勞働者的工資，可以算一把鎖把他們鎖住了。貧苦作一條鞭子，鞭打他們，不管願不願都要做的。這樣把應得的收入還要給資本家自己呢，不過得到一點祇免餓死的報酬吧了！

以前的奴隸，主人的朋友間實行買賣，或則打罵，或者就是殺了也不算什麽一回事的。現在的勞働者，雖不是這樣；但他們的衣食和住居都不是主人的，主人的便宜上把你什麽時候失業，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要抓住自己的飯碗起見，無論怎樣無理的條件也祇有忍受著了。這一點和以前的奴隸有什麽兩樣呢？

前面已說過勞働者所得的工資，祇是他應得收入的一小部份，其餘都到不勞而食的資本家那裏去隨便使用了。

「他們坐飛跑的汽車，他們去游樂的劇場，都不是我們血汗的結晶麽？」

事實完全和上面的文句一樣的，我們勞働者決不是受了資本家的恩情而生活的，反過來我們的血汗給資本家喫去了。

五　日本的婦人勞動者

(1) 婦人的勞働

歐洲大戰的罪魁德國的皇帝常說：「女子祇是在廚房裏小孩子室裏或是在廟宇裏過一生的。」日本人有說女子到外面去做事是有些不大好的；但是實際上要是女子專在家裏看護小孩，那麽她們的國也快要亡了的，無論那個國家女子不勞働的決不能獨立的。尤其是日本，他們一向稱爲女工國的。她們不但在工場裏做工的很多，就是種田捉魚和其餘日本人賴以生活的工作，她們都去做的，女子和男子是一樣，實在還有過之無不及呢！

某學者概算日本的婦人勞働者約四百萬人，還是包含教員事務員店員醫生看護婦產婆女僕女礦夫女工等等種類的。

其中女工是八十四萬，占工場勞働者全體——一百四十萬人——一半以上。說起來女子要在家裏看守小孩，要是真的祇看守小孩，第一女子不能生活，再就是我們看了數字也知道日本是不能

立足了。

有的人以爲女子要求和男子享同樣權利，那麽先要能做男子同樣的工作；但是日本的女子除了在產業方面已做了不亞於男子的工作之外，還在家裏做男子不能做的監理家務和哺育小孩子的工作呢？

(3)年齡和工作的種類

工場裏做工的八十四萬女工中，有二十萬是不滿十五歲的，其餘大多是十五歲至二十歲的了。

在紗廠絲廠絲織廠和色染廠的有七十三萬人，機械工具工場有一萬五千八，化學工場四萬七千人，其餘如印刷製紙等約三萬人，特別工場（如製造火藥等危險品的工場）約五千五百人。

(4)長而且苦的勞働時間

照農商部的發表看起來，在女工最多的製絲工場的勞働時間當十四小時其次是紗廠十二小時。其他工場約在十二三小時之間。

女工是喫這樣壞的東西和在怎樣殘酷的塵埃中日夜的工作，這是諸君的經驗比什麽證據要來得明白的。

(5)女工和疾病

年輕的姑娘，一旦做了女工，就肺病和其他可怕的病症都來了。也有很多因此就死了的。

民國十年據日本長野縣（日本女工最多的縣）的調查，女工和差不多年齡的女學生比較，平均身體要短一寸，體重要輕十二兩多。

日本內務部的調查，日本每年有二十萬姑娘從鄉下出來做女工，這裏面因病或工作不能勝任而回鄉的有八萬人，所剩十二萬人中眞正在工場做工的和來來去去漸漸墮落做女招待和娼妓的就難以計算了。

回家的中間一年內因肺病死的五千人，其餘也大概都成了病人了。女工的死亡率要比普通人增加三倍，再就流產或死產也很多，就是安全產出了，也有不少是身體輭弱或不能長大的。

因爲絲廠日夜的工作，一星期內體重減去六斤的事，想諸君也是知道的。

（6）爲生命而團結

年輕的姑娘和很能工作的婦人在那裏拚命的工作，究竟是爲了誰的利益呢?

資本家最寶貴的是價廉的勞働者了。價廉又順從的女工替資本家造了美麗的別莊，給他們美味的食料，漂亮的汽車和其他一切隨心所欲的東西，自然，女工可以當作他們的搖錢樹了。

女工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個很高貴者，替資本家做了賺錢的工具，反而自己的血卻被他們吸得衰弱而甚至於死了。

諸君！我們要生命，我們爲了自己的生命，不可不團結，不可不和他們奮鬥呀！

六 女工的工資為什麼要低廉呢

(一)同樣的勞働和同樣的工資

在無論那一國，做無論什麼事，女子不會得男子一半以上的工資差不多已成為當然的事了。一樣的工作，一方是二元；一方是一元以上就不給，這總覺得太不平了吧？這種情形之下，一樣的許多工作，自然資本家要女工來代表男工了；而女工也就漸漸佔居了男工的地位，因此男女自相競爭，資本家乘此弱點，就把工資漸漸減低，這裏男工的工資減低了，同時女工的工資也照了一樣的比例而降下了。

最近市面的不振，和男女工的競爭，所以工資也互相減低，沒有多少時候前某公司停了一個月新六十元的男職員，改用了一個月新五十元的女職員，不到半年又來了一個月新四十五元的男職員，而這個女職員又失業了。現在各公司所雇三十五元一月的女職員，大都是代替失了業的男職員的位置了。這種例實在說不勝說，就這一點資本家和男女職員三者中究竟是那個得到益處呢？不用說是資本家的利益了。男職員女職員一樣是無產階級，所以結果還是無產階級全體的損失呀！

外國的勞働組合主張同樣的勞働要同樣的工資，反對做同樣工作的女子減低工資，因此我們要不問男女，總之使無產階級全體不要做資本家的餌食就好了。

（2）資本家的理由

勞働組合對資本家的男女工的工資不平等，而他們却說了這樣的理由了：

（1）女子的生活是有丈夫或兄弟給她的，祇是爲了零用錢而工作，就少一點也不要緊的。

（2）女子萬事都節約，食物也少，煙酒也不喫，比男子容易過日子得多，所以就是一樣的工作有一半工資也夠了。

（3）女子萬事都比不上男子，男子在規定的工作外，還要做臨時的工作，並且男子識字能寫，比女子靈活得多，女子除規定的工作外就不能做什麼了，所以工資比男子少也是當然的了。

本文的讀者決不是祇有資本家的。勞働者就隨隨便便的信他們所說女子的工資是應比男子低廉；女子就是不做工也有人給他們飯喫的麼？就算是這樣，男子是爲養妻子而勞働的，而女子的廉價勞働給資本家從中橫奪，難道不算可怪麼？要是勞働者自己也這樣想，那就太無智了。

照第一來說：諸君的上工場是因爲看見了有錢的小姐們玩鋼琴來娛樂而想去賺零用錢來自娛麼？實際你們一天的工資，不夠他們買一支雪茄，而你們買米，付電車錢，替有病的老母給藥資，和其他不得不替弟妹們買些學校用品等等，這種事資本家那裏想得到呢！他們自然祇做不知道了，他們以爲你們的上工場和他們的小姐們去學習琴鋼和跳舞是一樣一種娛樂，一樣的來消磨時間的。這種是欺騙世人，欺騙自己的良心，再要欺騙你們的工資呀！

外國的資本家也是這樣講，所以他們勞働婦人有實際調査，這大約是十年前的事了，照英國婁勸安協會的女會員對於英國女工調査的結果看起來：百人中五十二人是除了要自己的吃食外再不得不養活平均二個人的家族，三十三人雖不要養家裏；但自己要養活自己的。再有十五人是有希望靠親弟兄的了。所以這樣和男工比較起來也沒有什麼兩樣的，男工顧不到家庭的也是很多，要靠弟兄們生活的和女的也有差不多比例吧！

英國以外的國家也是一樣的，日本的女工往家裏送的工資中，父母的零用錢呀，買農具的錢呀，和付地主處借金的利息呀，那裏輪到自己的小費呢！一個人的時候當然不能說，全體看起來大都是這樣的。除了自己生活以外，還要養一個家族，實際上是個很完全的勞働者呢！如此而一個人的工作祇拿半個人的工資，也可以算公正的事麼？

再對於男工的工資，不管他有無家庭，總是照他的工作能力來規定的，而對於女工卻講這句家庭有無的妙語了。

(3)女子是可以便宜過活麼

第二段所謂理由的說女子比男子容易過日子，化錢比較少，還是太欺人的話了。女子上工場去電車可以半票麼？女子的衣服比男子要便宜麼？房主對於女子可以打對折麼？其餘，米，醬油，葱，蘿蔔，報紙，雜誌，看戲，洗澡，寄信等。女子都可以付半價麼？

實際上普通的女子只有在裝飾上要比男子多化呢！

這樣看來，女子比男子生活要便宜一半的證據是沒有的，只因爲資本家只肯付一半的工資而勉強去過生活，不能吃的東西也祇有忍耐着吃下去了。因此身體弱了；腦筋也不能進步了，結果很不到一個面合着去賣身的也有了。娼妓呀！賣淫呀！說起來十分之四至六是女工出身的。這個誰可說不是賤價雇傭女工的結果麼？

（三）女人是劣等種族待遇

第三個理由的意思是女子沒有男子這樣靈敏，規定以外的事就不能做了。所以就平常和男子一樣工作，也不能領一半以上的工資，這其實也是自以爲的理由吧了。這樣說來，男子也有靈敏與不靈敏的，那麼工資也要分等算了。講到靈敏的話，有幾種工作實際上女子要比男子靈敏得多呢！要做規定以外的工作，是資本家意外的希望，根本是不應該的。別路上看起來，男女無論什麼不同；要是做一樣的工作就應該拿一樣的工資的。

有的人說雇用女子時照工場法要種種麻煩費錢的設備和需要監督等，要是工資和男子一樣就不合算了；但是不合算又無人必定要他用女子，也好快些改用男子就好了。實際他們都用女工，因爲女工的工資太便宜了，就是些少多費些也是有利益的。總之是資本家自私自利的說話吧了！

這樣說起來，無論那一點上看，做了同樣工作的女工的工資只值男工的一半；是很明白的資本

家賤我們的。女子工資的低廉，還只有他們所謂的理由就是了。現世的人類都以為女子比男子卑賤，沒有價值，差不多成為不可改變的神的觀念了。再就是法律上也這樣的規定了！在人的觀點上黃種人白種人是一樣的；但是白種人不認為有同樣的價值；而廉價的雇傭黃種人了。這個習慣就成了勞働者做資本家的奴隸的全體組織的關係者。並且是支持這個組織的重心了。所以一面要要求資本家：「對同一勞働須同樣工資」同時要向以女子作男子的奴隸的法律和習慣下極猛烈的攻擊纔好呀！

這不祇是女子的問題，是無產階級全體的問題，尤其是日本這樣女工多於男工的國家，因為女工的工資低於男工，所以全體無產階級的苦處實在難以測量呢！前面已講過男女工資的相差；而無論什麼工作，女子祇要練習了也就會做，所以資本家便使男工失業而改用工資低廉的女工了，這裏男女工就要爭奪工作，自己先競爭起來低的工資也就忍着做了，結果男女工大家祇有與貧困的路上去了。

最近日本大阪府的調查，男女工資的相差漸漸少了，這並不是女工工資的增加是男工工資的減少吧了！這樣就是男女工的工資一樣了也是有什麼益處呢！

我們不祇為了女子；我們為了無產階級全體而要增加女工工資；我們不得不為要求男女工資平等而戰呀！

七　女工與家庭

(1)工人與家庭

家庭是人生的樂地呀！主婦是家庭的「女王」；極樂地中的「女神」呀！這都不是資產階級的快樂器際？主婦把洗濯炊事和傾小孩等叫僕去做了，自己只是很美麗的裝飾呀，彈鋼琴呀，賽鬪呀，看戲呀，參加音樂會呀，有錢的人家，自然這樣的樂處是有的，這樣的主婦，是可以說女王了。然而我們勞働者的家庭是個什麼樣子呢？

朝晨從黑暗裏起來，背上背着小孩。呼呼的冷風裏到井邊去洗襤褸呀，飯鍋蓋的聲音響了去看時，大的小孩又哭着起來了，燒飯呀，洗濯呀，揩抹呀，做完了這些，背上的小孩吵着要吃奶而哭了，接連大的孩子們又打起架來了；丈夫恐怕電車的折扣時間——日本各地電車早上四時半至七時止爲折扣時間，譬如大阪平常往返一角二分折扣時間祇九分——錯過而發脾氣了。戰場樣的吵擾中間，把小孩的辨當——日本人的飯匣——做好了讓他們上學校去，然後把最小的孩子寄在隣家；而自己也上工場去了。這樣子一天在工場的煤烟灰塵和機械的雜亂聲裏很勞苦的工作，到日落了回去，又要做燒飯看小孩洗鍋子補衣服等工作。與所謂「勞働者無家庭」這樣勞働者的家庭，不是樂園，是地獄吧了！

(2)工場奴隸與家庭奴隸

文化的設備總算很多了，最近洗濯炊事等也有輕快而省力的工具發明了，但是這種東西又祇有不見廚房而的家庭的「女王」的家裏纔有用的，沒有女僕沒有幫手，什麽事都是一個人做的勞働者的家裏，這樣高貴的東西買也買不起呢！所以勞働階級的主婦在工場裏做機械的奴隸，在家庭是炊事洗濯的奴隸，完完忙得一點閒空也沒有，不要說讀書；連聽些好話的機會也沒有。生命危險了，智慧也減低了。不但身體，連心都給人家束縛住了。其實祇是爲了人家的利益，這纔眞正成功了奴隸了。

母親的營養不足和晝夜不分的過度的勞働者的家庭——尤其母親是女工——的小孩，在嬰兒期死得很多，再因招顧不週；就是養大也是有病，或是不健全專記壞事情等亦不少。

以前女子祇在家裏工作；所以很能招呼小孩，現在不到工場去是不能生活的，所以有母親的工作和勞働者的工作。因此兩面都做不好了。家裏的事比較沒有關係，怎樣也好，工場裏因工資太便宜就非得日夜工作不可，所以家裏的事就是喜歡玩的小孩子也要他幫忙了。這樣家庭和工場弄得亂七八糟，更其壞事了。

(3)母親的勞働和家庭的幸福

婦人勞働與家庭間的困難問題怎樣解決的話，也有許多說法：有的說結了婚的女子，再做工是

不應該，要設法禁止，但是和家庭的「女王」的身分不同的無產階級，不做就沒有得吃的了。

我們看最近英國和美國的調查女工生活，工資低的女工的工場裏時間反來得長；家庭的工作也要多，子女的養育和教育也不週到，嬰兒的死亡率也就多了。工資比較高的地方勞働時間短，家庭也整齊，小孩子也弄得週到，嬰孩的死亡率也和母親整天在家的一樣了。

總之嬰兒的死亡，家庭的破壞，決不是母親工作的關係，實在都是勞働時間過長，勞働得太辛苦和工資過於低廉吧了！勞働者的子女也應有好好的教育的權利，勞働者自己也應該有快樂家庭的權利呀！

勞働者和農民執政的俄國，國家為了勞働的母親有醫生看護婦褓母等，設備了許多使人安心的托兒所。工場裏每三點鐘有三十分鐘給做母親的休息，預備小孩飲乳。小孩子養得很康健，母親也安心工作了，大人在青人須勞働的時期內國家是應該替他們的小孩弄得好好的。所以我們也要要求設備可以安放小兒的托兒所和幼稚園，一面要縮短勞働時間；廢止過度勞働。再我們要堅強的組織我們的勞働組合，抵抗資本家，我們把資本家打倒，新世界成功時，我們勞働者的家庭纔由地獄到天堂呢！

八　女子的十條要求

（1）爲了女子自己

前年秋世界各國工人代表於莫斯科開會，對於婦人勞働者每年增加和勞働狀態的不佳都詳細討論過了。

這個結果世界戰鬪的勞働組合爲了婦人勞働者提出了十條要求，在這個要求之下要婦人勞働者也團結起來，這個要求就是：

（1）無論農業，工業，官業，民業，做一樣的工作就應得一樣的工資。

（2）廢止包工制度。

（3）資本家欺騙女工，用種種方法計算給以比男子少的工資，這也要取消，一樣的工資就應該同樣的算法。

（4）於身體沒有妨礙的工作，多多雇傭女工。

（5）使女子進各種職業學校，學習比較優良的工作。

（6）廢止夜工。

（7）女工的做母親者和幼兒的保護，無論如何產前產後，各有八星期的休息，在這個時期要給平常的工資。設備休息室預備小孩吃乳等應用，這個時間並要給以充分的休息。

（8）不能解工姙娠中和有嬰孩的女雇。

(9)已結婚的女工，在可能的範圍內不要解雇。

(10)男女要求有同樣的失業津貼。

(2)團結的必要，

上面十個要求，實際上沒有什麼，都是很應該的事，而比日本前五十年或甚至一百年有勞働運動史的英國美國這樣進步的國家還沒有實行，這也太說不過去了。

這幾條在國家法律承認的，現在還祇有俄國，有錢而勞働運動發達的英美兩國，這很普通的十條還沒有實行，實是他們的婦人勞働者沒有自覺和團結力的不堅固罷了。

恐慌中的日本已有六十萬的失業者了。各職業介紹所的希望者，女的多於男的，可知女工的還在增加，

工資低廉的女工，把男工的職業奪去，自然男工的失業也愈多了。他的妻子們也祇有餓着哭了。另一方面做母親的，離開了家庭，嬰兒不能得奶了，好好的招呼也沒有了；生病而死的也就多了。稍大一點的孩子因母親的不在家，於是養成吃零食不潔處等不好的習慣，好好的一個健全的勞働者，變成了個不良少年，很容易的犯不規矩的很都記着了。這樣下去，勞働者不借將來要成個什麼樣子呢？資本家不但剝削了現在的勞働者，就是他們的子孫也不是只做他們賺錢的工具麼？

然而這元是勞働者自己太軟弱了，勞働者要是把勞働組合組織好，團結堅強起來，資本家也不

能隨心所欲；倒行逆施的。女工特別多的日本，女工也要加入組織，和男子一致起來反抗資本家，纔可以得到勝利，否則就永遠不能脫離現狀的。

諸君！我們拿了這十個條件爲自己而戰呀同時男女勞働者不可不團結一致呢！

九　法律是幫助強者的

（1）強者勝

「武力公理也」這句話的意思，是強者無論說什麼話，做什麼事，總是依他的理想如願的。所謂「上帝附正直者」和祇要走上正道，幸福自然會來等話，都是上古的神話罷了。實際上現在公理是沒有的，祇要強權就是了。

說起來法律是保護正直人的。然而世間貧富是分開着的，富者總是強者，所以製造法律時也祇有替他們自己設想而製造了。結果法律對於富者什麼事都有幫忙，對於貧苦的人呢，不過是一種無理的亂暴的規則罷了！

所謂「強者公理也」的話，貧苦者也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強固起來，拿這個力量來爭真正的公理，總也有些成功而可以在法律上表現的。在外國不顧資本家的反對把婦人廢止夜工和八小時制等都規定在法律上了。這完全是勞動者力量和強者奮鬬的結果呀！

(2)祇講公理是不能勝利的

日本的法律對於勞働者是如何橫暴和如何不合理，這是不待說而明白的。尤其是買賣女工等醜話，簡直把女工當作商品看了。這不但日本，各國也是同樣的，想起來實在太傷心了。

日本的工場法允許一日十四小時半的工作，允許做夜工，對於妊婦和產婦的做劇力勞働也並不禁止。所以那裏是保護勞働者，是庇蔭資本家吧了！日本大都是年輕的女工，本來對團結也不大注意，所以力量非常薄弱，對這等不合理的法律也無奈何他，以後無論如何先把自己的組織強固起來，再可以設法改正保護自己的利益呢！

法律始終是幫忙強者的，在現在這樣公理不能勝利的世界，勞働者再講明白的公理也是沒有用的。所以勞働者不能不設法使公理能戰勝法律呢！

(3)禁止夜工就要亡國麼

禁止夜工和工作八小時等呼聲漸漸高了。日本的資本家方面就說日本和各國不同，日本要是實行了這種條件，國家就要不能立足的。各國和日本的資本家也許性質有不同；但是不得食不能生的勞働者總是一樣的吧！各國的勞働者有新的提案出來了，資本家一定要拿「國家不能立足」的話來推說，但是因禁止夜工或實行八小時制而亡國的到現在還沒有聽見過呢！「國家不能立足」的話，實在是資本家不能立足的意思罷了！實際上講來資本家是可以不要，本來國家祇是勞働者建

立的。勞働者担這個重任廢止夜工和八小時工作制都不成問題的。勞働者可以保護得好好的，可以弄得更光榮更燦爛呢！

（4）金錢的力量和團結的力量

把本來富者做本位的世界，改變成不勞働不得食，大家工作，大家上快樂的世界上去，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不過在到這個目的的過程中，我們不得不要驅逐我們的障礙物，資產階級的法律是其中的一個，資產階級滅亡了；勞働階級執政的俄國，已做了保護自己的法律了。

法律始終是幫忙強者的，我們要明白我們拿公理是不能得勝利的，有錢的人拿金錢的力量來製造國家法律，我們勞働者就不可以拿團結的力量製造法律麽？

十　婦人勞働者與政治運動

勞働者組織勞働組合，農民組織農民協會，使資本家和地主都不能隨心所欲的壓迫，這自然非常緊要；但祇是這樣還是不夠的。因爲勞働者和農民不是就可以和資本家地主們鬭爭的。他們有於他們有利的法律，有他們的爪牙軍隊警察，這種東西，實際上都是壓迫工農們的組織，本來政府是資本家地主們的一種工具，所以我們不但要和資本家地主鬭爭，還要和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鬭爭呢！要取消不合理的法律；取消不人道的壓迫，這樣我們無產階級纔有出頭的日子了。

這個工作，祇是一個勞働組合是不能勝任的；非得聯合起農民勞働者女子和其他一切被壓迫者起來組織可以在政治上鬬爭的政黨不可的。無產階級的團結，勞働組合運動和政治運動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兩方面勢力沒有平均發達，決不能成爲強有力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要有千萬的婦人勞働者加入了戰鬬纔是成功的時候。」

我們爲了自己，爲了我們的愛人小孩，再就是爲了全無產階級的解放，我們要拚命去幹呀！全世界勞働者團結起來！

一九二八，六，三〇。於京都。

命歪

——惠陽客音山歌——

黃詔年

涯命出來真係歪，
嫁到老公係賭鬼；
年日天光賭到暗，
挽腹餓肚來養涯！

——女唱

老公——丈夫　暗——夜

男女有別

克洛雷 著
黃石 譯

「太初之時，Twastri（註）要動手創造女人，但所有資料在創造男人時，都已經用盡，沒有固體的原料餘剩了。當此左右爲難之時，他沈思半晌，於是照下面所述動手製作，他拿月亮的圓圓，爬行動物的曲線，卷鬚的緊抱，芳草的顫動，蘆葦的嫋弱，百花的芳菲，樹葉的輕盈，象鼻的尖削，麋鹿的流波，蜂羣的叢聚，陽光的愉快，雲的啜泣，風的變幻，野兔的膽怯，孔雀的浮華，鸚鵡胸膛的柔軟，堅石的頑硬，蜜糖的甜蜜，老虎的殘暴，火燄的溫暖，冰雪的冷凍，樫鳥的嘵嘵，Kókila 的喁喁，蒼鷺的虛僞，Chakrawáka 的忠貞，把這些東西混和，造成一個女子，交給男人。過了一個星期，男子走來對他說：「主啊，你賜給我的這個東西，令我的生活苦惱。她終日喇喇不休的嘲弄我，總不讓我安靜一刻，累得我忍無可忍；而且她還要人時時刻刻的留心在意，把我的光陰都費盡了；又無端哭喪，又時時懶惰，因此我到來把她交還你，我再也不能同她一起過活了。」Twastri 便說：很好；把她收回了。又過了一個星期，男人又走來說：主啊，我的生活很枯寂呢，自從我把那東西交還了你之後。我憶起她常常對我唱歌跳舞，從她的眼角偷偷的看我，同我玩，親近我；並且她的笑聲就是音樂，她又美麗可愛，溫輭可親，請你把她給回我罷。

Twastri 說：很好；再把她給回他。但祇過了三天，男子又走來說：主啊，我不知道怎麼了；但我到底得到這結論，她對於我，搗亂多於愉快；請你再收回她罷。這回 Twastri 很不高興的說：好混帳！罷我不管了。你照你所能自己處置罷。但男人說：但我不能同她一起過活啊。Twastri 答道：可是沒有她你也活不成呢。於是背過身來，做他的事去了。男子於是說：怎麼好呢？我不能同她過活，沒有她也活不成啊。」

譯者註：Twastri 或作 Twastri 是印度吠陀神話中之技師和建築師，相當於希臘的黑費斯特斯，相傳萬物都是他所造，人神婆羅門的大護雷神因陀羅的雷鎚都出於其手，人類男女的形像也是他所造，而且夫婦的配合在未生之前他已經預定了。他本身有三隻眼睛手執木椎，印度人皆奉他做監掌工藝之神，據說他的兒子被雷神因陀羅所害，Twastri 大起忿恨詛之，但咒語念錯了，反害了自己的性命云。

作者從梵文文學選出這一段瑰麗的故事，恰可做文學上屢見不一見的男女關係的概念的表例。這個概念根本上生於性與性的質性差異，以致兩性間多少有點難以互相同情了解；這是一切時代，一切文明程度的人類的特徵。女人是男子最後機了解的；雖然在康強與疾病貧窮與富足之時，男子和他的伴侶，彼此相助，但女子究竟與男子有別，這種差別同男子所做的其他不了解的事情一般，生出同樣的宗教的結果。女子對男子的態度，也是一樣，在性的歷史上，相吸相拒這兩種物理的勢力，永遠在發生作用；可以說男子是這條物理作用法則的最高形態。這不是杜撰的話：在戀愛上，兩性彼

一種不能抵抗的同情系合，但在其他的境況上，兩性間多少總有點障隔，這是由於人類的人間關係的觀念而來。

下面所述的表著的事實，即表出初民時代兩性分隔的理論和實際。這個現象的起源和結果，都是「他不」（Taboo），因此我就把「性的他不」（Sexual Taboo）這個特別名詞應用於這些事實。驟然看來，這個男女關係的初級，也許會令人驚異，但若果知道人類觀念的傳續不替，又把自己的意識分析一下，便知同樣的概念，即使成見沒有使之實現，至少仍然堅強地存在著，雖然其宗教的內容或者空虛了。

奴喀希法（Nukahiva）男子接觸過，因而成了「他不」的東西，若果被婦女坐在上面，甚或祇在那東西的旁邊經過，以後便廢棄不用，那女子則置之死地。塔希堤（Tahiti）的女子，須避男子足跡常到的地方，曾置他們的武器，和打魚的器具，丈夫或父親的頭顱是不容女子觸犯的「聖」物，連「神聖」的頭部接觸過的一切物件，妻女都不能撫摩，更不能乘物主睡著時跨過。所羅門羣島（Solomon Islands）的男子不肯踐足於倒在路上的樹木，因為恐怕在前有女子踏過。暹羅人以為在婦女曬晾的衣裳底下走過，便不吉利。美楞尼西亞的酋長要是走到女人們會得在他頭上的地方，須是「有失體統」；他們也不許男孩子在婦女臥處下面走動。緬甸的卡稜人（Karens）在屋子下走路時，見有女性在屋內，便趕快避開。緬甸一般人都以為被婦女在頭上經過是「有失尊嚴」的；為防免

起見，屋宇的建造全沒有兩層的，這個建築的特點斷然是遂行之後無疑。刺治馬哈爾(Rajmahal)的女人若果查出男子坐在她的寢臺上，控告他失檢，便要拿一頭家禽做賠償，她倒歸還他；反之，倘若男子發覺女子坐在他的寢臺上，女子也照樣給一頭家雞做賠償，男子受了，把牠殺掉，拿雞血灑於寢臺上，使之潔淨，這纔寬恕她。柬埔寨人絕對不准婦人用丈夫的枕頭樹熱，因爲「她會得損害他的幸福。」暹羅婦人所枕的枕頭都比較男子的低一點，這樣「好教她自己卑下。」這個理由或者是很晚出的。巴里亞(Barea)的夫婦甚少同牀睡覺，他們的理由是說，夫婦同睡，則婦人的呼吸便會令男子衰弱。刺布人(Lapps)不許長成的女子摸屋子的背後；爲的是屋背是太陽的聖地。毛利族的酋長，不准女人進他的屋子，東西非利加的卡法(Koffas)人，夫妻只在黑夜裏相會，絕沒有在白天相見的。女子被屏到屋宇的內部，其餘皆歸男子佔領。「公衆的場所也是爲男子特設的，不准女子到。犯此例者處以三年的監禁。」觀察者又看出咀魯人對他們的妻子都持「倨傲的輕蔑」態度。男女甚少相見；男子同妻子同去一個地方，也不同行。美國加省印第安人中有些紅皮部落，男子除了在黑暗之下，絕不進其妻的草舍；女子也絕不進男子的會室。聚皮因(Bedouin)人的帳幕分隔做兩部分，男女各居其一部。有體面的男子永不入女子所居的部分，甚至連那一部分的影子所到之處，也絕跡不到。奴略希法的重要人物的居室，也不准本家的婦女行近，婦女們另外住在茅棚裏。撒慕耶(Samoyeds)和 Ostyaks 的婦女祇可在帳幕的一隅走動，不能越雷池一步；帳幕之後，她先用烟燻過，消了毒，男子

纔進去。非芝的男人離開妻子的時候居多在非芝人的社會裏，以爲男子時時在家裏睡覺是不大好的。據另一個解釋說，「男子於晚上時常和妻或妾在一屋內，違與非芝人的高雅觀念頗相遠」云。晚上除了本鎭或本村的公衆 Burea 之外，不可在旁的地方安睡。婦人女子則睡在家裏。「夫妻的約會都在樹林深處，不讓第三者知道。一切男子不論已婚未婚，都在 Burea 會室裏睡眠，每條村鄉普通都有兩所會室。未成年的男孩另有一所會室。據另一種調查，這種會室同時也是酋長的消閒之所，女子不准到的。新喀利多尼亞 (New Caledonia) 的婚姻生活有一個特點。便是夫婦並不同室而居。婦人在屋子附近一所棚舍居住，睡覺。「男女甚少交談同坐的。女子和同性做伴，表面上似乎十分滿意。男子拿著刀槍，倘洋洋的到處閒游散蕩，在異性的鼓會中，甚少見男子的影子的。」印度也不准女性進男子的房間。新幾內亞的婦女，都睡在近男戚的房子裏。男子聚在大客堂，Marea，在那裏談天，喫喝，婦女都不許進去的。努比亞 (Nubian) 的每個家族都有兩間住室，一間是男性的，一間是女性的。散得維齒羣島 (Sandwich Islands) 的每一所大宅都有六間相連的房子，一間做拜神之用，一間做男子飲食之所，一間做女子飲食之所，一間是臥房，一間供打 Kapa 之用，其餘一間，則給女子每隔若干時在那裏幽居。喀羅林島酋長的住宅有一間房子指定給女人起居，一間做食堂，一間做臥室。阿得米拉的島 (Admiralty Islands) 每條村都有一間屋子指定供已婚未婚的女子之用，未婚的男子同住在另一所房屋。加省印第安的沙斯武卡 (Shastika) 族的男女，各有一間市鎭會所；其他的部落也有這

種制度，不許女子進男子的會所。波洛洛 (Bororo) 的生活中心點是 Baitó 男子的公寓所有男子都住在那裏；家庭的茅屋祇是婦人孩子的宿所。巴開里 (Bakairi) 和新居 (Schingú) 部落的男子，普通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婦女不能入內的男子會所裏。所羅門羣島的婦女不許進男子「他不」的房子，甚至連踏過屋前的沙灘也不能夠。新不列顛的鄉村，都有兩所大屋，一所是男子的，一所是女子的：大都不能進異性的大屋。西蘭 (Ceram) 的婦女也被禁止進男子的公所。馬盔撒島 (Marquesas Islands) 的 tí 是男子的集合場，他們的光陰大部分花在這裏，對於女子是「他不」的，女子一進去就會沾汚牠，故以死刑保護之；酋長對於家事絕不理會。拍盧 (Pelew) 諸島的「兩性隔別很嚴，」男女同棲眞是難之又難，幾無家族生活可言。這「男女有別」是政治的，同時也是社會的。在這裏及散得維爾羣島的社會裏，女性是孤立的，且受「他不」的貶抑，他們的家庭生活，婦女幾完全和男子別居。烏列披弗 (Uripiv) 的兩性，有一種很奇怪的分隔，這種分隔至少有一點在男子甫出生便起始了。拉帕 (Rapa) 的一切男子對於女子都是「他不。」高麗的首都漢城，「他們有一條奇異的鳴鐘規則，叫做 Pem-ya。每天下午八時和上午三時便聽到大鐘鏜鏜的響，這幾小時間，據說街上祇有女人，在古時男子若果在指定給女子的時間在街上行走，便受嚴刑，但近年來這條律例已經放寬了。」「我們所享的家庭生活，朝鮮差不多完全不知道。」彼得瓊斯 (Peter Jones) 記述 Ojibway 族的生活道：「我甚少見過夫妻間有過像社交那麼一回事的，婦人在男子面前很少說話。」塞內剛比亞

(Senegambia)的黑種人，都是女人住在一起，甚少和丈夫同居的。女性自成一族，不與外人相交。在巴利同女人講 tête-à-tête 是絕對禁止的。埃及的男子絕不同妻子交談，就是墳墓內也有一塔點把夫妻分隔開，雖然男女不常常同穴而葬。

我們已舉出幾件補充結果的，以及在種種事情發生的兩別隔絕的例了。實際上這是一切文明程度的民族所共有的，即最文明的亦所不免。在里比亞的畢度因人中，女子大多數祇與同性往來，靡洛哥的女子與女子聚居時，不必自檢忌諱，也不必遮蓋面部。烏拉圭高綽族 (Gauchos) 的女子，很顯明的有彼此擠做一堆的傾向，跟住自然很容易發生性的隔別。在已絕種的塔斯馬尼亞人 (Tasmanians) 中，若果婦人被丈夫毆打，全體婦人便拿起「喋喋不休的罵那暴徒。」卡菲的婦人要是受丈夫虐待，便逃返父家躲避，一直到丈夫賠罪纔回來。「歐洲有不少的男子，遇到同樣的事，也不願意遵守普通規矩。負咎的男子必須親自去央求妻子。一到馬上就被當地的婦人包圍。她們一擁而上，或打或罵，任使用爪用拳，也都使得，因爲這是女性復仇的日子，那被人痛毆的過失者，不許抵抗。她們也不讓他去看他的妻，卻打發他歸家，暗示他奉獻什麼畜牲來賠罪，必須交付了纔可要求領妻子回去。」昆那馬 (Kunama) 的婦人有一位代理人做她的保鑣！丈夫要是虐待她，這個人便出面要求賠償。婦人在家庭內掌握相當的權威，而且和丈夫立於平等地位。伯尼・亞米 (Beni-Amer) 的女子也享有相當的獨立。丈夫要享受婚姻的特權，必要拿貴重的禮物貢獻於婦人。每逢說了一句粗暴話，也得獻

禮物於其妻，而且往往被罰以閉門羹，在門外被雨打一整夜，到他獻出禮物纔肯干休婦女有很強的團結心。妻受虐待，旁的婦女便都走來幫助她；不消說，丈夫一定是不對的。婦人對於男子常表侮慢之意，女子顯出憐愛丈夫的情形，便被看作有失體面。

這些實例的第一層，表明宗教觀念令兩性分隔到那步田地，最後一層，可見是兩性隔絕的無數實例中之一，這一點，會所生活的例子表證的最清楚，而且不光是滑稽的，卻在現代俱樂部的制度和禮儀中，也可以見到極近似的情形。現代的和初民的制度背後，都有同樣的生物學趨勢，雖然現代已經沒有宗教觀念做靠山。再者，性的分化也往往生出實在的對抗來，美國加省的印第安人止鬥遏抑婦女，適足以顯出婦女力求平等而已。據一種考查著兆督族的記載，可見那裏的女子雖然受凌辱，被迫去勞作，但仍能夠自衛，報復。蒲爾（佛拉 Fulah）人用暴力管轄婦人，可是她們一有機會便伸手取償了。巴西的印第安人都極擺內，「對於女子的私通淫行，都恪守『自由放任』的格言。」Wata-ma人生火不讓女子看見，「因為，」男子們說，「恐怕她們會變成我們的主宰。」米利斯（Miris）人則不許婦人喫虎肉，怕的是她們會變成硬心腸的。Fuegin 人有一個慶節名為 Kina 這是男子反抗婦人的紀念日。「女子們從前掌握大權，並且有巫術的祕法。」南澳洲第爾里部落（Dieri tribe）的男子遇婦人有過失，便拿「骨頭」威嚇她們；「骨頭」是一種行巫術的法寶，用牠一指，那人便立即死亡；「女子都很怕這東西，但結果不但不能使她們畏服，反到惹起她們的憤恨。」加拉寬尼亞的

坡摩印第安人 (Pomo Indians)「覺得很難維持管轄妻子的威權。」做丈夫的時常扮作吃人的厲鬼去恐嚇婦人，逼她們服務，這樣她們幾馴服幾天。同地塔涂印第安男子有一個祕密會社，有定期的扮演戲劇的做作，目的在強令婦女遵循規矩。劇中的主角扮做惡魔，威嚇場中的婦女。瓜拉拉 (Gualala) 和巴特文 (Potwin) 的印第安人也有相似的跳舞，由男子集合表演，叫女人們知道服從的必要。非洲的男子苦心竭慮地抑遏婦女，也值得一說。南幾內亞的成年男子有個祕密結社 Nda，其宗旨在使婦女，孩子，奴隸等俯首就範。曼丁哥 (Mandingo) 的 Mumbo-Jumbo 也是很著名的扮 Mumbo-Jumbo 的人，負責於割禮後把兩性分隔四十日。此外，如卡拉巴 (Calaba) 的 Egbo，約魯巴 (Yoruba) 的 Iro，西岸的 Purro, Semo, 各種各式的 Egbo 及 Bullamer 的 Bundu，都是以抑制女子為目的的結社，女子也結集同樣的團體，和男子對抗，在會中討論男子的過失，及報復的計劃。即如 Mpongwe 的婦人便有一種組織，確能男子令懾服。Bakalais 及其他的非洲部落，也都有同類的團體。

兩性各以本性為中心，也可似拿女子崇拜女神，男子崇拜男神的自然風習來說明。於此我們再也不必向遠處舉例，就拿古代羅馬人的生活來做例證罷。夫婦有口角齟齬，便到怕拉秦因 (Palatine) 的 Viriplaca 女神神壇，對她剖心自白，事後兩口子便和好如初，同回家而去。這裏「男性慰解者」是家庭和解看守者。百卡額 (Bak) 的女子也有一位保護神，保護她們，免受男敵的欺凌，並且替她

們仲寃。照格林蘭的人說，月亮是男性的神靈，太陽是女性的神靈，月亮以女子死亡爲樂，太陽則以男子的死亡爲報復。故此遇日蝕時，所有男子都躲在屋裏；月蝕時，所有女子都躲在屋裏。在拍蘆諸島，男子的神靈都很柔懦有禮；在家裏鬧事生端令衆人有疾病死亡的是女子的神靈。這樣的敵對心，又生出「性標」（Sex-totem，或譯性的圖騰）的制度，林肯港的部落有一種小蜥蜴，雄的名叫 Ibiri，雌的叫做 Waka，據說把人類分爲兩性的是這兩種蜥蜴，「此非士人不甚讚成，因爲每性對於這些小生物的異性，都存不共戴之仇恨心，男子常殺害雌的，女子常殺害雄的。Wotjobaluk 部落相信 Ngunungunt（蝙蝠）的生命是男子的，Yortatgurk（歐夜鷹）的生命是女子的；」每一種遇害就一定有一男子，或女子隨之而死。倘有一種被殺，所有男子或女子都大起恐慌；由是兩性間便兵連禍結，「打仗時，男性歸在一邊，女性也歸在一邊，勝負誰屬，卻說不定。有時女人廿著根猛攻男子，但女子被男子的刀槍殺害者居多數。」維多利亞有幾個部落，以蝙蝠爲男性的動物，他們極力「保護牠，不使受害，甚至因蝙蝠之故，把妻子打得半死。」蚊母鳥則屬於女子，她們也出死力保護牠，「倘有男子殺了一隻蚊母鳥，她們的憤怒，就和子女被殺一般，拿長竹竿去打那男子。」蝙蝠也是屬於男子的動物，女子不敢加害。

兩性的區隔，又影響到言語。馬達加斯卡有些名詞是女子專用於女性的，有些是女子用於男子的，有些是男子用於女子的。Guaycurus 的女子也有很多字句爲她們獨有，男子絕對不用；原因是

女子被男子「屏斥。」蘇立南人 (Surinam) 亦然。菲芝人稱初受割禮的男孩的尊名是 Tere，這個字不許在女子面前說，他們在女子之前則改說 Kula；此外還有很多字句禁止在女人中間說。密克羅內西亞 (Micronesia) 的男子與女子交談，也有許多要避忌的字句。日本女子書寫自有她們的造句法，並且有很多特別的習語。日本的字母有兩種，「片假名」(Katakana) 是男子用的，「平假名」(Hiragana) 是女子用的。再說菲芝，女子的招呼語也和男子不同。阿比坡泥 (Abipones) 的語言也有些字句因性別而異。卡立布(Caribo) 島民有兩種不同的字彙，一種男子及女子對男子說話用，一種女子同女子交談，及男子在 Oratio obliqua 複述女子的話語時用。他們商議戰爭，則另用一種祕密的方言隱語，女子是不懂的。有人說，這種風俗很不方便，令到卡立布族像英尼阿 (Ennius) 一樣要懂三種方言，這是由於族外通婚，夫婦各保存本族的方言所致。這個解釋卻不能說明打仗的方言，而且圖綸 (Im Thurn) 在前也經已根據旁的理由加以駁詰過了。即以此說有效的事件而論，這個要因也不是這種風俗的本源，只是一種現存風俗的推行罷了。例如維多利亞有幾個部落行有組織的外婚制，但他們的「他不」的不方便，卻造成一種矯揉的方言。在各級文明中也都有同似的現象，現代歐洲的兩性區隔對於通行的語言也有影響，男女各有特別的名詞。

說到姓名一層，「性的他不」也生出一種禁例，對於好幾種方言有特別的影響。印度的婦人絕對不稱呼丈夫的名字；普通叫丈夫做「主」或「家主。」巴里亞也不許婦人直說丈夫的名。路耳基

茲(Kirgiz)的婦人，不能叫家中男子的名字，這樣做法便是「失禮。」咀魯婦人在稱呼丈夫，或和人說及他時，也都不能直叱其名；她要改稱「某某的父親。」這種稱謂特別用於「眞名。」還有一層，女子也不可用意義尋常的禁語，因此她們迫得改用他語代替含有禁止說的聲音的字句。這麽一來，對於語言頗有影響，女子自有其特別的字彙。凡違犯此例的女子，即被「巫醫」指為巫婦，處以死刑。這種禁制屬於 Klomipa 制度，女子改用，而為男子不懂的詞彙，則謂之「婦女的語言。」所羅門羣島的男子說女子的名字時，頗覺為難，萬不得已祇得低聲說，好像不該同他失敬是的。拍寶諸島的男子不許公然提及已婚婦人，更不許提她們的名字。托達人也絕口不提婦人之名，寧可改稱「某某之妻。」塞爾維亞人在前絕不提及他的妻女。加省的尼西南人，做丈夫的無論如何都不直呼其妻的閨名；要是這樣做法，她便可提出離婚，在這個部落裏，誰都不能勸誘人洩漏她的名字。茀來則博士嘗解釋這種通行的避忌名字，是人的重要部分，常看作靈魂的一種。「性的他不」即應用這個觀念，造成男女間，尤其是夫妻間的一個特殊責任。在一兩個事件中，所有主的妬忌心不消說也有點影響，但大體說，對於兩性關係的宗教恐懼心是這種禁例的主因。

由兩性的職業所得的證據，更足以說明「性的他不。」第一義和第二義的性徵所生的兩性差別，使兩性有分工的必要，初民的宗教觀念更從而增重這種生物學的差別之勢。

達科搭人的風俗與迷信，規定婦人須小心引避一切屬於丈夫括動領域的事務。伯楚阿那（一七

chuanas）人絕不准女人觸著他們的牲牛，因耕作是男子之事。卡非人也是一樣，原因大約「由於某種迷信。」托達人不准女子行近畜養聖牛的 Tiriéri 和神聖的 Palals。幾內亞人也不准婦人行近造 Ourali 的茅屋。馬斋撒華島的「他不」禁止女性使用獨木舟；違者處以死刑。反之，在這個種族中，Tapo 製作業完全屬於女子；當她們作首飾之時，就不准男子接觸。尼加拉瓜所有市集買賣的事，都由女子做。男子不可入市場，就是看一看也不能夠，否則就會挨打。新喀利多尼亞（New Caledona）的人以男子操手工工作是大不體面；這種工作祇是女子做的。薩摩亞的織布業是女子的獨佔事業，男子祇做任何一部分也是失體面。安達曼羣島（Andaman Isl.）亦以男子做單屬於女子的工作爲不體面。愛斯基摩人以男子搖 Umiak（女子用的一種大艇）爲有失尊嚴。夫妻的成分也分得很清楚。例如，男子漁獵歸來，就是拉一匹海豹上陸，也算是品格的汚點，男子干涉女子的事務，人人都說是可恥。英屬幾內亞以烹調是女子的事；有時男子迫不得已弄食，非費極大的力不可，而且往往人要指爲老婦。在高級文化國中，也還存有一般無異的感情。

在那些文化階級中，男子的主要任務便是打獵和打仗。這些事情是頂要緊的，上文已經提過了，坡里內西亞人更以「他不」表之。這些名詞普通含有欲求戰士或獵人的安全成功的規則和預防在內。這些規則之中，有一條最固定的，便是凡與女性相交者，一律禁止。例如紐絲侖的男子在辦理一件要務時，不論是在平時或戰時，都是「他不」，要遠離婦女。軍中的男子是女子的「他不」在戰事

未了之前，不能近女子。南非洲的男子在遠征之前及遠征之際，不許與女子交接。努特卡印第安人在出戰之前亦禁近女色。新幾內亞東南部的人，在打仗之前幾天男子是「神聖」的，不許看也不許接近任何婦女。撒慈耶的婦女被信有毀壞獵人氣運的權力。 Ostyaks 的獵人若遇到傷害，那不是由於敵人的惡意，便是由於婦女的接近。Ahts 的補鯨漁夫須禁近女色。Motu 男子在漁獵前是 Holega，不可見妻子，見了便沒有成功。北美印第安人於打仗前後都「為宗教之故」遠離婦女「他們相信戰士與女性接觸便變為可笑的，而且會損及他將來的勇氣。」舉一個例，易洛魁的酋長照例是獨身的，到退伍之後方幾娶妻。達馬拉人不可看產婦，看了便變成軟弱無能，因此會陣亡。Booandik 部落的男子，要看過女子的血，便不能打仗。南美洲有些部落生產後不久的婦人出現，男子的武器便變成無力。Tschutsches 更把這個觀念推到打獵打魚的器具。咀魯的女子不許行近將出發的隊伍。但已經過了產育時期的老婦則不妨事；因為這種女人「已經成了男人」「不復遵守關於男子的 Hlonipa 的風俗了。」

大概說來，女子多少總被禁止參與男子的公衆生活和政治權利。這比職業上生物學的差別更進一步，有時變本加厲，成為一夫多妻種族的禁格，及軍閥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卑視女性。遠的不必說就拿澳洲土人，非洲人做例罷。他們屏斥女子都有宗教的原因；蘇門答臘人，印度人，回教人，乃至於大多數開化民族，莫不皆然。

不特此也，女子還時常被屏出社會的宗教禮拜之外。麥加的亞拉伯人不准女子聽受宗教教訓，因爲「這會得引她們太過接近上主了。」又照回教少數神學家說，女子在樂園沒有地位。Anaayrees 說女子是劣者，沒有靈魂，「故此強她們做一切勞苦工作，拒絕她們參加宗教禮式。」散得維齒羣島也不許女子參與禮拜及節祭與禮，她們一觸一摸都「沾污」獻神的祭品。印度的神像被女子一觸，便失去神聖，要拋棄出外。澳洲人對於女子和陌生人都很避忌，怕他們闖入神聖的神秘圈內。女子若視 Ikora，即把她治死。非芝一概不許女人參加禮拜；有些廟堂不許狗入內，但所有廟宇都不准女子入內。東加的吉爾柏特島和馬沙爾島都拒絕女子加入禮拜。剌治馬哈爾附近的山居部落的女子，旣不能在神壇獻祭，不能在那裏出現，也不能參與宗教的祭節。Tschuwashes 的女子也不敢助人獻祭。Bayeye 的女子不能到爲部落生活中心的獻祭之地。加拉的婦人也不能行近舉行拜祭的神聖樹旁。巴布亞灣以東的人也不許婦女行近廟宇。新愛爾蘭的女子也不能入神廟。馬盃撒羣島的 Hoolah-hoolah 是舉行祭節之地，這是女子的「他不，」女子要是插足，甚或踐足於樹影所到之地，也被殺戮。

各種式的節期祝祭，跳舞宴樂等等，也有許多時禁止女子參加。巴西的 Schingu 部落就不准女子參加跳舞祝祭。新不列顛不許婦女參加節期，男子談論女子不能與聞的事情之時，女子便要馬上離開那茅屋。Ahts 從來都不邀請女子參與大典。阿留特（Aleuts）的女子有幾種跳舞不許男子參

加；男子也有幾種跳舞不許女子參加。當此時若見到異性，便視為不祥。此外還有許多事情同為不屬女子的範圍而排斥女子，這是很通行的風俗，這不消說在最高級的文化中也可以找得到的。

本篇據魏廉托馬士(Wm. Thomas)的"Source Book for Social Origins"頁五一二——五二六譯出。編者從作者 Crawley 的神秘的玫瑰 (The Mystic Rose) 頁三三三——五八；及七六——七八節錄兩大段，譯者因篇幅與時間的限制，祇譯得三三三——五八一大段。編者標題 Sexual Antagonism and Taboo，譯者覺得篇中所述，恰可相當我們貴國聖賢「男女有別」的古訓，因撮其意，借作本篇的譯名。神秘的玫瑰一書是論述禮俗，尤其是關於男女兩性的禮俗的名著，民俗學者久推為權威之作；他日買到此書當全譯之，俾一「維持禮教」的夫子們及有志研究民俗學者拿來比較一下。

十八年，五七國恥紀念日，譯後記。

一個人的結婚（續完）

章克標

通知卡片的由來

克標敬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於戊辰臘月初六日在浙江海寧硤石慶雲橋本宅與陳氏女結婚謹此奉聞：

記着這樣文字的一張通知卡片，我在結婚前後發出的。因爲預備前後都可以用，所以在年月日上不加上表示時間性的副詞。爲避免麻煩，爲破除虛禮，我是希望人家不要有什麼饋送，本來也不是什麼可喜可賀的事情，那麼靜悄悄地回去結婚好了，又何必有這樣一張通知？但在我心情上，實在不能不有這一種舉動，這區區的一張卡片，實在成就了表出我心狀的大功了。

看表面上的文字，實是很和平的，分毫火氣也沒有，單就文字決不會想到別個什麼的。但是一想爲什麼要發這一張卡片，就生問題出來了。第一，卡片上既不邀人「觀禮」也不邀人「閤第光臨」

有什麽發這通知的必要呢?無非是通知一件結婚的事情,卻又特別提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不是很可怪麽?倘使有人這樣一想,他一定要想探索發出這卡片的人的心理了。但是不必來探,等我自己慢慢說來吧。

本來卡片上的文字比這還要稍明顯些,從而免不出有些火氣,我也覺得寫不好,因為是要極度洗鍊的文字,無論如何不能把胸中的意思完全宣發的。後來我把草稿給夏丏翁看,並托他修改一下,就修成了那個樣子,我先還覺得太晦澀,不能表出我的胸臆,後來一想,發這卡片的一種行為,就是一種表示,所以就照那樣子印了。可是這卡片並不曾引起多大的注意,也沒有什麽反響,正像別個通知單一樣,發出去就像是去討禮份一般而來了回答,雖則也有一部分人知道我的意思而不送什麽,但對於已經送了來的人我真是一無辦法。我想倘使都在婚後寄發,就可以少這種麻煩了。

這卡片很可以表示我心裏的不滿足,這是一件很苛酷的俏皮,是對於一切婚姻的諷刺,並且是對於自己的諷刺。對於婚姻的見解,我原來沒有什麽進步的思想,不過要根據於自由意志的迷信,始終還未曾打破,因而對於舊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決沒有好感的。不過在無可如何的沒辦法之中,遷延到了無可挽回的境地,還要表示出最後的無力的抗爭,就想這樣俏皮一下。這決不是熱烈的感情衝動,這是一種憬然的冷笑,是自輓自的一首輓詩,是一件頂無聊的舉動。但是沒有這個我就不安心,我就要悶懣到無法可想,這好像是我宣洩的悶氣。

卡片除了我爲滿足自己的心向以外，沒有別的作用了，在作成的當時，也因爲對於近來流行的那種我爲什麼什麼的肉麻請帖有些反感之故，所以是用極素樸的詞句，和頂直爽的態度。我想這是可以教別人模倣的。也有一位朋友說我的這一種卡片是侮蔑女子人格，不過我並沒有這心思，我不過把事實直爽地陳述出來罷了。寫某氏女因爲不知道她名字。不寫某女士因爲我對於女士這二個字很不高興。女字和士字連在一起是什麼東西呢？士總是「士農工商」的士了，女的讀書人，這算一種什麼稱呼？也有人要說詩經裏有「釐爾女士」這是成語，但是我不懂什麼詩經。某氏女三個字並不含有什麼不敬或侮蔑之意，我可以無須申辯的。也有人以爲我的發這卡片是無聊，的確無聊，是毫無意義的舉動，我也知道的，但非如此，我不爽快。

這卡片的發出隱隱中也許還有我故意衒奇的一種潛在意識作用着，每見着別人的結婚，我覺得平凡極了，我這的卡片卻自以爲很新鮮的；就是我的所以終於結了婚，恐怕也是由於要立異的緣故，在我的同輩當中，所謂戀愛結婚的是頂普通，但是我一點也不佩服。本來我性質上很有些不肯苟同的地方，所以我這樣推測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要說我的結婚是頂新的新式，比戀愛結婚更新，那我決不敢承認的；我的確是舊的，和父親以及祖父以及祖父的父親，全是同一的格式，一毫也沒有新的，除了那一張卡片之外。至於那卡片也不能稱之爲新，因爲在字面上就有十足的舊氣，夏丏尊還說在戊辰二字上脫落了夏正二字是很可惜的，眞可惜，是美中不足。

卡片雖然印好，我心裏還並不決定回去結婚，天天在上海馬路上走，走得腿酸了就去看電影。心裏希望可以碰見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拚了命去愛她，把全個我投擲到她身上心上，實現出一件頂燦爛的浪漫史。我要爲了這個人捨棄生命捨棄一切，做出頂惹人訕笑的行爲，卽使她是一個頂卑下的娼妓，或者她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大家閨秀也不管。我預備乾坤一擲，了結我的一生。但是我始終不曾碰見能使得我這樣做的人，眞可惜，我滿腔的狂熱覺無由發洩，我又失望，又悲哀，又惱怒，又煩怨，但我也不是這樣就馴伏了。我不甘心，我還要做一件傻事。

這裏我把這事件毫不隱諱地披露，任大衆的笑罵吧，我管不了許多。其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是我寫了一封信給一個女人求她的愛情。現在我原說沒有什麽大不了，那時我卻是拚了命的舉動哩。這女人我有幾分喜歡，因爲她像我所愛的女人，姓名是不說的，還在杭州念書，你可以知道她年紀還輕，我曾有一個機會和她認識，這就使她駭咦一點，我的去信信紙上全是瀑布吐瀉一般的熱情激越的文字，是使一個年青女子所受不起的強烈的刺激，但我祇顧把自己心中的結鬱吐露，便不能想到別的什麽。我祇等她的回音一個可字，便立刻跑去和她結婚，那時我棄了家庭，棄了社會，棄了世間，棄了一切都不管。我懷着渾身的不安等候着的回音卻是——

章先生你不要來和我開玩笑。

好，完了。我是在和人家開玩笑，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來挽救我自己了。本來這個女人我只是有

縱分喜歡而不是十分完全喜歡，所以我沒有做更進一步舉動的心向，否則我可以立時跑到杭州去，用了毒藥用了鋼刀找她尋一個雙死。其實我很知道祇要拿了假的手槍，倒在她面前說你不愛我，我沒有生活在世上的意義了，她是一定立刻會聽從我一切要求的，但這樣作僞我做不到。因爲那時光我還不曾明白一切的戀愛都是作僞，而還不曾打破那空虛的理想主義。

但是，打擊，我總受了些打擊，我前面的進路都被阻塞了，四方八面的門戶都鎖閉了，光明都消失了，我沈入黑漆漆的深淵。而且時間又逼切了，我被決定的婚期是祇有四五天了。在這時，我還沒有一定主張和方針的，我還是在找主張和方針的。不過我自己想我是一個不能直情逕行的人，只看我已經印好了卡片，預備着最後的逃遁之路，因爲這卡片一發出，我雖則回去被人家結婚，卻也算已經吐了一口悶氣，而可以不負這結婚的責任了。我認淸我是這樣一個不中用的人，是一個無能力者，是一個膽怯的卑劣漢，這都是因爲我會打算，我有這一點聰敏之故。我眞討厭我的聰敏，不要我的聰敏。而且這打算因爲缺少決斷，所以總是在中途徘徊，一點也不能發展，以致仍舊祇得被事實拉着走，打算的結果，不過造成一個巧妙的虛僞的事實，對於生命生活的發展上，分毫也沒有建樹的。啊，我頂恨虛僞，而自己還逃不出虛僞。

對於能夠直情逕行的人，我是多少欣羨呀，他們像長江大河一般放奔，對於什麽都沒有顧忌，像翺翔於天空中的鵰鶚，浮游於大洋中的鯨鯢，那可以羨的是絕對的自由，不像我的拘束在小天地之

開，畏首畏尾地不敢輕易一翻身的。但我已放開心思了，認爲這是各人的天稟，無法可想的，在理性發達的人，免不了要缺少熱情，而感情強烈的人一方面也缺乏理性，實在是無法補救的，也可以不必抱徒然的羨望。這樣我漸漸冷靜下來，要決定自己的逕程。但這又那裏是短時間之內可以解決的！已經長久連綿綿地思考探索的一切，都是爲了解決這問題，尙且想不出妥當的辦法。

但是我決定了回家裏去，我決定了寄發卡片，我自謂對於自己的理想已經竭盡了能力，自謂對於良心可以不必慚愧，因爲我已經搜尋探索戀愛過，盡我所有的力量，雖則未嘗獲得。我如同一個敗軍之將，經過了盡可能的血戰苦鬬，但不橫屍疆場而投降敵人，像李陵的投胡，豈非比單純的戰死更是可歌可泣麽？在目今的一種社會狀態之下，求得戀愛是不可能的，並且在我的天稟上，也不是戀愛的適者，這樣外面和內面都不許戀愛的發生存在，我爲什麽能做戀愛主義的忠臣呢？用這樣的解釋，把一切的故障搜求出了原因，去想出造出口實來，我交卸了一切的責任，老着臉皮，撫着心的隱痛，我被時間事實牽引了走。

結婚前後

從上海到家裏一定經過硤石，在硤石一定就擱一刻，就擱一定到夏蒼霖的生生醫院，或者談了一刻就去趁船，或者寄住一晚次朝回家。這次的回去，也到他那裏，照例有閒談。他說：

「好了，你囘來了。我眞替你家裏躭心。」

「是的，祇能囘來，簡直沒有辦法。」

「那麼眞要結婚了吧。不會再變卦吧。」

我的朋友，都不相信我這次會結婚的，因爲照我一直的行爲思想下來，這一次決不會有結婚這結果出來的。第一，我已經有過解除婚約的事情，理論上決不能容許再有這一種舊式的結婚；並且我已經拒絕過每一次的做媒，這一次也並不曾有一毫認可的表示，我的朋友總怕這一次又會鬧出什麼笑話來的，我卻坦然囘來了，這是出於他們意料之外的。

所以也有一個朋友非難我了，他說：

「你囘來做現成新郎了？」

「你是怎樣來的？」我毫不客氣地反問他。

「我也曾做過現成的來。」

「那何必現在再來問我。」

這樣堵住了他的口，但是對於他們的希望有些不快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爲我這次一定又有什麼花樣，可以使他們有好把戲看。在市上早就流佈了一種風說，說章某決不囘來結婚，已經通知家裏提出嚴重抗議了，這謠言曾傳播到女家，使她啜泣了一晚，就了八九天的心事。但事實上章某是

回來了，那把戲一定要鬧開頭了，一般人都存了一種看鬧熱的心思。希望我有些舉動，並不是切望成我的爲主義而奮鬥，也不是想用來做一般青年的提倡，不過想滿足他們的好奇戲玩的心思。這個，我不來，我不做出新聞來給你們欣賞。

不希望我這結婚成功的，還有一個是女人，那是我母親的義女明小姐。我回到家中的一天，她已經過來了，一見我就說：

「新嫂嫂一定是才學很高，相貌很好……」

一大批嘲諷的話。其實關於新婦是怎樣的人品，她是比我多聽得些，她很露骨地表示了她的不平。這位小姐，也曾有人來提起一次緣說，被我一言之下否決了，因爲那時我還很有勇氣，不論什麼人都是否定的。其實她的品貌也還可以，若使再遲年把，當我勇氣已經消乏時來提，一定可以成功的，因爲我並不討厭她，對她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不滿足。這都是時間之故，但是她竟恨我了。明妹妹，你不要怨我了吧。我所以不，只因我尊敬你而不敢瀆你的緣故。那時我心中的戀愛神聖觀還是很強烈的，而且還不能和結婚分離；現在我仍尊崇戀愛，但是我能看低結婚了。因爲是我重你，所以不能和你結婚，但願你長久美貌活潑，嫁得一個如意郎君，我實在是配不上你的。

就是父親也不相信這事體會成功的，那真使得我吃驚了。舊式的結婚原是很麻煩的，一切的交涉都以金錢爲中心而展開，爭口舌和種種計較亂得不可交開，真討厭極了。因爲各人都有些不滿意，

便要互相埋怨起來，所以大家又閉口了。父親在這旋渦之中，卻說那勸各人平心靜氣退一步想的話，

「就是這一回，也不知是什麼緣故，而被他們做成了媒人。」

把全部的功績卻歸於天運的口吻。早知如此，啊，天！我原是應該反抗到底的。我的拒絕，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這是頂容易做的事情，而我卻去做了出人意料的事。並且我心中對於這婚事是始終不肯首肯過，為什麼我竟昏了腦筋而不敢一動呢？啊，我的小心，我弄糟了我的一生。我在無意之中，自己殺了自己。

但是我不會死，我還得活下去，我很卑怯地已經預備好了逃生之路，這是我已經想到過的，現在更覺得理由十分充足了。當我再仔細考查結婚和戀愛的關係那時候，我能夠狠心地確認了結婚與戀愛是無關的。結婚是家族制度的條件，是社會的約束，戀愛是各個個人間的事，不必並為一談的。固然能戀愛而結婚是極好的，但非戀愛的結婚也未始不可，在結婚的妻以外再有戀愛的情人也是可以的。這些話在江灣的寓中時常和程祥榮孫則伊以及來談天的朋友談起，而且大家一致認為不錯的。我們不要什麼西洋化的戀愛，我們中國人自有幾千年來通行的制度，若使那制度有缺點，自然會生起演化改進，決計不必抄襲西洋；而且因為國土人情風俗的不同，有些簡直是不能抄襲的。

我覺悟到這一點的確費了不少工夫，以前我的理想也是極時髦的所謂靈肉一致的結合，現在我決不主張什麼戀愛結婚了。雖然以前我也說過祇要二人同意，沒有戀愛也可以結婚的話，但這主

張的根元還是在戀愛，不過把戀愛二字換了個名稱叫做同意合意罷了；也是因爲這緣故我的婚姻延遲到了現在，我知道戀愛不是從天花板上可以掉下來的，但我也不想去從馬路上或公園裏抓住什麼戀愛。因爲我自己得不到戀愛，所以我知道現在大多數潔身自好的青年男女，也一定同樣求不得戀愛對手的。這因爲中國社會上的舊習慣，一向不許男女接觸，自然不能有戀愛成立的機會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沒有發生戀愛的餘地，而偏要高唱什麼戀愛，豈不奇怪之極！

我對於戀愛還有許多懷疑，現在也不多說了。對於結婚，我決定不要什麼戀愛，而如果有了戀愛，儘可以有許多情人。這個成不了什麼恥辱什麼問題。一個男人不必獨占一個女人，一個女人也無須獨占一個男人。夫妻之關係照舊可以存在，不必去棄掉或否定的。當然沒有結婚制度沒有家庭也可以組成一個社會，不過在現下我們不能希望牠的出現，而在中國的舊習慣上，祇要破除了貞操這一種束縛，那理想的制度就會實現的。而且實際在中國的每處地方，暗暗裏都這樣實行着，在姦通那個名詞包括之下的，都是那些相愛男女的戀愛行爲。並且也是因爲有這一種的調節，所以中國的婚姻制度，能維持到現在，而不起什麼重大之變化。

並且我還進一步想，所謂戀人愛人，必要是妻或夫以外的對手，就是說夫妻不能同時也是戀人愛人。就是說我反對戀愛結婚，而贊成戀愛不結婚。因爲組成了夫婦之後，就負有共同生活的使命，有種種休戚相關的地方，當然有種種感情會發生出來。但是愛情卻決不能由此發生，反而是因此要阻

礙其發生的，情女一定是要妻以外的女，不能用妻當作情女的，所以私情乃是情愛的本體，決不能受人唾罵的；即使唾罵了，也因爲他們有愛，一定可以勝過一切而完成他們的愛。所謂完成愛，即是發生肉體的關係。我現在已經擺脫了拍拉圖式的所謂純潔的愛，而主張男女須有肉體的交涉，方可謂達到了一種愛情的成功；而所謂愛情，本來也無非是這些行爲的口實罷了。

俗諺有一句「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勿着。」這很道出了男女關係的微妙所在，這也就是說虛無縹緲的幻境有至上的情味，雖多少帶有些理想主義的色彩，但事實也確是如此。每逢有做不到的事情，總覺得像是很好的，等到一旦做成，便又不希罕了。男女間的關係，也是一樣的。

這樣，在我預備回家時，我已打定主意，結婚自結婚，戀愛我自己再靜候，我決不因爲結婚而拒絕情人，我還是張開了兩臂而歡迎她們的光來，我仍然渴望有些愛人，這一點我在此地明言，將來我如有了什麽愛人，那決不可以說是我的受惑，我的確現在還不曾放棄要有一個愛人的念頭，妻面前我也敢說，我還要接受別個女人的愛。

所以這一回的結婚在我可以算是一種革命，打破了我腦筋裏從書本上和傳統下來的倫理觀，我自己造成了一個新的見地，我不要什麽倫理，我祇要人性的安寧和愉快。人間的相愛本來不必劃分什麽界限的，是可以無差別地相愛的。我有了這樣的信念，我敢回來結婚了。我絲毫不想推諉和取

巧。我要張開了眼守住我的行爲舉動。我這樣的意思，或者不是父親所能想到的，他不明白爲什麼這一次是如此馴良的緣故，卻歸功於天運。

串把戲的猴子

這是一種什麼儀式，我是不懂的。依照舊式的參拜天地，那是要麻煩到不堪設想了，我是不能忍耐的，並且對於下跪叩頭的一層，我也決計做不到，所以後來用鞠躬替代了跪拜，總算膝不沾地。當加冠的時候，這些舊式婚禮的開始，卻因爲我不肯拜那些紙馬，也不要待詔薙髮修面，我把自己一頂舊帽子載在頭上了；這事情很使家中爲難，以爲供了神佛總當跪拜一下，在形式上非有人拜幾拜不行的，所以母親就叫小弟弟去拜了幾個揖。這是很有趣的，假使結婚時我不在場，必也要叫人代結了，令我立刻想到了今古奇觀上的「錯占鳳凰儔」和「亂點鴛鴦譜。」

我反對了跪拜，人家也不來勉強我跪拜，不過我還是被人家擡來擡去做了一回串把戲的猴子，我還是做了一種把戲給人家看了。在衆人環視之下，我被人家拉來拉去，拜起拜倒了好幾回，我也不知那是怎麼的儀式，大概仍是幾十年前的老規矩，不過在我用躬身代替了磕頭罷。別的人都嘻着嘴看新郎新娘，所謂新郎的我也很起來，就抬頭傲然地看別人了，我從來不會這樣正眼看人過，那時我卻能大膽地看人，我想你們要來看我，我偏看看你們。那時我心中並沒有什麼感想感覺了，是起越了

喜怒哀樂等等了，也許不是超越只是鈍感，正像一個初臨戰陣的新兵，昏昏沈沈只覺得十分不快意而已。

起初，大家叫我去坐在房間裏，我卻願意看看我自己的熱鬧，不高興自己幽閉起來，所以我不聽話，還是在外面亂走。後來花轎到了，廳堂上擠得水洩不通，我也不想擠上去看，所以站在旁邊。人家說要新房裏去接新郎了，就見有人提了一對紅燈進去，我也不願再走進去被人接出來，就叫他們自去，要出來時反正我已經在這裏，表面上就讓他們去迎接一趟。那時我已不存什麼逃避的心思了，我想也無所用其逃避了，而且是已經到了不能逃避的地步。我要躲逃，可以那時不回家來的，可以堂堂提出反對意見的。這樣我就坦然地站在廳堂上的羣衆之間，也做了羣衆的一分子去玩味這熱鬧一直到他們來捉了我去做出把戲的猴子。

出把戲的時間，總有了半點鐘以上，但也不能算長，因爲套數原是很多的，我到很願意詳細記述出來，作爲將來研究民族風俗考古那一班學者的參考，可惜那時有點昏昏沈沈，而且又隔了些時日，覺記不淸楚了。總是朝外拜，朝裏拜，拜了一陣吧。因爲我們是舊式，所以沒有什麼證婚人，主婚人，介紹人，儐相之類的時髦東西，也不交換那漂亮的指戒，也沒有洋洋盈耳的中西樂器，也沒有鮮豔悅目的花圈花束，也沒有像賣身文契的那一張結婚證書。自然因爲我們也不會是黨員，所以不必在總理遺像前宣誓，又不是基督教徒，所以也不必有牧師來祝禱。我們不過是糊里糊塗地被人家牽攏在一起

了，不像野狗在市街頭結婚一樣有自由的選擇，也不像野貓在屋角上交尾一般先有武力的爭衡。我們是連貓狗畜牲都不如的，但我們還堂堂地是人。我們有結婚的儀式，有龍鳳燭的高燒，有司儀的唱禮，有炮放，有酒喝，有親戚賓朋的道賀，有酒筵散後的賭博，有一切的興趣。

第一齣頂熱鬧的把戲完了後，我又在外邊看熱鬧後景像，卻有人來叫我進去，也許是用一個請字的，但我覺得總是叫字好聽。進去過到所謂新房裏，新孃已經坐在那裏了，要御裝，叫我來替她昇冠，就是脫那頂帽子了，這聲音和中國人頂喜歡的昇官發財的昇官相樣，還是一種口彩；我被使得站在她背後也許是側面，等我的指頭一動，兩個喜娘已經很輕鬆地把那頂所謂冠的昇下了。我眞不懂何必要這樣做，難道是因為要叫我鑑賞她禿髮的頭皮麼？因為一脫去帽，透過了疏朗朗的表面上一層的頭髮，就看見那像老黃南瓜的皺皮一般的不生髮的頭皮，眞使我心上喫了一驚，倘使我再小十歲年紀，一定會疑心她是個南瓜精了。但是我還能不動聲色地回出，實在因為對於這結婚我本來不抱什麼希望的，從而也不會有什麼失望，況且她的長身早已使得大衆驚駭過了。

這一天，後來我打牌，除了有眞不能推諉的事幾叫人權幾分鐘之外，我沒頭於這一百三十六塊所堆砌的方陣之中，的確很有趣，使人會忘記了其餘的一切。晚上我還喝酒，喝得昏昏地不知東西南北，所以不能再打牌了。這樣過我新婚的第一天，在我想來是頂好的方法，賭博，喝酒平常我並不十分喜的，但我有時要去賭要喝酒，因為那頂有效的解悶的工具，我不會忘記去使用的。在無可如何地煩

心時，在莫名其妙的懊惱時，我會打牌喝酒過來，而且我對於酒味賭趣確有很深刻的了解。

女人拜過了祖宗之後，和自族親戚行相見禮，這樣就算完全成了我家族的一員，是成了父母的媳婦，從而我不得不是她的丈夫了。相見禮時卻要陪她一同見的，本來都是認識的人：卻要板起了面孔行一個禮，這真是討厭，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但是擠滿在廳堂上的羣衆的眼光向我亂射，到引起我的反撥，我又能坦然地正眼看人了，我看她們和她們的看我，底下也加個們字吧。其實這種看都是無意識的，因為沒有一個人能殼說出公平的批評，說出新娘怎樣難看，還一短一長的男女並在一起造成怎樣的一種怪相，都不敢喊出眞相，而只交換着頂平凡的謊話「新娘好看新娘齊整」有些不喜歡說謊的，卻會取巧而品評穿戴了。

從早一日起，小孩子們就與高彩烈地喧鬧着，他們為什麽能這樣欣悅，而我是終日悶沈沈呢？一切在他都是幻妙的仙境，紅的燈，紅的聯對，一切牆壁上屏門上桌子上的裝飾，都使他們感着奇怪的歡喜；沒有男男女女的客人，都穿了花花綠綠的衣裳，並且他們自己也穿了花花綠綠的衣裳，又那能不要跳哩舞哩喊哩跑哩笑哩呢？我小時也是這樣的，每逢家裏有什麽喜事，即使是喪事也掩不住心頭雀躍的，這展開了兒童歡樂的世界，但是為什麽年紀大了就不能有這種無邪氣的欣悅了呢？想去，不覺對於已喪失的童稚之心起了無限的悵念，啊，你的青春已去了，在我不知不覺之間偷偷地被牠過去了。還沒有什麽話說，我是在結婚呀！

有一件很使我安慰的，是我的朋友來道賀的一個都沒有。這樣我一切的醜態沒有人見，就沒有人宣洩出來，我可以安心了。我實在不願意被人說章某的老婆是這麼樣的一件寶貨，因此在這裏我自己先說了。對朋友，我的確曾說過，這是我家裏的事情，和我無關的，我不希望朋友來賀喜，大概這句話很生效力了吧。

我失戀過嗎？

雜記簿的一頁上寫着十二月十三日午後七時半記底下有底下一段文章——

前天又聽到了關於美玲的消息，是不好的消息。

讀過我的九呼的總還記得美玲，這個我口口聲聲呼喚着的名字吧。我寫九呼當時，美玲並非踪跡不明，實在有人說已被賣身於某處，成了某人的妻，不知還是妾，並且有人的確說親眼見過她。我心中不希望有這樣子的事情，所以在九呼中臆造了一個莫知所終的結局，這原是我無可奈何的自慰之法。但是現在事實已經明瞭，她正如我所臆料所希望的不知去向了。在我心中卻反而又是不安起來。啊，我的美玲，莫非是因爲我這樣希願了之故，而致使你淪落天涯麼？自古紅顏都薄命，我敢用這一個都字，大家齊聲痛哭罷，爲了普天下的美人，爲了我的美玲。美玲，美玲，美玲，你現在究竟在何方？做什麼呀？

我已經是糊糊塗塗地結婚了。我眞想早知我是要這樣結婚的，我寧可要了美玲，即使在她閙了那笑話之後，即使她爲大衆所不齒，即使她已失了貞節，即使她有一千一萬種的失德無行。美玲，我當時眞個錯了主見，我不怪這一囘的做錯，而怪那一囘的坐失機會。像你這樣的人品，相貌，姿態，才情，一切又那是可以在一個女人身上具備的呢！美玲，我追悔無及，而且又害了你的終生；至少對於你的沈淪，我坐視不救，是罪無可逭的。我甘受擧世的笑罵，我甘受你惡毒的咀咒，因爲那都是我的不是。

在我剛成婚的四五天，又知道了你這個確實的訊息，令我感慨無量。我在此地宣誓，我必爲你復仇。請你教我事實的眞相，使我明瞭那一個是你的大仇，我一定鏤骨銘心，不忘這個仇人，要得他而甘心。

這是因爲剛在結婚之後，對於這結婚的懊惱在頂深強的時節，所以寫出了這樣的激昂的話吧。

關於美玲的事蹟，其實是很簡單的，不過就是我喜的一個女子，她遭遇了不幸，行踪不明，不知去向罷了。美玲自然是一個假定的名字，因爲想她是美的，所以用了個美字，底下又加上一個聲音頂好聽的玲字，以外並沒有特別的意思。到底美玲美不美，我原不很淸楚的，不過我認她爲美就是了，我不曾仔細通近不她過，也不曾和她有過什麽情深的交往，所以實在的美不美是無從知道的。但是我認定，她

美了，她就是美了，她實在美了。因爲這不是由實際觀察而得的美，是由幻想構成的美，所以永無破滅的一日，更加因爲她本人像曇花一現地消失了，這美就成了完全無缺的美，恐怕是要成爲我終生永世的想望的標的了。

這正像夢裏面的仙境一樣，有天鵝絨一般的溫軟舒適，我可以遐想像的活力到處得着無限的安慰，美玲的出現；在我是像黑夜裏見了曙光，又因爲這曙光的突然消失，而使我對於白天生無限的景仰。這永不會出現的白天，就是我無限的悲哀的根源，也就是我以爲人生意義所寄托的地方。要說我有過戀愛，這便是我的戀愛，要說我有過失戀，這便是我的失戀。但是我的失戀卻不是已經得了戀而失的，是「交臂失之」地失了的。我的戀愛也不像現在的漂亮朋友所有的戀愛，我蘊蓄在心中滿腔都是空想的戀愛，從而是沒有什麼行爲去表示的戀愛，也可以說是不爲什麼的空無所有的戀愛。眞是一種奇怪的東西，不是現在二十世紀所該有的，但我覺悟了，所以是非受苦不行了。

但是像一般的做戀愛的人所有的苦痛煩悶，我是沒有的，我有另外一種莫名其妙的煩心，如同放孤舟到了遠海上想看見陸地的一種樣子，不是像饞貓見了櫥裏的魚腥那樣一般發急。現實的頂純潔的戀愛，有時我也感着會催人吐嘔一般地不快，而況更下的戀愛實在世間更多呢。祇有虛無縹渺鄉裏空想的戀愛是値得自讚的，又是舒暢而安適的。如其這空想能彀有所寄托，那更好了，因爲這可以促進空想的發展，滋補空想的成長；不過切不可去實查那寄托的，因爲那也許要打破空想。若問

爲什麼不勇敢去和實際的實世間生活接觸，而逃遁入空想裏去？那就因爲實世間的實生活太難以能令人滿足了。

這樣，美玲就是我空想的寄托之所，美玲給我的空想增加了不少內容，擴充了不少領域，而又因爲美玲的突然消失，我的一切空想都變成實在了，那眞是很可感謝的。我對於美玲的愛便可以綿綿無盡期了，因爲美玲已經生活在我心裏了，什麼時候什麼事情我都可以隨意編造出來，而編造出來的，總刺激我的懷念。因此在我存命期中，我決不會有一刻遺忘美玲的，即使要遺忘也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用再多說了，因爲關於美玲，實際我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事實，而且倘使要說起事實以上的東西來，話又非常多，決不是在這裏想做二萬字一篇小說裏所能容納得下的，所以我把美玲這名字這樣一提起就算了，不再講她別的事情。至於眞的美玲是不是有那個人，我也不保證她一定有，況且即使有，現在也同沒有一樣了，但在我的心神上她卻是頂確實的存在，是一無疑義的。

的確還有人疑心我做那小說歲暮（曾發表於一般雜誌，就是近來出版的銀蛇的開頭）是因爲失戀之故，換句話說，是因爲戀愛失敗了做那小說來發洩怨氣的，這卻不是事實。我雖則生性或者免不了有些卑怯，但是還沒有到要借小說來罵人的程度，而且我知道要罵人，小說決不是精良適當的武器；雖已經有些所謂革命文學的論客，以爲文章的力量勝過武力千萬倍，祇要一張檄文就可以擊退十萬大兵，高呼三聲打倒就可以天下太平起來，這我不能相信，也許因爲是洗刷不盡骨子裏面

小資產有識階級的劣根性之故；但是說具有無產階級的新科學精神而這樣迷信文力倒也是可笑。這事且不管，我特別聲明：關於那一件我沒有失戀過。這確是須要聲明的，因爲世間頗有些進步的男女，可以是將來的社會的公民，以自己和所愛的戀人之多作爲一種誇耀的。「我愛的女人有一百多個戀人哩。」「什麼希罕，我的有五百人。」這樣一種唯我爲大的口氣，確是有人會說出來的。我不願被人家強拉去做成證明一個人的美而造成一個英雄的那種工具。

這一件的聲明，並非我白口抵賴，假使我果眞是失戀過，那在先我總已是得戀了；這樣想去，即使是失戀二個字也是很可感謝的，果眞是失戀，將要是怎樣幸福曾經是怎樣幸福的！眞可惜，我不曾有過一回失戀，即使在美玲的一件，嚴格地說也不能是失戀，而不過是我自騙自的一件玩意兒罷了。並且已經是了別個人的愛人，我決不會想去搶奪或是競爭的，因爲假使一個人自己承認了是別個人的愛人，他是已經喪失了他的自己，即使再去抓住他來，也是沒有什麼意思了，你想已摘出了眞珠的貝殼，已倒出了寶石的匣子，會有什麼價值麽？

求戀愛，也許我要求的，但是我求的決不是世間一般的戀愛，而是永不愛我的戀愛。話愈說愈妙愈不懂了，永不愛我爲什麼還能成爲戀愛呢？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人生是無限向上的進展，若要戀愛是人生的一條件，也應該是無限地向上進展；但是如其有了愛，成了戀愛，這進展便在中途停頓；因爲求戀愛，已經達到了戀愛，當然用不到前進，而且也勢不能前進了；這樣豈不是戀愛一得，即是死滅，這

個不是可以無限向上的東西，我不承認牠是眞的戀愛，眞的戀愛，必須要在永遠不能達到的地方，因而時時刻刻掛在口上的「我愛我愛我愛你」這一派話所代表的人，決不是戀愛者。一切的戀愛只在微笑相視中間無限地滋長，始終祇是相視微笑的人，纔可以算是眞正懂得戀愛的人，越過了這限度那便一切都破壞了，

這樣的傻話我且停止，究竟我有否失戀過自己也莫名其妙，或者像在路上偶然掉了一方手帕一樣，我竟失過了好幾次戀也難說，因爲走在路上時候，的確也曾碰見過幾次喜歡看的齊整面孔姣俏身材，這或者也可以稱之爲失戀的；本來美玲這一件同這樣子也差不多。這都因爲我是個夢想病者，我否定世間一切的眞實而容認世間一切的虛空，是不知在什麼時候，我走上了這虛無主義的道路，而跳不出離不開了。在這裏我又發見了一個順從這婚姻的原因，我的遵從卽是我的否定，我已經不承認世間一切的眞實，我自然可以不固執一切的主張了。說到失戀，我失的難道祇是戀？我什麼都失了——但是也好，我因此可以安心地做一個虛無主義者。

這樣子個女人

程祥榮在他閑話中時常稱揚他妻，用西湖上的雷峯塔這個名字，我不知他說的是正話還是反話，所宣洩的是欣喜還是不平，卻由他的這名字我也得了一個很好的名字了。我妻正可以是在西湖

上和雷峯塔對峙的保俶塔。程的雷峯塔我未曾拜見過，不知有怎樣的一種雄偉的樣子，我的保俶塔總是頂確當的名稱了。因爲他的秀軀修身和古雅恬靜的態度，實在是同保俶塔一樣的。這裏用了個「秀」字，請大家不要以爲是「端莊秀麗」的秀，而當做她是一個很漂亮的人，我不過用來替代「瘦」字的，因爲「瘦伶仃」「瘦弱」「瘦骨支離」這瘦總像不是好字，所以用這頂好的「秀外慧中」的秀來代了；喜歡用漂亮的文字那是我們做文章的人一種惡習慣，請原諒些；修卽是長，不用多解釋的。我妻爲什麼這樣長，第一大概因爲我太短了，造物主是想用來補救挽回的意思，卻不道因爲我的短，益加顯得她的長，她的長眞是令我仰望莫及的。有一次在上海馬路上走，一個印度巡捕走近來，我一仰望對同伴的夏丏翁道，「我妻比這人還長。」他雖則是不相信的樣子，我的確是這樣感着的。

保俶塔邊，樹木稀少，卻有一枝高聳出塔頂的，風雅的人給牠一個「美人簪花」的名稱；妻因爲幾年前生了一場大病，頭髮脫去了不少，那疏朗朗的樣子，覺和保俶塔頂上冷清的樹葉樹枝相彷彿，這又是一種湊合。再有她古樸的態度，陳舊的思想，以及那一種孤悽的氣韻，眞個不能找出再好再恰當的名稱來了。她幼小就喪了父母，是造成她這一種孤悽的，這孤淒和保俶塔的靜觀人世的興亡，時代的變遷所感的那一種情緒，有一脈共通之點，就不能不使我想出了這一個好名字，何況還有程祥榮的雷峯塔作一引子呢。

保俶塔是西湖上頂好看的一個景緻，因此而當做我妻是非凡美貌，那便大錯了。妻的容姿決不

能說是好看的，我也不以爲是好看的，別個人恐怕也不會認爲好看的。天庭很高，眉毛短而且疏，眼睛細小，也缺少神彩，而頂討厭的是那一張嘴，是嘴裏的一口牙齒，這使她成了一個不能矯飾的醜女人了。她的齒差不多是像河馬一般要突向唇外的樣子，因而嘴唇被撳出了像尖出了嘴的猢猻，我立刻想到在動物學的插圖上看見過的類人猿，猩猩，不是無理的。因爲自覺二枚犬齒突得太出不好看吧，剉平了套上二枚金齒，於是更加難堪了。一開口就金光燦然，頂討人不歡喜的地方卻頂惹人注目。這樣她的不好看是決定的了，而且那口是時常開着而閉不起來的，她呼吸不用鼻孔而從口中吐息。她眞是不幸，天生成她這樣一副相貌，卻來嫁了一個要剝割她面相的人；但是我的不幸，難道會比她差麼？不住地追求美好，不滿於現實的總有些缺陷的美而追求夢幻的美，現在現實的不是美把我夢幻打破了。

再寫下去吧。把我的女人全個赤裸裸的身體都暴露出來，我是不能這樣殘酷的。到並非因爲有什麼不好意思，也不是有什麼顧忌，不過是覺得不忍，我的解剖刀可以向着人的心縱橫無盡，而不能向着人的肉體，因爲人的心有些就是自己的心，而人的肉體決不是自己的肉體。而且把肉體亂刀剁去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又不是殺人的劊子手。不過把整個身體都跳過，來把那一雙脚介紹一下吧。因爲這實在有難以割捨的情味。

那一雙脚，一定是古董，我眞不知交了什麼好運而得了這樣一件寶貝。實際，脚是怎樣的一個樣

子，我到今也還未仔細看見過，不仔細也不曾看清楚過。不過從套着襪穿着鞋的外形，卻可以推測一二。脚尖高蹺，正如孔廟大成殿屋脊上兩端的翹尾，也像每一座花亭上的蹺角，實是稀世的珍寶；其方得好點些，便是兩隻舴艋船的雙泊。走起路來，着實有點經緯，一搖一擺，頗有點婀娜的樣子，又加之以長杳杳身材，益加好看了。我想來從前她一定纏足過的，後來卻要解放，但是因為已經腐骨受過損傷，所以成了畸形的發展，造成這樣一種怪相，那是和從舊禮教底下掙扎出來的人們，往往鬧出可憐的笑話一樣的。不過這總不是好的樣子，倘使是真的古式，純粹是舊來的三寸金蓮，我也未始不可以喜歡，正像現在有許多青年的所謂學者的學而好古一樣，去整理國故國學，去發掘古塚研究考古學，蒙古書做古文守古法，我也可以有法子慕做的，不幸她是不舊又不新的兩不相合，這就為難了。

這樣說妻是一個很醜的女人了，但是人家都說着「新娘齊整新娘好看。」這個我知道有一條公理的，凡為新娘必定齊整必定好看；所以她是新娘她必齊整她必好看。但是到了她的新娘不新了之後呢？在這裏我又要發揮我是理想主義者的特色，美醜的決定，可以在外表的形態上，也可以在內面的性格上，而內在的美卻是真正的美，有更高的價值。因為如此，我追求美，何不追求更高的性格上的美呢？形態上的美是生成的，性格上的美是造成的，那是更加可貴。但這不過是空口的理論，

妻是一個受舊教養的人，是教養來去做良妻賢母的，所以時髦的革命的社會運動婦女運動之類，分毫都不知道的，烹飪針線也許會些。一寸見方的字恐怕也認得幾方尺，那總算難能可貴了，也因

爲持家操作時或者要記伙食另用賬柴米幾文青菜豆腐幾文的準備，並非想起草什麼婦女協會宣言或運動大綱而學的。三從四德當然很明白，不過四德是德容言工，其中容以外言也是要些天才的素質，妻是和我同樣很不會言談的。這因爲是我所尋的缺點，所以不算是她的缺點了。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要知道要理解一個人的心，原不是容易的事情。結婚以來還不滿三個月，同妻在一起的時光，的確沒有三十天，我實在沒有法子可以知道她的心性的。我結婚後二星期就回上海，陰曆的年底新年回家也不過二星期，其中還要除外出去拜年的好幾天，實在沒有什麼機會可以理解她，況且新娘總有一種矜持的態度，要看透她心底，原不是容易的。不過我總可以說，她不是惡人，因爲要做一個惡人，也是很難的。

她有些溫和的地方，有些端淑的地方，也有些傲慢的地方，也有些自大的地方，但是很懂得規矩，也並不十分愚笨。她的美點優點，我有時也能瞥見，不過並不使我感着愉快欣喜，有時反而覺得討厭。假使她是不賢的是絕對不能忍耐的壞人，我就有很好的口實可以棄絕她了，但是因爲她並不是那樣不好，以致我不得不忍耐着，還實在是討厭的。我真不懂我自己的心理，一方面很嫌惡她，一方面又可憐她，處處爲她設身處地着想，卻又不能忘記自己的立場，我真懊悔當初不會爽快地回絕一個強硬的否定，對於那一回父母的提言。因爲那樣也許在二人都反而是幸福，我真恐怕此後的生活祇有悲慘，二個人一樣。

新婚的第十四天，我一定要出來了，本來是吩咐她一同來上海的，但因爲天氣不好，連綿地下雨，路上很麻煩，所以又叫她獨守在家，我一人出來。她卻也知道捨不得別離，請求我延遲幾天，等天晴了走，這一天是天晴了。她還想沒有這樣早去上海的必要，對於我的一定要走，很不滿意，而且還懷疑我的那一天回轉。我終於允許了年底以前回家，就在那一天早晨動身了。這時光她好像很悲傷的樣子，大約因爲切實地感到了不爲丈夫所愛吧，也許是傷懷着別離，我是頭也不回地走了。不過在年底的大年三十前一天我回家，我是不會失期的。

她決不有一點反抗，她逆來順受，她自己的意見分毫也不表示，她默默地順從，對於這樣子的馴良，有時我反而發怒的，太溫順了，一點也沒有反撥也很少趣味，但是她由傳統的教養訓練成這樣了。這一回是我受了一點感冒，正當她要回娘家去回門的前一天，她要犧牲了回她本來住的房子的歡樂，而在旁邊看護或者安慰我，卻是我叫她回去，拒絕她的好意，她也是默默不響地就回去的，眼裏滿含了幽怨的光浪。

但是我有充分的冷酷來看察她這種種的樣子，像打麻雀時看着牌張的變化，心裏也一點都不感動，像一個資格頂老的賭徒，要這樣去看出人生的機微。妻在這一種情況之下，不過做成了我觀察的對象，但是她不覺得也就沒有什麼可憐了。照這樣子，我結婚後，自然更加忙了，要看自己又要看看妻的心神的轉變，這種生活實在也不是理想的。不過爲要去了解人生，我卻省不出躲不開這一步工作，

我只得盡我的能力做去。不過當我知道了妻是怎樣的一個人以後，我又有什辦法呢？知道總不過是知道，從知道裏引不出什麼別的辦法的。不過把知道積起來比不知道總好，那麼我姑且從事於莫名其妙的努力。其實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莫名其妙的。

結束

往常看見了人家的老婆，更加是對於戀愛結婚的配偶，我心中有過不住的輕蔑。是這樣一個人麼！這要叫做女人也很勉強的，爲什麼他是這樣聰敏人卻做這樣笨事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抱一個冬瓜精。我看見他在戀愛中是怎樣廢寢忘食地煩悶，奮鬭努力的結果，纔成功的恭喜的婚配，卻是這個樣子，我眞疑心是我眼花了。這樣的人，被我心中輕蔑過的，不止三五個，但他們卻仍洋洋自得的浸透在歡樂的戀愛之海中，我知道戀愛是怎樣眩人的眼目了。我想世上儘多女子，也未必一定沒有好看的，怎怎偏偏去揀選了這些。眞奇怪！但是現在我不能嘲笑輕蔑人家了；好不好且不管，我連自己去揀選的力量都沒有的，還有什麼話。

而且我的妻又是像上文所記的那一種不好看的樣子，眞使我有些難以處置了。要她出來做成朋友們嘲笑我的資料，祇一想我就怕得非凡的，即使他們口頭上原沒有什麼話，我有自知之明原是不必要人家有了話然後明白的，萬一還有幾位專會說敷衍的好話時，他竟然盲目地稱贊起來，那在

我將要感到是如何一種刻毒的諷刺呢。但是因爲醜而掩藏起來總也不是辦法，而且也是不可能的。爽性我把她詳細描了出來了，堂堂地說貌醜又不是一種恥辱，既不是她的恥辱，我也可以不必慚愧了。這樣的動機我寫這小說的後面幾節。若說是因爲懊惱而在筆下發洩怒氣，那不是我，我有許多更好的方法可以把這些無聊的悶氣收拾得乾乾淨淨的。

已經寫到了這裏，假使我要爲滿足讀者諸位起，須得更寫下去，即使心裏已經覺得沒有什麼可寫，卻也非運用種種空想去揑造出來不可。爲要滿足理想主義的道德者，我應該想做從婆的品性上，發見了頂高的美德，我很受感動，於是我們便非常和合了。假使能彀做到，這原是很好的。我在此地順便提起我朋友程祥榮，他回鄉去過舊曆的年出來後，說已經把愛情創造成功了。他主張生活須由努力去建設的，須用精神去創造的，現在他把那雷峯塔造成了他理想的標的，這眞是很可慶賀的事情。但我想愛情終久是一件危險的靠不住的東西，而且我們並不相互要求什麼愛情，所以也不想辛辛苦苦去努力創造出來，因而在筆下說空話，更是不屑了。她的美點也許有也許很多，我卻未曾感着，所以也不能臆造，這是爲保持我眞實之故，我決不借什麼來掩藏逃避的。爲滿足歡喜看他人的悲劇的熱血狂情的青年，我應該描出一個悲慘的終局，那既可以博得針貶舊社會痛擊舊習慣的美名，又可以使這篇小說有個結束，在我還可以獲得滿天下青年男女的同情，也許會有幾個美貌姑娘來同情我，那便是我無上的幸福來了，但是我不。我原想把自己碰碎在眞實上，血肉糊糢地，但是我還覺得有

些地方太少勇氣，我還不能赤裸裸地顯出我一人的陋劣。同時顯出全人類的醜惡，這是我很抱歉的。近來很時髦的人已經反對暴露社會和人生的醜惡，但是我以爲醜同時可以就是美，而況暴露醜惡原不過揭示眞實，很應該的，但是我也反對以醜惡爲唯一的眞實的人們。因此我的小說勢不得再寫下去了，祇得就此結束。

不過以後倘使再有什麼獲得而再發表，當然不必先此在地聲明的，特地附言一下，以表明我的不負責任的態度。我對於妻怎樣，現在我自己還不明白，這總不知幾時可以解決的，請問：誰知道？

三月二十八日

夜飲

焦尾

這是窗外的落葉飄零，
這是樓前的鐵馬叮叮，
這是牆角的蟋蟀悲鳴，
這是墳上的鬼火熒熒，
但是但是朋友啊，
我們卻覺不到一點淒清，
祇爲玉液，——醞醞的芳醇，

我們，我們呀，開懷暢飲！
一杯，兩杯，三杯……
一罇，兩罇，三罇……
朋友啊，請放開胸口，
喝他個罇空酒盡，
今宵有酒今宵醉，
還管什麼離死往生，

快呀，快向那酒杯兒狂吻！
哦，風呀是這般蕭瀟，
夜雖是這樣的淒清，
朋友啊，我們卻還是溫存。
飲吧，飲吧，快快地飲，飲盡，
——澆這冷冷的酒精！

娃娃石

這是一部中國民間故事集，爲江蘇灌雲孫佳訊先生所述，共收故事二十餘篇，文字淺順，趣味豐富，爲少年兒童之良友。篇後並附有注釋及參考，更爲民俗學者所必備之研究資料。

實價大洋三角

上海

開明書店

營長太太

賀玉波

駐紮在T市城隍廟的李營長，在兩個月以前，還是一個銅山著名的匪首，現在他卻是營長了。他部下的兵士不滿兩連，大部分都是從前山林中的弟兄；全營的鎗枝還不滿一百，倘且有十多枝是銹壞不堪的。雖然他不懂得什麼軍事學，但是部下都很服從他，如果軍械和軍餉不成問題，他將來的希望是無窮的。所以他常常計劃着怎樣去發展他的勢力。

那一天，他捕來一個富家的青年，被誣作什麼黨的嫌疑犯。經過一度糊亂的審問後，他便將犯人監禁了。其實他對於任何的黨派也不明白，至於什麼黨徒就是罪犯這個問題，更無從得悉了。當犯人沒有捕來時，他早想到罰金上面去：所以他並不認真來辦理這件案子，他唯一的希望是想從那個富裕的犯人身上敲索一大筆洋錢。

薄暮的時候，他回到營部附近的公館裏——這是一所民房的一部。他的太太仍然是笑臉歡迎他，忙着給他倒茶，點香煙。照例地，他首先就擁抱着她，「乖乖」的叫着，熱烈地吻着。雖然她厭惡這種

肉的擁抱但是在名義上還是他的太太也不能拒絕他只得裝着笑容來應酬。

烈火般的情愛的動作暫時停止了，他開始告訴她日間的那件案子。他怎樣地設法捕來那個富家的青年，怎樣地審問過犯人，怎樣地想取得一筆罰金，怎樣地預算來擴充鎗枝，怎樣地慶祝日後的幸福：他將這些情形很快樂地披露在她的面前。她聽了，心裏雖覺得他是一個剝削人民的小軍閥，恨不得痛快地咒罵他一番，但是被迫於他的威力，不得不勉強裝出愉快的態度，假意地稱讚他。無論怎樣，她的佯笑裏總帶有一種不自然的憤恨的情感，這是他沒有注意到的。

片刻的勾留之後，他要出外，臨行時，囑咐她等候着，他不久就要回來的。她倚着房門，笑望着他雄糾糾地走去了。

營長太太獨自躺在籐椅上，覺得她自己忽然舒暢了許多，房間裏也清爽些了。她將營長看做一個魔王，見了他，就非常厭惡，害怕；但是反要裝出風流的樣子，忍着痛楚在他的面前獻慇懃。可是當他不在眼前時，她就要悔恨起來，咒罵着她自己的虛偽的表情：覺得她每天在兩個相反的女性的模型裏變換着：一個是很卑劣的妓女般的太太，一個是很苦惱的囚犯般的弱女。她怨恨她自己太沒有勇氣，竟甘心屈服在一個無知識的武夫之下，受盡了他的強橫的凌辱。回憶到過去的傷痕，她開始滴着亮晶晶的熱淚。

兩年前的夏天，她和她的未婚夫離別了家鄉，坐了一隻小民船，順着沅水而下。正當過那高鞏的銅山，佢們激歌着不久可以抵T市的時候，忽然聽見由山下傳來的兩次鎗聲。佢們知道遇着危險了，命船夫趕快地划過山去；可是接連地又是兩次鎗聲，岸上隱隱約約地聽見人喊着：「檢查！船靠攏來！檢查！船靠攏來！」佢們爲着免去生命的危險起見，不得已命船夫往山下的岸邊划攏去。

船抵了岸，便上來五六個穿破軍服的背着鎗的兵士。他們兇猛地爬進船艙，將乘客的身上搜洗一空；一口裝着三百多圓的皮箱和其餘的行李也被他們擡上岸去了。她嚇得躲在艙角裏哭。她的未婚夫只輕輕地說了一聲「我們是窮學生，求老總們開開恩」的話，便被一個兵士杵了一鎗桿。她見了，更其哭得悽愴了。

「喂！學生是有錢的，把他們綁起來！」兵士們商議着。

到這時候，佢們方纔斷定他們是真真的土匪，要想逃也逃不了，只得聽憑他們的處置。佢們被這夥土匪綁着，強迫地上了岸，跟隨他們茫然地走着。在路上，她的未婚夫只垂着頭，沒精打彩地前進。而她正像一個囚犯，在土匪的鎗桿之下，一步一步踏往危險莫測的密佈着陷井的道上去。她想世界上除了毒蛇猛獸之外，竟還有這樣殘酷的人；又想，瞬息間將要降臨於她的遭遇是怎樣的危險，是死，是生，是痛苦，是侮辱，都預料不到。

他們翻過一座小丘，行到一個荒草叢生的山谷裏；在一個土地祠旁的一條羊腸道上，這對被綁

者被推擁着爬上鍋山來她生平沒有走過這樣崎嶇的山路，況且又在惶恐之下，便越覺得步履艱難了。這夥凶猛的土匪不時又獰笑着，推着她往上奔跑。她便覺得四肢酸痛，汗珠和眼淚已經如暴雨般地流出了。

山腰的「嘀嗒」作響的松林裏，坐落着一所赭紅色的古廟，廟門前佔着幾個守衛的土匪。當這夥強盜簇擁着這對可憐的被綁者走進廟門時，那幾個守門的土匪還舉槍，笑着歡迎。那時候，被綁者的心，簡直震撼得要破裂了。

匪首坐在神龕前的木凳上，是一個高大的莽漢，一臉的橫肉，兩條濃黑的眉毛下，圓睜着灼灼的血眼。十多個武裝的土匪在他的兩旁排立着。她站在他們前面，兩眼不敢仰視，渾身顫抖着。她的未婚夫也驚恐異常，臉上沒有一點血色。

「什麼人？叫什麼名字？」匪首問。

「我叫凋俊立，她叫楊少貞，都是學生。」她的未婚夫答。

「你是她的什麼人？」匪首仔細看了她一眼，問他道。

「表哥哥。」

「什麼哥哥妹妹，不要騙我！你們都不是好東西！——凋俊立，你既進來了，就不想隨便出去。限你一個月，叫你家裏送兩千塊錢來取人。」

「我家裏沒有這許多錢──

「沒有錢？你會出門去讀書？──期滿了，錢不到時，就要你的狗命！」匪首說到這裏，就吩咐部下的人將他帶去監禁。

「楊少貞──，我卻不想你的錢呢！哈哈！只要你的人就夠了！」他這樣說了，又命令人將她帶到他的房間裏去。

她的手臂上捆着的麻索雖然被匪首親自解除了，可是她的心靈又被無形的鐵索緊縛着。無論是他的好意的誘惑或惡意的恐嚇，她總不理會他，只伏在桌上哭泣。她緊念着她的親愛的未婚夫，想到他的家庭實在窮困，籌不出兩千塊錢的贖金時，就爲他暗暗地着急。又顧慮到她自己目前的危難，她更覺得悲傷起來，腦筋裏沒有生的願望，只有死的決心了。

但是，在這天晚上，一個柔弱的女郎還能夠從凶猛的匪人手下保持她聖潔的身軀嗎？

雖然她忍着痛苦與憤恨，被迫地做了匪首的妻子，但尚沒有行動的自由，終日被囚在一所黑暗的房間裏。她想看看他的親愛的未婚夫，也不能如願。每當外面的土匪呼號地擁着被綁者出去，傳來那可怕的鎗聲時，她就猜疑着或者被殺的是她的未婚夫，不免要嗚咽地難過起來了。等到一月過後，她能在廟內自由行動的時候，她已經找不到她的親愛的未婚夫了。她的丈夫雖對她說她的表哥已經釋放，但是她哪裏能夠相信呢？她斷定他家裏定沒有贖金來取回他，她的丈夫也決不肯輕易地釋

放他，也許，他已經死在無情的鎗彈下了。經過多次的調查，她仍然得不到他的生死的確耗。漸漸地，這個問題也只得在茫然中冷淡下去了。

兩年後的春季，匪首便被省軍第二師招撫了，將全部的弟兄編成一營，受第八團的節制。這個新任的李營長與盛團長同駐紮在T市。

於是，她由匪首的妻子變爲營長的太太了。這在別人看來，或覺得是很光榮的，而在她的眼中，卻認爲是更難堪的羞辱。每當獨自寂寞的辰光，她總要回憶到過去的創傷；她那遠隔數百里的父母，那生死不明的未婚夫，那被摧殘的燦爛的青春，都能使她悲慟，落着辛酸的眼淚。

· · ·

這時候，營長太太重復歸恨到她自己了。她想她並不是先前社會上的新女子，卻是苟安於壓迫下的弱者；也不是先前的父母的嬌女，卻是悲號於苦痛中的受難者；也不是先前的表哥的意中人，卻是獻身於仇敵的投降者。逝去的年華，她再不能追得。金色的好夢，她從此不再妄想。她只有哀憐，哀憐着她自己的被蹂躪的殘軀，忍受那惡劣的命運的賜予。雖然她安心地忍耐着，但是仇敵的侮蔑和罪惡仍然接連地深印在她的記憶裏，仍然充滿在她的眼前，仍然刺激她的破碎的心底。

想到她的丈夫先前是一個殘暴的匪首，現在又是一個萬惡的小軍閥時，她痛悔當初不該免強做他的妻子，倒不如暗暗地自殺了，免得後來嘗試這種卑賤的囹牢的生活，她不但沒有報復她的未

婚夫被慘殺的仇反而做了仇人的妻子，竟有兩年之久。這樣，她怎麼對得住她的死去的親愛的未婚夫呢？營長並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仇人，這在她的心裏是早已蘊蓄着的。但是她爲什麼這樣的懦弱？她應該要鼓起勇氣來除掉她的仇人啲！

在她的腦海裏深印着的她的未婚夫是多麼地俊俏可愛呀！他的爽直的說話，誠懇的態度，熱烈的情感，是多麼地値得她囘憶啊！唉！誰知道那一次歡樂的旅行，竟成了他和她最後的聚會；那峨嵋的銅山竟做了他慘死的場所！兩年前悲痛的事跡，於今想來，正像發生在昨日呢……

她又顧慮到那個被營長捕來的青年。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監禁着的他是多麼地痛苦而可憐啊！他恰似她從前的未婚夫一樣，受着強橫的壓迫，說不定，生命也很危險的。唉！這一對不幸的弱者呀！

她含着悲傷的同情的眼淚，囘憶着片片過去的斷腸的痕跡，憤慨着現在的妓女般的生活，預測着將來的危險的、遭際，竟嚎啕地大哭了。

後來，她覺悟到老是這樣懦弱地，像一隻小羔羊地過去是不行的；再不能作仇人的妻子了；再不能將她那殘留下的靑春讓人蹂躪了。她要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爲着她自己，那個被監禁的靑年和社會的幸福，她一定要除掉這個可惡的營長。最後，她忍着酸痛，緊迴地思索着除掉他的方法。

她決然地吩咐馬弁到菜館裏去叫幾盤營長愛喫的菜，她自己又備置了兩瓶頂上的汾酒。她想等她的丈夫囘來了，要和他痛飲一次凱旋之酒。她又寫好了一封祕密的信，藏在她貼身的衣袋裏，預

備送給團部，以免因她的計劃而釀成軍隊的騷亂。她對着鏡子整理那蓬亂的頭髮臉上又撲了一層薄薄的香粉，身上又換了一件新嗶嘰的夾旗袍。她看見她自己的新裝，簡直驚異起來，心裏想着她還保存很強的魔力，可以迷住她的丈夫，於是獨自地笑了。她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候她的丈夫的到臨。

不久，營長回到房間裏來了。她比平時還要熱烈地歡迎他。瞧見蓋着白毯子的桌面上擺着兩瓶酒，兩份杯筷，他不覺驚訝地問着她：

「有客麽？」

「沒有。」她含笑地回答。

「那末，請誰喫酒呢？」

「你猜猜看。」

「啊……」他更其疑惑不解了。

「營長！請你這位貴客呢！」她跑攏來，握着他的手，說道：「是這樣的意思，我們是患難中的夫妻，從前在山上的時候，經過了多少的艱難辛苦。現在你轉了運，做了官，是應該慶祝的。前一晌只因我身體不舒服，所以遲到今天晚上，纔辦了桌酒，特別地來恭賀你呢。」

「我的太太！你太好了！」他很快活地稱讚，隨即抱住她親密地吻着。

他瞧見宴席雖然不怎樣地豐盛，卻有他最愛喫的麻辣子雞和鱖魚片。並且桌面上還添了一瓶

臺開的月季花，身旁又有他心愛的太太親自替他斟酒，他高興極了，放開胸懷喝着那猛烈的汾酒。當他轉勸她喝一杯的時候，她便將酒含在口裏，隨即暗暗地吐在手帕上了。而他自己卻老老實實地將一大杯一大杯的酒送往口裏去。

當案上的時鐘指示着午夜的時候，營長已經喝得酩酊大醉了。她扶他在牀上躺着，又假在他的身旁，輕輕地撫摩着他，一直送他到渾渾噩噩的睡鄉裏。

她悄悄地踱出房來，探視後面東家的房間裏，已經沒有燈光，只聽到一陣陣的鼾聲。她便摸索到後院，將後門的柵開了，仍然把門好好地掩着。她又潛行到前院的門房旁，聽見裏面的衛兵和馬弁正在賭錢。她並不驚動他們，只暗暗地退到客廳裏來。

「黃得勝！」她忽然喚着馬弁的名字。

「黃得勝！營長叫你！」她又叫了一聲。

馬弁即刻由門房裏跑了出來，站在她面前問道：

「什麼事，太太？」

「營長叫你將那個日裏捕來的青年趕快提來。」

馬弁應了一聲，就飛奔着出門去了。

她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裏，聽見她的丈夫如死一般地睡着，鼻孔裏發出「吼吼」的鼾聲。這時候，

她覺得心裏跳躍得厲害，臉上燒熱起來了。雖然她竭力地來鎮靜她自己，但是全身還有點戰慄。她很驚奇她自己，爲什麼竟做出這樣膽大的事來。她想如果他突然醒轉時，她就難於應付了，說不定她自己的性命也會送掉。她好像立在戰場上，腦筋裏只有「殺出一條血路」的願望。

「太太，犯人提來了。」馬弁在房門外稟道。

「叫他進來！」她低聲地命令着。

靑年的犯人站在桌旁，眼瞧着桌上的狼藉的杯盤，不發一言；他的兩手仍然反捆着，愁苦的臉色裏似乎含着幾分驚異。

「黃得勝，把這封信趕快送到團部裏去！——營長今夜要審問重大的案子，叫衛兵不要進來，要在門外好好地看守。」她站在房門的中央，輕輕地吩咐那個馬弁。

馬弁隨即受命走出了。

她悄悄地對那犯人的耳邊說道：「我教你出去，不要聲張！」那個犯人只點點頭，並沒有什麼回答。

這時候，她覺得血液震動得非常地激烈，神經稍稍昏亂，兩手尤其顫抖得厲害。她拿起案上的一把手鎗，很快地塞進一粒子彈，正想舉鎗要擊她的丈夫，但忽然顧慮到將發的「轟轟」的鎗聲，便將手鎗丟在桌上了。她一時慌張得沒有辦法，惟恐她丈夫醒來，傷害她的性命。忽然瞥見壁上的一把白

亮亮的馬刀她卽刻拿在手裏，走近牀邊，對準她丈夫的頸項，咬着牙關，拚命地連砍幾下。於是，這個酒醉的營長便一聲不響地長臥在鮮血浸染的被褥裏了。

隨後，她將犯人手臂上的麻繩用馬刀割斷，要他一同逃走。可是他已經驚駭得和石頭一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兩眼死釘着她。

「趕快逃！」她叫了一聲，便拉着他的手，同他跑往後院來。佢們從後門逃出，在寂靜的街道上奔馳着。這時候，街道上沒有行人，也沒有燈光。只有蔚藍的天空裏高懸着一鉤新月；只有一陣陣遠處傳來的雞鳴聲。

「往哪兒去？」到了十字路口，她問着那個歡欣的靑年。

「且往東方去吧！」他說道：「啊，忘記問你了！你貴姓？」

一九二九，三，六，作於上海。

小說月報 第二十卷第五號 目錄

二馬……老舍
婚前……塞先艾
老虎婆婆（讀書雜記）……西諦
社會的定貨問題……蒙生
五代文學……鄭振鐸

隨筆
大眼貓……豐子愷
身邊雜事……章克標
沒落之前……俞平伯

蘇俄十年間的文學論研究……
日本岡澤秀虎著……陳雪帆
可敬的克萊登……英國巴雷著……熊適逸
沙寧……俄國阿志巴綏夫著……西諦
現代文壇雜話……趙景深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女青年月刊目錄

勞工號要目

勞動運動的真意義……陳其田
上海的女工問題……鄭炳元
無錫的婦女勞動界……張佩珍
關於婦女勞動問題的管見……單倫理
黃昏的路……賀川豐彥著 偉法譯

鄉村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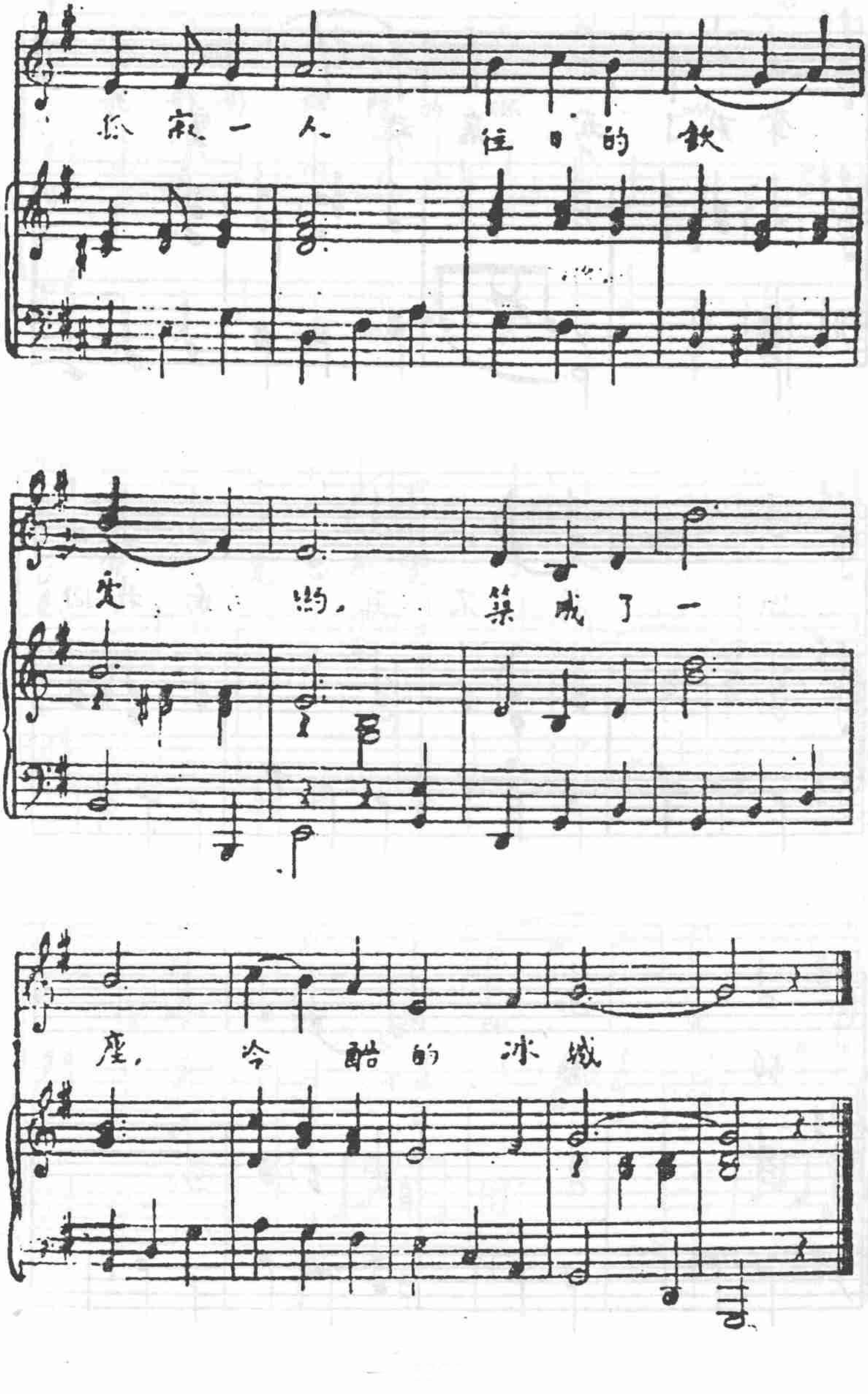
我們怎樣幫鄉人的忙……傅葆琛
農村服務的半年經驗……鄭維
興辦模範村的幾種管見……傅清淮
消費合作與女子……王世穎
一年工作的回顧……何耀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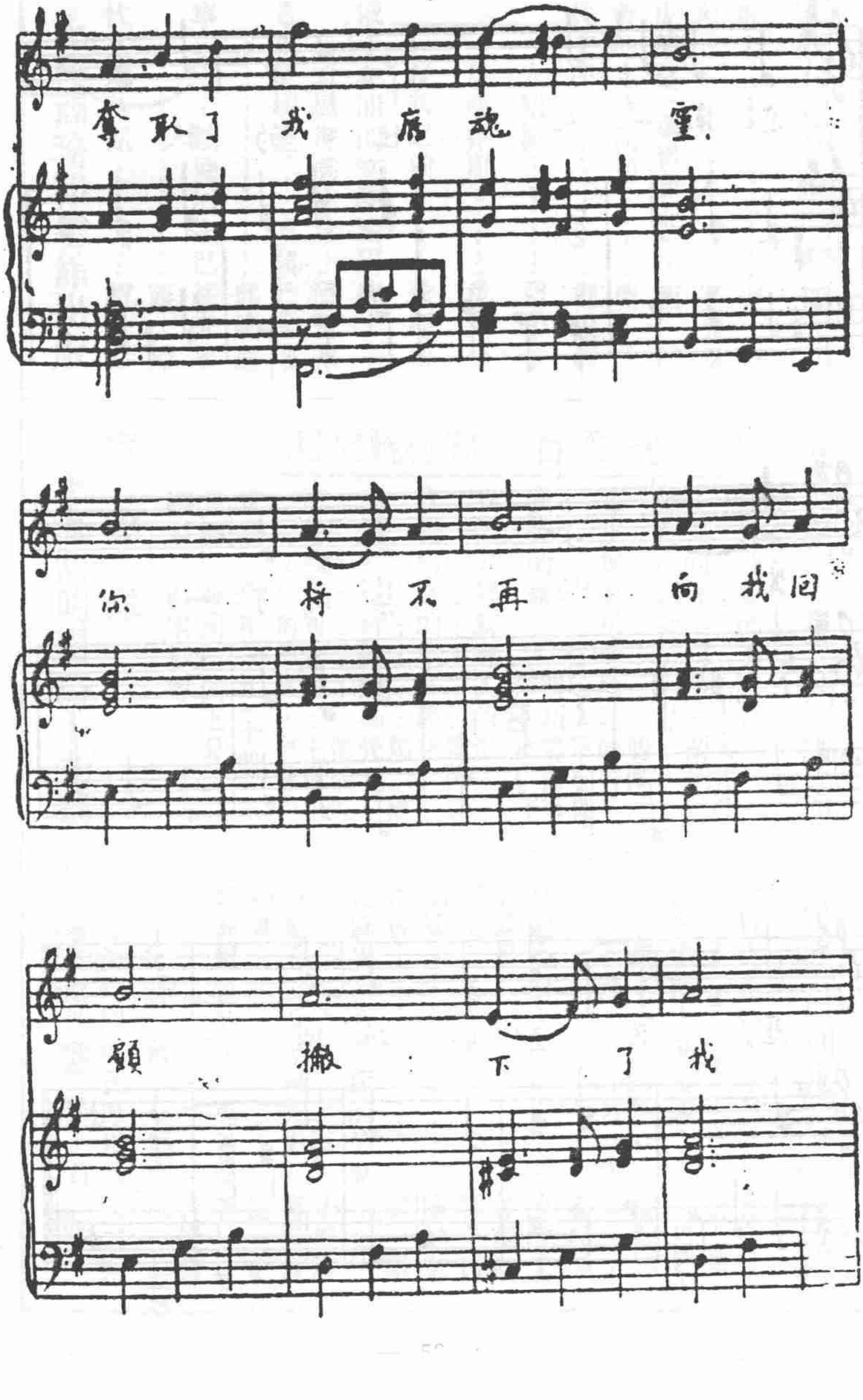
定報處
定價 全年一元（十冊）
另售 每冊一角五分
樣本 函索即寄
上海圓明園路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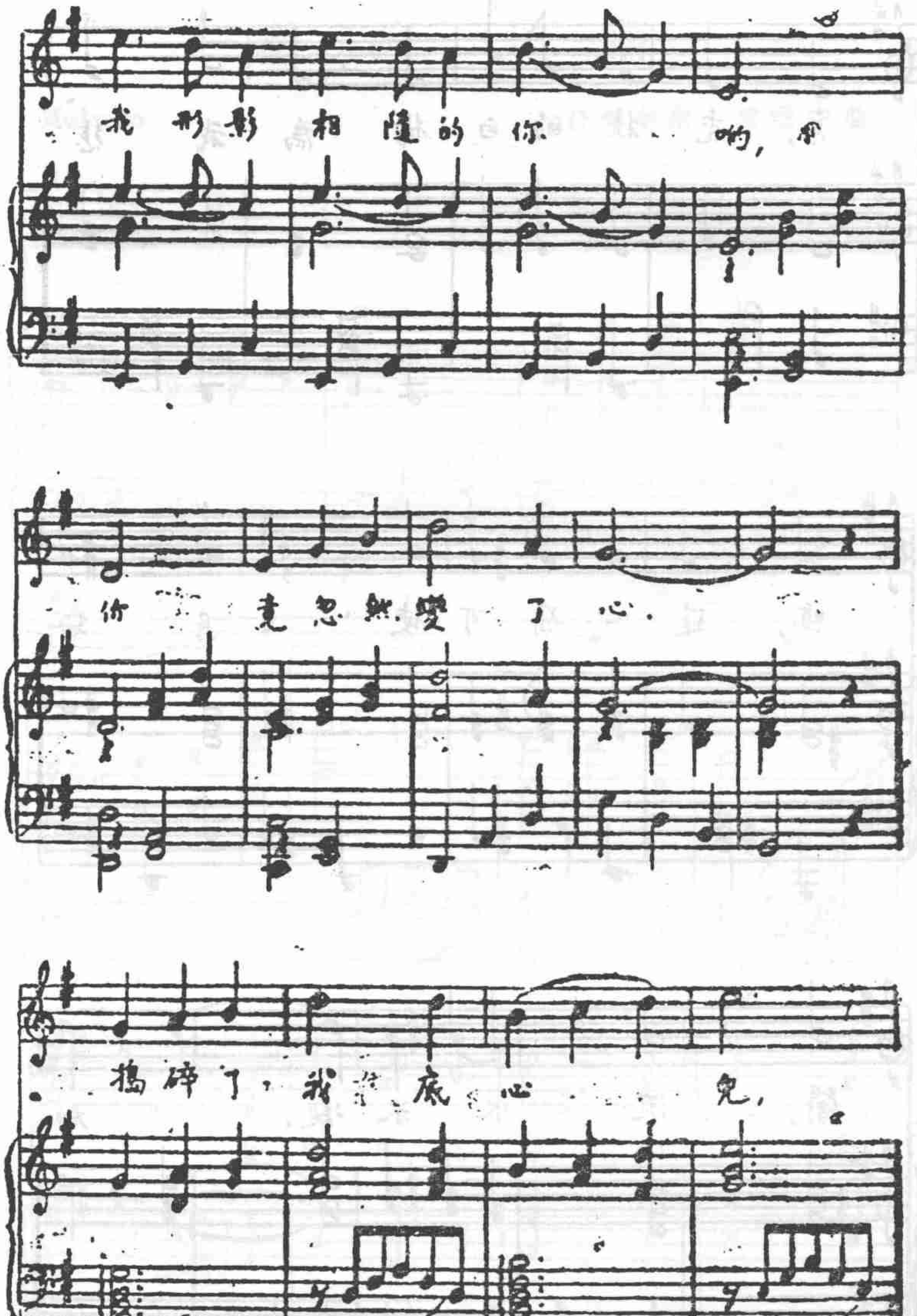
貢獻月刊 第五卷第二期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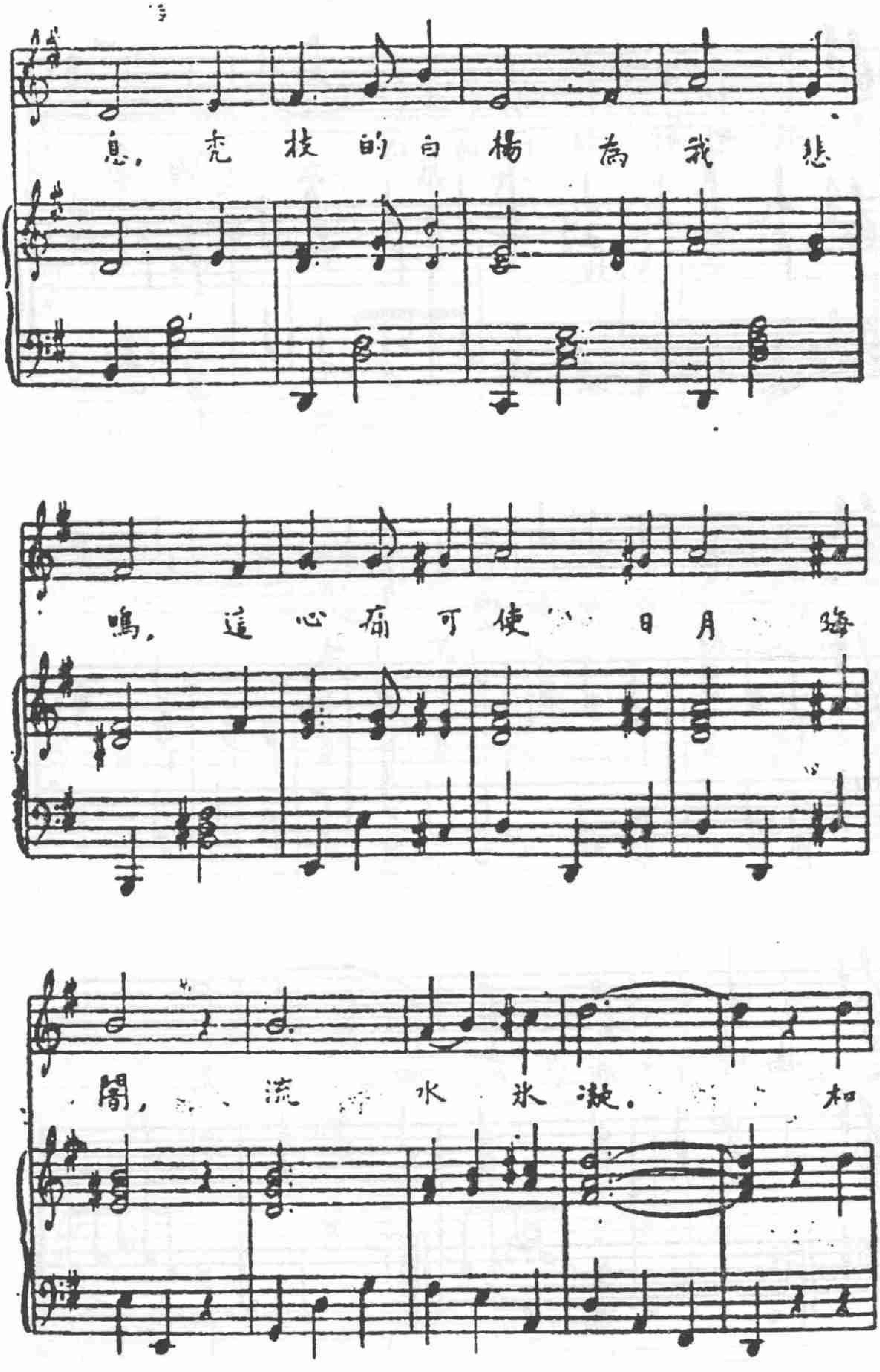
今日之頭腦……Sir Herbert Samuel著……秋士譯
阿斯德洛夫斯基論……P. Kropotkin著……麗尼譯
莎士比亞……小泉八雲著……宋石譯
京遊心影……陳醉雲
去國恨……孫福熙
歸魂……謝廷
鷓鴣……陳醉雲
雪夜……鳳歌
呂修與其木乃伊的對話
G. Leopardi著……子愷譯
小鏡子……西雪柯夫著……適夷譯
姊姊……霞史
姓荷爾拉的……莫泊桑著……青崖譯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號
嚶嚶書屋出版


孤寂一人　往日的歡
愛的，築成了一
座，冷酷的冰城


奪取了我底魂靈
你將不再向我回
顧撇下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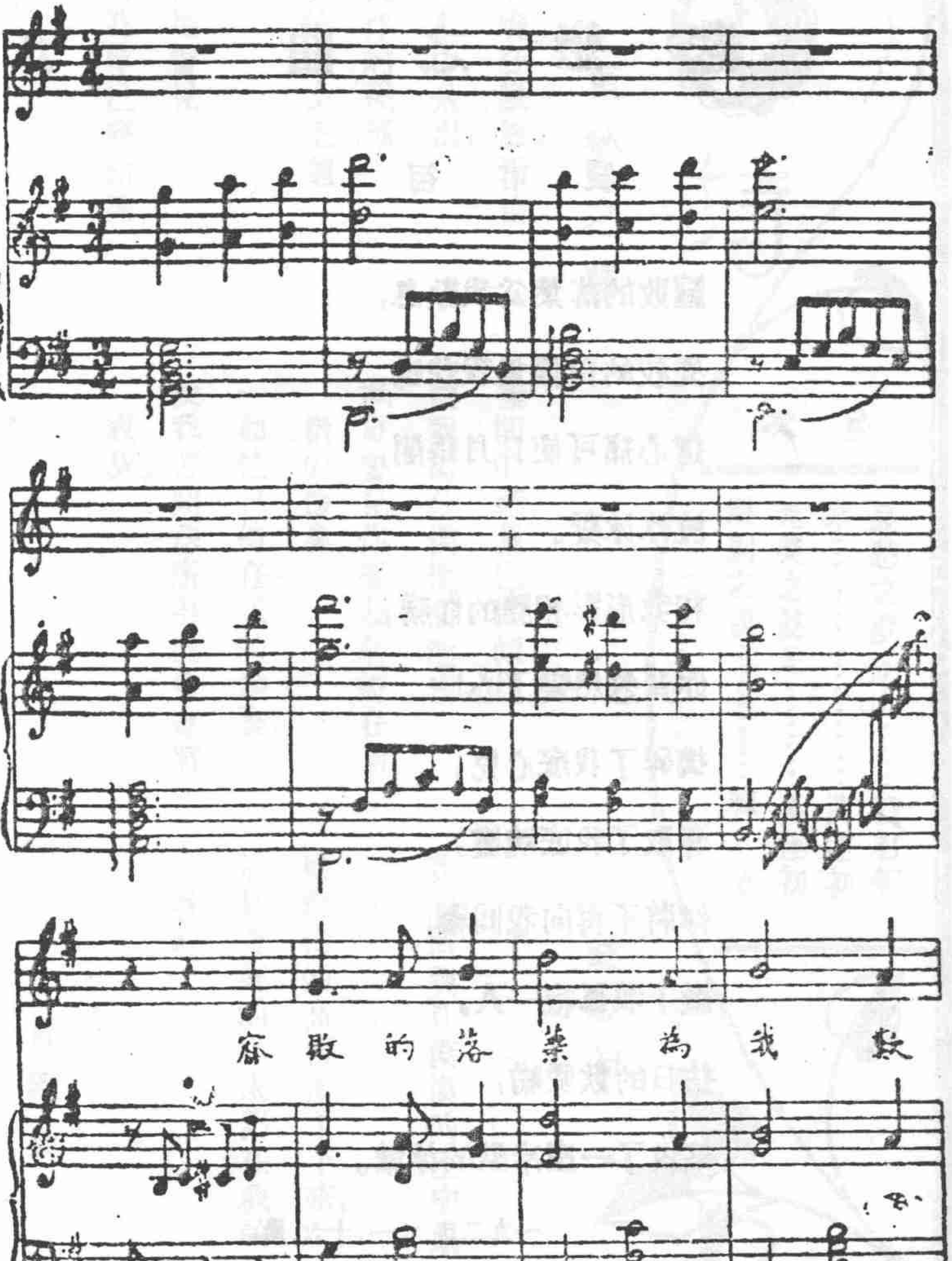

我形影相隨的你 喲，你
你 竟忽然變了心．
搗碎了我底心 兒，


息，禿枝的白楊為我悲
鳴，這心痛可使日月晦
闇，流水冰凝。和

悲 戀 之 曲

Moderato

於青甸歌 陳嘯空曲



悲戀之曲

錢　君　匋

腐敗的落葉爲我歎息，

禿枝的白楊爲我悲鳴，

這心痛可使日月晦闇，

流水冰凝。

和我形影相隨的你喲，

你竟忽然變了心！

搗碎了我底心兒，

奪取了我底魂靈；

你將不再向我回顧，

撇下我孤寂一人，

往日的歡愛喲，

築成了一座冷酷的冰城。

一九二八，十一，十六，[illegible]。

詩

目次

哀愁之夢……錢君匋
歌……黃運初
光榮之雙足……黃運初
離別之夜……嘯公

哀愁之夢

錢君匋

我的孤魂在風風雨雨
寂寞的舟中飛出，
彷彿失伴的殘雁，
在荒漠的江上低迴；
我迷糊地會見
故園的花草已經枯謝，

樑間的燕巢已經傾圮，
使我萬分惆悵而沈哀。
我更會見你盛妝著倚在新
　歡的懷裏，
一如往日倚在我的懷裏；
使我苦悶悲痛得骸骨也將
　成灰。

我的孤魂在黃漠的空中亂
　衝，
給野樹的高柯攔了下來，
於是美好的你依舊在我的
　枕畔。

歌

黃運初

呀，我無人理的骸骨已裸露
　在此荒寂之路旁，
祇落葉繽紛似憐此無依靈
　魂，將我深深埋葬！

·

我既未留贈半絲不滅之痕
　迹，點綴此燦然秀色之山
　河，
又何怨古昔有多少墓墳，到
　今日盡被人踐踏遺忘？

·

忘卻了從前與無數食客在
　筵席間互相虛意之握手，
看，我無人理的骸骨已裸露
　在此荒寂之路頭！
一滴的醇醪，如今業已不能
　沾染了我腐爛之唇嘴，
我誓不再受人欺騙，說我是
　英雄鐵血，書生風流！

·

我仗了一口明晃的寶劍，十
　年來馳騁南北，血戰人間：
馬頭雖曾有無數男女羅拜，
　但從未邀我低視斜眄。
今日我無人理的骸骨已裸
　露在此荒寂之路途，
你曾見古往今來的偉蹟，何
　處不是落葉與衰草枯寒？

·

少女的香顋宛如朝露中一
　朵易凋的玫瑰，幽香長長，
當我以熱情的唇嘴吻著，驟
　忘了沙場裏我將有慘怛
　之死亡。
但，
　但如今有誰摸撫我僵透
　的屍體痛哭，重提往日的
　綿舊事？
看，我無人理的骸骨已裸露
　在此荒寂之路旁！

·

我的生命毀滅了，——他恍
　如陰風中的淒薄之孤燈
　一盞，
呀，我無人理的骸骨今日已
　裸露在此荒寂之路邊！
此後呀，雖祇有夜鴞與蝙蝠

徘徊在我久年荒廢之塞
壘；
但誰知盤據此地的主人，是
逗在人世苟活抑已瞑目
長眠？

．

我曾不轉眼的割下敵人的
首級，手擎一杯腥臭之血
酒，
不變的面色狂笑，狂笑我一
生最痛快淋漓之復仇；
但，但我無人理的骸骨今日
已裸露在此荒寂之路上，
在此人世將無人見我可堪
懷念或可堪詛呪的纍纍
之墓頭！

．

在深山大澤裏黃土處掩著
我的戰馬白骨，默對腥風，
迷離的，他魂靈留了寒露曆
月在衰草梢頭恍惚飄動；
但，但我再無力勒馬揚鞭，踏
上敵人的白骨傲然奔波
馳騁，
因我無人理的骸骨今日已
裸露在此荒寂之路中！

．

不，我不會在誰何的手下，被
剖開了鮮血淋漓之胸膛，
一戰再戰，戰敗時呀，我有我
自己的沈重而明晃的金
槍！
如今我無人理的骸骨已裸
露在此荒寂之路途，
萬千年後，在我的絕路其誰
能見閃著不朽之光芒？

．

往日呀，在這綠樹蔭下，我會
手扶著玉人的倩影同在
月下流連；
但，我無人理的骸骨今日已
裸露在此荒寂之路邊，
我狂笑，笑我已碎的故情，散
如寒風中片片飛舞之白
雪，

呀，你見在古昔英豪的墳
墓裏，有美女之嗟息，哀怨
連年？

。

呀，我無人理的骸骨已裸露
在此荒寂之路旁，
祇落葉紛紛似憐此無依靈
魂，將我深深埋葬！
我既未留贈半絲不滅之痕
跡，點綴此燦然秀色之山
河，
又何怨古昔有多少墳塚，到
今日盡被人踐踏，遺忘？

一九二七，六，十日於越南。

光榮之雙足

黃運初

呀，天香，莫怪我無故
將雙葉與桄榔散擲滿地，
且將你火紅之「閣衣」撕碎，
把「舊帽」轉贈無憂之女郎。
請離此輝煌之綵籃而遠去，
同到我深山裏荒僻之寨堡；
至於今夜晚杯酒合歡，
已非我們泥醉之時了。

。

呀，天香，請聽我詢問：
這粉飾玉雕之軀殼是從何
處來？

。

你知否有你雙親之墓墳，
在荒草裏掩沒無蹤？
他們都已受傷而死了；
而你則一向在慢舞絃歌，
且對你敵人低首含笑。
呀，從無一滴酸楚之淚珠，
偶然落到你之顋邊來！
你以生在殺戮父母的仇人
之脚下為光榮，
天香，那你真錯了！

。

呀，今夜晚之杯酒合歡，

已非我們泥醉之時了！
你弟兄俱皆淪落流離，
他們痛負斷臂之慘傷，
在抱頭哀弔你們往昔被人
　毀破之家國；
而你則在濃妝弄影，
據此探聽以竊受衆口之慶
　賀。
此時在你之芳心底裏，
已無不滅之哀悼，如火之憤
　怒，
呀，天香，你太懦弱了！
你能披甲揮槍，
在戰地裏馳騁衡橫麼？
來，且到我深山裏荒僻之寨
　堡；
至於在此結髮之燭光底下，
你靈魂祇有下降而無上升
　之希冀。
打碎了我們今夜合歡之酒
　杯，
不必為春宵溫馨而留戀！
你如能口飲仇人的鮮血，
那是最好的；
因古來已有無數巾幗英雄，
她們會在光榮之雲上，
將金冠套著你柔美之金髮。
我非為不想以嘴唇吻著你
　之嫩手，
（天香，我眞禁不得心兒沈
　醉！）
但我要向你深深立誓：
不願一個家國被人踐踏的
　少女之玉手；
祇做了儇薄少年之唇上的
　一朵香花，
是以我應自緊閉了顫動的
　心扉，
不敢對你如花之容貌稍萌
　他念。
我將隨身一口寶劍奉送給
　你，
上路，不要再遲疑了！

須知道劍鋒的光芒閃處
將有無數的敵人在其下流
　着腥血。

並且，我也不敢安然臥在羅
　帳子中，
擁抱無國之妻子而酣睡，作
　夢。
祇願以此身作一座木橋，
俾流浪的豪傑渡回其往日
　黃金之家國。
(天香，這都爲愛你的緣故。)
現在你骨肉之中已沒有人
　了，
你當奮勇向前揮劍；
我願以全身代受四方敵人
　的箭鏃。
你須放膽去血戰阿，天香，
因如今已無歡笑或悲哭存
　在你我之唇間；
你爲往日之尊榮而戰死，
我也並不惜在愛情上拋擲
　我之頭顱。

天香，假如他年你能以仇人
　之首級，
祭奠你已死的雙親之幽靈，
四邊將有震動宇宙之金鼓
　爲你慶賀；
你歸來的弟兄，也會負傷歡
　笑與歌舞。
在你雙親之墓前，香烟透入
　雲際，
而你則傲然按劍站着。
到那時節阿，天香，
你再將這如玉之嫩手，
在仇人的腦蓋裏斟上血酒
　一杯：
那是我們泥醉的時候了！
天香，我將願屈膝跪在地塵
　之上，
深吻你光榮之雙足！

一九二七，六，二六於[illegible]南。

離別之夜

殭空

寂寞緊緊地包圍了我倆，
心海洶湧著哀愁的波浪。
四圍的空氣冷靜得如死，
今夜的月色也份外淒涼！

啊！這樣默默地不發一言，
祇是彎著臂兒緊緊倚傍。
你好似懷著無限的悲傷，
淚汪汪地向我凝凝癡望，
我找不出話來可以慰你，
這光景眞是何等的悽愴！

一回兒想到眼前的離別，
一回兒想到別後的渺茫，
眞箇是「離愁萬斛，」
「哀怨滿腔！」

今夜的明月是照著我倆，
明朝又不知飄流到何方！
恨祇恨思想在時代之前，
行爲卻逃不出禮教之網！

但我要鼓著十分的勇氣，
把禮教的招牌打個粉碎！
痛痛快快地去做一個人，
再也不流半點兒傷心淚！
且看再有那一個的權威，
可以把我倆的行動支配！
啊！我愛，正不必悲傷，
正不必悲傷！

一九二八，五，八，夜中，於瀏陽。

摩登月刊 第一期 目錄

卷頭語
生之意志(獨幕劇)……田漢
他們組(戀歌)……陳凝秋
雅蜜娜(小說)……矛林譯
詩四首……千萬等
姑姑的愛人……鄭重
藝術的桂冠……許德佑
父親的遺產……陳萬里
深夜……斐雅女士
海上通信……圖析諾
文藝消息及其他……塵章等
南國社話劇股第二次公演劇本介紹……田漢
餘話……明中

本埠望平街新月書店代定
全年壹元五角本期特大號
特價二角
上海法界西愛咸斯路B三七二
摩登社出版

文學週報 蘇俄小說專號 目錄

新俄文壇最近的趨勢……劉穆
信(Babel)……徐調孚
馬利亞(Neverov)……葉紹鈞
大家庭(Romanov)……映波
老太婆(Seifullina)……鄭振鐸
三架織布機(Shaginian)……趙景深
莉(Shishkov)……劉穆
奇蹟(Volkov)……樊仲雲
愛情(Zoshchenko)……[illegible]之
不過一首兒小事(Zuzulya)……傅東華
督納與耐斯基……六逸
本號蘇俄小說作者傳略……編者甲
中譯蘇俄小說綜目……編者乙
編校後記……編者丙

本期零售大洋二角
上海北四川路
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新月月刊 第二卷第三號 目錄

論思想統一……梁實秋
俞譯俄國小說……畢樹棠
送車(小說)……凌叔華
說旅行……李劼譯
詩
生活……志摩
杜鵑……志摩
愛國尚武的詩人陸放翁……雪林女士
一百二十五兩銀子的面孔(獨幕劇)……顧仲彝
落伍……沈從文
小言語……葉公超
書報春秋
[illegible]……[illegible]
歷史學與社會科學……[illegible]
海外出版界……張東蓀
新傳記文學
科學與人生觀
新發明的拿破崙小說
編輯後言

上海望平街四馬路新月書店出版

昨夜

符竹英

「不要臉的怪貨！」一個四十來歲的尖臉女人用了冷冰冰地恨恨的聲音，罵她的寡媳婦銀薇：「哭哭啼啼是不是要叫大家知道？自己是好人，怕誰敢來碰你！」——

銀薇今天把自己關在房中，哭一陣，怨一陣。忽聽婆婆如此數罵，像錐一樣刺痛了她的心。她又苦惱又寃屈，恨不得鑽到地底裏去，又恨不得跳出這家屋子。萬種寃痛，千般怨恨，一齊湧上心頭，把身體都要炸破了。

昨夜惡夢一般的怪劇，又重現到目前來了。

丈夫纔死了半月的她，不到深更半夜總懶於上牀去睡。昨夜她做著一雙鞋底，有意很仔細很慢地做著，好讓無限的寂寞隨針線埋滅在鞋底上，來驅過這難挨的黃昏。

這時房門忽然幽幽地推了開來，她嚇了一跳，懍懍然錯覺著是她丈夫的鬼魂的時候，門縫裏伸進一顆頭來，方方的死板板的臉盤，嘴上垂著稀稀的寸來長的鬍鬚；接著胖胖的身體也擠了進來，隨手把門掩上了。

這是她丈夫的父親，她的公公。露著一臉的邪氣，陰險的微笑，裝着慈愛慰撫的樣子，親暱體貼的口吻：

「還不睡嗎？你實在太冷靜了！」

銀薇預感著他的不懷好意的來意，急急地立起來提防著，身體不禁戰慄起來，格格地：

「要睡了，爹爹有事明天說吧。」她想攆他出去。

「銀薇」那矮胖鬼涎著臉說：「我來陪你……你已懂了，聰明的，不要拒絕我……我費了許多心，難得今天……」他雙眼冒著肉慾的燄燄，像瘋狗一般地撲到銀薇身上去。他的鼻子放在她怒極恐怖的臉上亂嗅，更增加了他的獸性，野蠻地扯她的衣服。

突然而來的風暴，銀薇嚇得昏了，一手推住他的下巴，一手握住他在亂動的手，拼命掙扎。

「這是無論如何不行的，我求你，饒了我這條苦命！」她哭聲說着。

「你依了我，一定有好處，你把深明忘了，和我快快活活過日子。依了，還是你好。」他說著，一邊很迅速地把手伸進她的衣服，撫摩著她柔膩的兩乳。他更不可耐的瘋狂了，抱她到牀上去。

她聽到這野獸的父親還提到死了的兒子，一陣痛苦的淚迸了出來。

「你再不放，我要喊了，你們是體面的人家呀！」

「不要喊，不要喊！」他帶著一點不耐煩的聲調了。「小孩子不要不懂事了，總之，順順貼貼的好！」

他們掙掙扎扎到了牀邊，連她的褲帶也弄斷了，他一點也沒有退讓之意，更凶猛更有力地在安排他預先計劃好的滿足。

她到此時不得巳地，無助地，悽涼地喊了出來：

「救救啊！救救啊！救……救啊！」

他趕緊握住了她的嘴，靜聽著外面的動靜。

那「救救啊」的聲音，立刻在這間睡死了的屋子裏振盪起來，反響起來了。

「做什麽怪聲怪氣地！」是銀薇的婆婆的聲音。接著有開房門的聲音了。

他睜大了眼睛看著銀薇，惡狠狠地又貪又恨，恨不得一口嚥了她。在她的臉上擰了一把：

「小娼婦，裝什麽正經！今天便饒了你，你想逃得過？看我擺佈你！」說著一溜煙走了。

一忽兒她婆婆來了，看見媳婦倒在牀上哭，來時且見房門邊黑影一個，明明是自己的丈夫。「做得好事！」冷笑了一聲，也不理睬銀薇，回身去了。

銀薇哭了一夜，不知怎樣纔好。想想單身住在此地，像在虎口一樣。若是回娘家去，雖說是孤苦伶仃，易動人憐，但死了丈夫的苦命晦氣鬼，能討誰的歡喜？而且用什麽名義去住到老死！

想是死了吧，雖然丈夫巳死，丈夫把她的靈魂，她的一生帶進墳墓裏去了，寡婦的悲哀的厚幕巳緊緊地包住她的全身，再不能窺見快樂的影子，再沒有幸福的小手指來觸她一下了；但是連要這麽

孤孤苦苦寂寂寞寞地活下去的權利都沒有，是怎樣一個凶殘的命運呀！她萬分地傷感起來。

她的臉上，手上，胸前被她公公所接觸過的地方，都燃燒著一種黏附著的拂不掉的齷齪，她厭惡得恨不得抓碎那幾處皮肉。

她恨死了那老鬼，想毒死了他來出一口氣，但是這於自己的命運有什麼用呢？能夠切斷這地獄一般的苦痛嗎？能夠復活往日的死了的歡樂嗎？

她一看四周，灰色的空氣沉重地壓著，壓得人連呼吸都非常困難。桌椅和各種用具，都露著一種死的氣色。使她感覺得沉寂，陰森，厭倦，無力再去動用牠們。

她假使有一個小孩，倒也罷了，偏偏連這也沒有！她沒有慰安，沒有希望，沒有目的，世界除出給她痛苦以外，已和她毫無關係了。

死在包圍著她，壓迫著她了。

「要是潔明還在呀！」她想著，潔明的美麗的幻影在她面前晃了，過去的快樂燦爛地陳列在眼前了。「怎會苦到這步田地！你是一根頭髮也比我的全生命還寶貴，你也死了，我還活著做甚！」

她臉上露出絕望的悲哀，又像得了慰安似地。莊嚴地堅決地站了起來，在箱裏東翻西找地揀出一匹狹長的白布，很困難地掛在房中央的橫木上面，挽了一個結，慢慢地把裝滿了痛苦怨恨的腦袋伸進去。

家庭

保加利亞·鮑萊諾夫著
鞠　馨　女　士　轉　譯

妻子動也不動一動地坐在長形的適意的靠椅上。她把頭倚著綢枕，呆呆地注視著天花板上的飾叢。她的脚擱在一把小小的椅子上。她幾乎是躺在那軟軟的舊靠椅上了。

外邊是一個溫暖的仲春的天氣。花園裏閃耀著陽光。那裏櫻桃樹和梅樹們開放著白色的花，好像少女們穿了嫁衣，默默地坐著，微笑著。明媚的陽光從開著的窗門的縫隙間透射進來。屋子裏像是灑上了金沙一樣。燕子們飛過窗前。從什麼地方送來了鳥雀們的歡樂的歌聲。

妻子肌膚蒼白。她的溫柔的面貌因了失望與苦惱而變成冰冷。她的臉頰有些凹陷，額上現著些白色的斑點。那些斑點像是膠著在她的潔白的額皮上。她躺著，手臂交叉地放在胸上。她的像是白骨彫成的秀麗的手指，因衰弱無力之故而重重地垂下來。在臂上，現著青色的脈絡。在臂下，便是凸著的肚腹。在軟軟的被下，這肚腹看起來是大得駭人，而且重壓著那個睡美人。

妻子用了那雙呆呆的眼睛動也不動一動地注視著天花板上的飾叢。她的嘴唇半歪著，但因頭短時間的痙攣而抖了起來，過後又因失望與苦惱而依然半歪著。許久許久，他僅僅兩次舉起她的了，

用著迷糊的視線環顧屋子一遍，而定睛在她的大肚上。她的雙眼更睜得大了，牠好像是瘋狂似的。

遠遠地，從庭院裏送來了歡笑的聲音。樹枝微微地動著，一個足球從樹間跳下來，落在地上。又起來了不大尖銳的擊撞聲。

門開了。丈夫的頭探進了屋子，看見了他的妻子。

「你在這里嗎？」他走進來問。

她擡起她的頭。

「你終於來了？」

丈夫握了她的手，剛要吻他。

「什麽？」他問。

他走到窗前，向窗外看了一看，轉身回來，背著他的妻子坐著。她用她愁苦的眼睛望著他。

「爲什麽你不坐近我？」

丈夫略略驚動了一下。

「什麽？」

「爲什麽你不坐近我？」

「我有事。」

他掉過頭來加了一句：

「請原恕我些罷，」

妻子倚她的頭在網枕上。她坐著，緊閉著她的眼睛，咬著嘴唇。天花板上浮彫著許多藍色的天鵝。牠們一個接連一個地被鑄在那里，牠們的頸項是伸長著，牠們的頭是迴轉著，圍繞著一隻華麗的燈鈎。

妻子突然地睜開了眼睛，擡起了頭，叫出聲來：

「我不能夠。我再不能夠了。」

丈夫跳了起來。驚奇地望著。

「什麽？什麽你遇到什麽了？」

他的眼睛盯在他的妻子的大肚上。她戰抖著，握著他的手，抓他。

「你不聽見嗎？我再不能夠了。我再不能夠了。牠悶死我了，牠壓壞我了。」

丈夫因苦痛而悲嘆著，他看見他的流著血的手。他現著驚惶的面龐掙扎開了。

「你不知道你是在做什麽。」

妻子的臉皺了起來，戰抖著，厲害地哭泣起來。丈夫默然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他不高興而且發怒。他坐下來，扭著他自己的手，一面望著他的妻子。

她是快要分娩了。那種將要到來的痛苦的恐懼，彷彿神秘似地每天在宰割著她的肚腹，摧殘著她的身體。他們是每天等待著小孩子到來。丈夫是甚至一刻也不能為了這個將來會稱他為父親的小生物的快樂而慰藉自己。這東西是如此地可怕，神秘的傷痕，牠的產生是伴著不能避免的全般的惡同來的。丈夫甜蜜地回憶著過去的結了婚後的夜晚，但是他不能夠明白，為什麼他應當為牠們付這樣的代價。在他的妻子的變醜了的身體裏，在那婚後的生活裏，他看見了可怕的時間的鬼臉。他愛他的妻子；但是在這幾月來卻祇有責任與習慣把他繫在他的妻子的身邊。在她，在自己，他再看不見一點人性了——他們倆祇是一種惡魔的陷阱的盲目工具，祇是那一個在他們之外孤高地傲慢地把世界握在自己手裏的東西的狡計之盲目工具而已。他的精神是痛苦的，悲愁的。

他興奮地扭著他自己的手，注視著他的妻子。他跳起身來，重又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妻子哭了，搖著她的頭，活像一個瘋婦。

「為什麼你哭了？」

他頓頓腳，出去了。她卻沒有回答。她哭著，祇是搖著頭。她的臉，越變得凹陷了。一雙淚眼模糊地看著。

蝶兒們尋找著酸的櫻桃和梅樹的花，牠們飛舞在花間，和花兒接吻。遠遠地在天上浮著明亮的白雲，彷彿一雙白鵠浮在無邊的青波中一樣。那日子慢慢地開展了牠的全般的美麗。

妻子淚眼模糊地看著。立即她的臉痙攣起來，眼睛大大地睜著，她緊抱著桌椅，哀叫起來，好像有無形的槍刺透了她；她又因忍耐不住的苦痛而垂著她的頭。

一個老婦跑進了屋子。她驚怖地突視著。丈夫倉皇地踱著從門前經過。妻子重又哀叫著伸直了她的手。她的臉蒼白得好像死人一樣。她忽然咬著嘴唇。老婦不安地問：

「怎麼？怎麼了？」

丈夫跑進屋子來，他抱住她的腰和膝——把她抱起來。老婦也幫助他。

他們把她放進床裏。她的嘴突然流血。隱約聽見她在低聲說：

「請醫生來。」

丈夫跑出去了。

夜從窗簾外窺了進來。丈夫在鄰室裏坐在桌前，手掩住雙耳，眼睛向前面看着，好像一個瘋人。他的影子投射到牆上，像一隻「人立」的野獸。

醫生與老婦在隔壁的屋子裏。病婦呻吟著，哭泣著。她的聲音使得全屋子充滿了恐怖。好像有人在剝她的皮，在用針刺進她的肉裏。她呻吟著，叫號著，好像有人在撕裂她的胸脯，把熊熊的火炬插進她的傷痕裏。

丈夫用手掩著雙耳，眼裏射著瘋狂的光，他想叫號，他想慟哭。他想踢碎那扇門，撞倒那堵壁，燒掉

那屋子，用他的手勒殺人的頭頸。

隔壁的門驚惶地開了，又關了。晨曦把牠的紅紅的臉伸進窗裏來。病婦還在不歇地叫喊，使人耳朵震盤，毛髮直豎。他失了知覺。那邊發生些什麼事呢？為什麼她這樣叫喊？時間遲慢地，可怕地過去了。

丈夫儘管搖著頭。他不再掩住耳朵了。他的神經安寧了。他搖搖頭問著自己。

「那邊發生了什麼事了？她為什麼那樣地叫號？」

他的在壁上的影子變成着白色了。那里僅僅留著兩隻手臂：一隻手掌壓在另一隻手掌上，伸出來好像要伸到什麼東西上面似的。牠們在禱告。

妻子的叫聲劃破了空氣，聚集著又靜寂了。突然一個叫聲，一個被屠宰的禽獸的叫聲，一個狂人的叫聲把恐怖帶進了屋裏來，過後立刻又靜寂了。

醫生開了門。

丈夫跑進隔壁的屋子裏。

妻子睡在牀裏，閉著眼睛。她的頭俯在肩上，她的臉上顯出休息做睡的樣子。

老婦在屋角裏水盆邊做著什麼事，過後她並不掉過身子，她一直向近旁的牀走去，丈夫跟著她走，一面弄著。他看見了小孩，便不能夠把眼睛移開到別處了。

醫生在門檻上站著，笑了起來，

「男孩子！眞正健壯結實的孩子！」

丈夫不轉眼地望著嬰孩。這好像是撕碎了的肉塊，然而他卻不去看那個。他祇看嬰孩的雙眼。他們好像是兩朶透明的紫羅蘭，他見著了他自己的雙眼。

醫生走近了他的身邊。

「我祝賀你。你已經做父親了！」

醫生伸出手來。

父親動也不動一動地站在搖籃前，頭俯在搖籃上。他聽不見別的一切，他看不見別的一切。他又是惶亂，又是驚懼，又是快活，又是恐怖。他不能夠說出他所感到的是什麽。在他的心裏噴出了新的未知的感覺。他想吻這孩子，然而他又怕他。這孩子使他記憶起他的妻子的被摧殘了的身體和昨晚上的可怕的叫聲；而且他還因這孩子之突然出現這回事感到驚惶。他覺得這孩子是可愛的，他要用全部精神來愛他，但他並不知道這是爲著什麽。他期待著別一種什麽東西。

妻子動也不動一動。她迷迷糊糊地睡著。在她上面抖動著新來的陽光，費出了神秘的記號。

——正當一個値得紀念的時期中譯自世界語

這一篇東西，是從寰球世界語學會的會報"Esperanto"轉譯過來的。

現世任何國的文字所寫的文學，都比不上用世界語寫的來得美麗，來得傳眞。這是現世學

者們都已是認的了：實在的，世界語是詩化的文字，是音樂化的文字，用世界語寫的東西，句無不美，篇無不眞！任何國的文學，要是轉譯以他國文字，都不免失眞，給原作以遜色或竟錯誤雜呈，改竄叠出，而世界語則沒有這種困難和弊病，而且反而比原作更要美麗，更要動人。世界語實是現代最美麗最動人的文字。

弱小民族是不被重視的，弱小民族的文學，不大有人願意去譯以他國文字；而世界語却做了弱小民族的朋友，弱小民族文學的傳佈者。關心現代概況者定都知道弱小民族必會繁興，弱小民族的文學必會擡頭，這是當然的預測，而且事實也給了證明；我國文壇前輩周作人先生在數年前出版的現代小說譯叢裏就包含着許多弱小民族的作品，而且大多是從世界語轉譯的。像本篇家庭便也是一個例子。

世界語是國際公用語，他的使命是消滅人類間的隔漠，促成民族間的平等，用愛來造成眞的世界和平。世界語對於人類的供獻是如此之多而且偉大！

世界語的運動已很普遍，在中國也已有好幾年的歷史了。牠是易學易懂，不數月卽能提筆作文。上海閘北寶山路鴻吉坊上海世界語學會設有世界語函授學校，為國人學習世界語的唯一機關。愛好世界文學者可去函詢。附此以當介紹。

——譯者

這是王志仁先生在尙公小學裏實施愛的教育的報告

愛的教育實施記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缺少了愛的原素的教育是死的教育是領導兒童走向墳墓的教育！

盧騷在愛彌兒中說，「不要責罰兒童，因爲他不知道什麼是過失；不要使兒童來謝罪，因爲他不知道何以會使諸君動怒。兒童還沒有對於所謂道德底意識，所以不能成立爲道德上的罪惡。因之叱他罰他，都是不應當的。」志成先生就本了此意，並運用了夏丏尊先生所譯的愛的教育中的愛的精神在上海最著名的尙公小學裏實施起來，得到了意外的效果。

你不走向兒童的隊伍中去永遠不會發現你的兒童領導你的兒童！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本刊徵稿略例

一，關於婦女，家庭，兒童及各種文藝品，或撰，或譯，均所歡迎。但本誌篇幅有限，過於冗長之文字，恕不登載。

二，翻譯文字，務請附寄原文，萬一不便時，務請註明出處及原著人姓名。

三，文字務請用紙筆及顏色墨水繕寫，以免模糊。文中如有圖表，請用黑墨繪寫清楚，以便製版。照片及複製圖片，務請將原片附寄。

四，來稿為免除遺失起見，最好請由郵局掛號寄下。

五，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寄稿時附入郵費及掛號費者，未能發表時，當照原址寄還。

六，稿上須註明撰譯人姓名字號（但發表時得用別號）及詳細地址，寄稿後如有地址更動時，仍請隨時通知。

七，來稿一經登載，酌贈現金，開明書店實價書券或本刊。如投稿人欲自定價值者，亦請同時聲明，本社認為可以允許，即當照辦。但於本刊出版前已在他種刊物上發表者，恕不致酬。

八，已經登載之稿，除將來本刊編印叢刊時得加採入外，並經致酬，仍一律保留原著人之著作權。

九，來稿請寄上海光豐路安多里口九五四號婦女問題研究會新女性編輯部，非由發行所轉，以免延誤。

"LA ÑOVA VIRINECO"
Shantung Road, Shanghai.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婦女問題研究會　上海光豐路安多里口九五四號
主幹　章錫琛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山東路一六五號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特約經售處

天津直隸書局
漢口大東書局
長沙泰東書局
西安西安派報社
成都華陽協社文化部
重慶重慶書店
重慶開明書店
新嘉坡上海書局
南昌江西書局
廈門新民書社
其他各省大書局均有經售

定價			
另售	每月一冊	一角五分	
預定	半年六冊	九角	
	全年十二冊	一元八角	
國內日本香港在內歐美另加郵費四角			

廣告價	特等（底頁封面及前裏）	普通
全面	二十元	十二元
半面	十二元	八元

倍倍爾著

沈端先譯

布面約八百頁

實價二元五角

婦人與社會

本書久被認爲世界的名著，作者用了非常豐富之歷史的事實，闡明婦女在過去現在之社會的地位，並斷定將來婦女問題的解決，不得不與社會問題的解決一致。其引證的賅博，議論的犀利，氣魄的闊大，爲任何人所欽服。原書出版以後，即被譯成俄法義諸國文字，現在幾乎已翻成全世界的國語。對於思想界的覺醒，實有莫大的貢獻。沈端先先生參照三種譯本譯成國語，譯筆的忠實流暢，爲國內譯書界所僅見，可稱原著者唯一的功臣。

上海

開明書店